



蓝天·蜻蜓

沐云

## 目录

0. 无时态.....	2
1. 过去时.....	2
2. 过去将来时.....	4
3. 过去进行时.....	6
4. 过去完成时.....	12
5. 过去完成进行时.....	24
6. 现在时.....	42
7. 现在进行时.....	59
8. 现在完成时 [高二假期] .....	75
9. 将来时 [高三] .....	75
10. 将来完成时 [高考后一结局] .....	75

## 0. 无时态

正是京都春天最灿烂的时候，天空不是很蓝，阳光也不太明媚，但还好绿草如茵，学院附中传来阵阵读书声……

学院附中是这个城市最好的高中之一，也是很多学生向往的重点中学，为了争一个名额，大家都挤破了头。当然，学校的领导也很在乎学校的形象，砸了很多钱修整学校的环境，还在城郊建了一个新校区。

相比于其他的学校，这个学校的氛围还算比较开放，至少学生的样子还不是那么“整齐划一”。主要是很多上级领导以及社会精英的孩子在这里上学，敢动他们的孩子，这校长不想混了！

当然，“官二代”并有没什么可能出现在这个故事里。校长都不敢随便得罪他们，能动笔记录这个学校所发生的事的人敢嘛！各位看官就直接无视他们吧，动笔的这个人绝对不给他们上镜的机会，嘿嘿……

### 1. 过去时

此时高二八班的教室里，正在上数学课。

老师问：“大家有思路了吗？”

一个身材高大，长相帅气的男生站了起来：“我找到了两种解决方法！”然后走上黑板很轻松的解决了那道难题。

这个男生正是被老师私下称为“绩优股A”的李炅，中考时高分进入学院附中，学校一等奖学金的获得者。

可是这个学生却不是一个令人省心的学生，他生性调皮并且热衷于黑客<sup>1</sup>技术，也经常为难老师，这可让老师头痛不已。

说了半天，“绩优股B”是谁呢？

就在隔壁的九班，正在上语文课。

这节课讨论的是“红颜是不是祸水”，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孩说：“如果唐明皇没有杨贵妃，是不是就没有安史之乱了呢？如果吴王阖闾没有西施，是不是就不会亡国呢？如果董卓没有貂蝉，是不是就不会被杀呢？”

对方的人也不甘示弱：“照你的逻辑，难道所有的麻烦都没有女人的份吗，这太不负责任了！”

她说：“对方辩友，首先你错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说这些麻烦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男人他们控制不住自己。换句话说，没有这些女人，这些事情未必就不会发生。事实上，‘红颜祸水’才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如果不介意我可以把哲学上的东西拿出来与对方辩友讨论，内因起决定作用……”

这个女生就是老师所谓的“绩优股B”——舒涵，也是校花之一，虽然长得一副乖乖女的模样，却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的女孩，而且，她的爱好和一般的女孩大相径庭——她喜欢电脑，尤其是编写程序，初中时还在竞赛上获过一等奖，当然，理科成绩也很好。和李炅在学习上是竞争伙伴，两人经常争夺全校第一的位置。

叮铃铃……

下课铃响了，九班仍然没下课，语文老师说：“大家急什么，还有一点没讲完，最后会给你们一点上厕所的时间。”然后接着讲下去。

九班的语文老师就是他们班的班主任，此人名叫方政，眼睛是方的，鼻子是方的，嘴也是方的，脸更是方的，远远一看就像是一个人头上罩了一个纸盒子。二十五年教龄，管学生

---

1 其实“黑客(hacker)”这个词本身是指一些喜欢电脑技术的人，他们也知道如何入侵，不过他们不会有恶意，不会搞破坏；而我们一般所认为的“黑客”，其实是“骇客(cracker)”，他们才是一帮危险的家伙。

的方式陈旧死板，所以被同学取了个外号叫“四（死）方头”。

尽管八班也下课了，可是并不热闹，因为他们的班主任正在门外站着，这时位英语老师，江石莲，30 出头，单身，市里公认的教学能手，但是管理班级似乎也很“强悍”，自从接手八班就一直在给同学制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这么“弓虽”的老师却有一个小小的“毛病”，她那张脸总是板着，似乎从来没笑过，而她板着脸时，死气沉沉，活像一具僵尸，所以同学私下里叫她“僵（江）尸脸”。

即使是这样，八班的纪律也从来没好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同学们早就学会了侦察“敌情”，老班一走，班里立即炸锅。

即使是这样，老班还是能抓到几个很会胡闹的同学，因为有一个非常“听话”的班长。

她叫欧阳玉茹，个头不高，身材瘦小，头发短短的，“僵尸脸”任命的得力助手，绝对是服从型的学生，她有一个习惯，老班在班会上讲的每一句话，她都要记下来，并且烂熟于心。老班交给她的每一个任务，她都认真去做。

说实在的，她就是太听话了，在家也是如此，从小她就被父母以一种很严格的方式管着，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长大了，也就变成了一个只会听话却没有自己想法的人，每次班级活动同学问她怎么活动时，她总是说：“不知道，去问老班吧。”

课间操时间，八班的同学们无精打采的下楼，列队，然后到操场上操。当然“僵尸脸”也跟着。

“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青春的活力……”操场大喇叭里按时传出这样的声音，同学们也就在做操，可是没有一个是认真做的，当然，最夸张的要数褚帅了。

他是李灵的死党，出洋相的天才，老师指定的电教设备管理员。正如动漫里一样，擅长出洋相的，长的都很特别。褚帅也不例外，一个特大号的脑袋，脸上坑坑洼洼，两只眼小的像主持人杜海涛。

其实他最“厉害”的当属唱歌，无论什么歌曲，到了他的嘴里绝对是另一番滋味，同学们都说他唱歌可以唱出 48 个调门。

“僵尸脸”敲了褚帅脑袋一下：“做操认真点！”

褚帅吐了吐舌头，然后又夸张地做起操来。

下操了，同学一身疲惫地回到教室。只有一位女生站在九班教室外面，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又看起来很悲伤的样子。

她叫冷冰，总是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人也很孤僻，不过有小道消息说，她的父母一直有什么矛盾，她从小就生活在一种“冰冷”的环境中。于是就一直“独来独往”。

教室里有这样一位同学，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总是看着窗外，桌面上摆着一张写满了游戏招式和一些程序名称的纸片。

他叫齐谦，TDF<sup>2</sup>高手，李灵的初中同学，以前学习很不错，但是自从进入高中以来，成绩一直直线下降，有时逃课去网吧。

---

2 DTF，这个游戏是虚构的，你可以认为它是 DNF。

## 2. 过去将来时

说起两位主角的相识,其实并不是在学习成绩的竞争中,而是高一时某月某日的微机课。

在九班上微机课的时候,恰巧是八班又空虚又无聊又没有真正体育活动的体育课。李炅借口拉肚子,回到教室,从褚帅的书包里翻出电教设备的钥匙,然后打开那个被锁得死死的铁柜电教讲台,打开电脑,然后插上自己的优盘,启动了自己编写的一个恶作剧程序。

与此同时,正在计算机房上课的舒涵发现在访问了老师要求访问的一个学校内网站点,但是很多同学得到的总是 404 错误<sup>3</sup>,这连老师都觉得很奇怪,可是舒涵却发现,这个 404 错误的网页有点“粗制滥造”,旁边的滚动条颜色不对,于是她使劲往下拖,看到一行文字:“呵呵,挺聪明嘛!联系我哦!联系方式就在旁边。”

旁边?一片空白,舒涵嘴角一翘,笑了,心里想:这个家伙果然有点意思。鼠标左键一按,一拖,本该是空白的地方出现了一行文字:“8 班囧的恶作剧。”

此时,李炅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学校的网络果然脆弱,晚上回去写写作案手法吧,给那些不注意安全的管理员们提个醒。”

下课了,舒涵回到教室,刚好上次月考的成绩出来,不用说,她总是第一。

而这节课又是“四方头”的课。前几次月考,只要成绩一出来,老师总是会站在讲台上大说特说谁谁谁的成绩如何如何,这次一样不例外。

“……你的成绩怎么又退步了?自己注意一点,上点心嘛……”

“……这次有所进步,不错,继续努力。”

“……叫我怎么说你呢,这么简单的题都能答错,下次再这样,我可要罚你了。”

……

每次都是同样的句式,都是同样的说法。而同学的表情,也一样。

齐谦仍然坐在教室的角落里,脸上带着一副不屑的神情,这次月考,他“成功”垫底,算是作为将“TDF”从 Lv31 提高到 Lv35 的奖励。

下课铃一响,他就被叫出去了。

“齐谦,你老实说,最近又有什么东西迷住你了?”

“……”

“怎么不说话?”

“……”

“你看看你哈,成绩一次不如一次,这次‘抄底’了哈,也不是我想说你,你这个样子怎么行嘛,你知道高考多难考嘛,你以为玩游戏能玩进大学里面去吗?你看看那个谁,唉,那个谁呢?天天学习学到半夜一两点,课间也在那里做题,你看看他的成绩,你咋就这么不争气呢?”

齐谦仍然用“六个点”回答。“四方头”显得不耐烦了,做了个手势,叫他离开。

望着齐谦拖着步子回教室的背影,“四方头”叹了一口气:“现在的孩子啊,怎么一个个都这样了,唉……”

与此同时,舒涵跑到办公室要老师解答问题,偶然听见老师谈话:“……8 班那个李炅,这次真强啊,和 9 班那个女孩考了同样的分数,这小子平时也不见他怎么学,怎么这么厉害?”

“这小子暗地里下功夫吧?”

“不知道,不过看他每天都特别精神,不像别的孩子一看就是睡眠不足。”

舒涵听到这里,脑子里的那个“囧”字是彻底与 8 班我们那位男主角联系起来了,她决定会会这个喜欢恶作剧的“臭小子”。

也许真是无巧不成书,李炅也进来办公室让老师答疑,有个老师说了一句:“这回两支

---

3 错误代码,意思是找不到文件

‘绩优股’撞上了。”

从办公室出来，舒涵先发话：“你就是那个搞‘囧的恶作剧’的家伙吧？”

李灵心里一震，想：好家伙，遇上对手了，不错嘛。扭头清了清嗓子对舒涵说：“没错，我就是传说中的‘绩优股 A’，李灵。如果我没猜错，那个老师经常提到的‘绩优股 B’应该就是你吧？”

“很好啊，对手一见面就那么硝烟弥漫。”舒涵故意粗着嗓子说，“好了，咱们也算是朋友了，以后多多关照。”

晚上六点放学，李灵从存车棚推出自己的自行车，却发现舒涵就在旁边，就问她：“你往哪走？”舒涵回答的很干脆：“香园小区。”

这更叫一个无巧不成书，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小区，于是就一起回家。

“李灵，你平时都有什么爱好啊？”

“我，兴趣广泛，主要喜欢黑客技术，还有给老师添点麻烦，你所说的那个‘囧的恶作剧’其实就是我的杰作，其实那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只是入侵学校服务器，修改一下那个网页，就 OK 了，当然，我做好备份了，下课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网页给还原了。”

“哈哈，我说呢，下次我弄一个破解程序，跟你过过招。”

“你开玩笑吧，想破解我的攻击？”

“那我问你，NOP 是什么意思呢？”舒涵嘴角一翘。

“这个……”李灵立马就给问住了。

“哼哼，不知道了吧。这就是传说中的汇编程序<sup>4</sup>，NOP 表示空指令，就是什么也不做。”

“你……那东西你懂？”

“我爸爸可是深入研究过这东西的哦，这东西是挺难懂的，不过要是用好了，我至少还可以分析一下你的程序。”

“那我得先示弱了，我能把 C++<sup>5</sup>用好就不错了。”李灵见势不妙，先“举白旗”了。

两人都是牛人，这次对话也算是“不打不相识”，至少回家路上，两人聊得确实很投缘。

总算是进了小区的大门，舒涵问李灵：“你住哪个楼？有时间找你玩去。”

李灵扭头对舒涵说：“我住 12 号楼，你呢？”

“我就在前面。”舒涵抬头指了一下前面的楼，李灵这一看，11 号楼，两个人住的楼只相隔一个过道。

李灵的父亲是个文人，但是从来没见过有其他文人来找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文人相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位作家版税没少拿过，而且写的东西还特别受很多年轻人的欢迎。最奇怪的是，他的名片上总是比别的文人少一行字。

而舒涵的父亲，某电子公司的技术主管，也算是第一代“海归”，思维相当活跃。而孩子他妈呢，也是孩子他爸在国外认识的，主修心理学。

---

4 计算机底层的程序语言，可以操作硬件。

5 一种高级程序语言。

### 3. 过去进行时

第二天下午，自习课。

“同学们先停一下，先填个表格。”

欧阳玉茹拿着一摞纸走了进来。

同学们拿到手才发现，是评价上学期老师教学情况的表格。

对被老师“压迫”已久的同学来说，这可能是唯一能发泄不满的地方了，很多时候对于他们喜欢的老师，他们往往能打满分；而对于不喜欢的老师，分数就打折扣了。

当然，如果一个老师很“变态”的话，这个分数也是非常“变态”的。零分都不能表达学生的不满了，很多就打1分。

今年的评教表却与往年有了不小的出入，不仅要求打分，还要求写理由。

看来，学生与学校的“博弈”又升级了。

同学们看着那张表格，绞尽脑汁也没有写出半个字来。其实他们心里有话，可是谁会说呢，谁愿意为了一张评教表去得罪老师呢？

没办法，虽然对某些老师不爽，还是违心的填了满分，说了一大堆老师的好话。

当然，有些胆大的同学照旧给了某些老师零分，外加“不解释”。

每一年的评教表是要直接上交学校的，这一次，却不幸被“僵尸脸”截留了。

“僵尸脸”面无表情的一张一张翻看评教表，可是其中的结果却叫她很难受。虽然在市里领了不少“教学能手”的证书，但是班里同学给她的评分却一直不高，而这一次，她又遇到了“熊市”。

“岂有此理，我整天累死累活，不就是为了你们能靠一个好大学吗？”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抄起那一摞评教表，打开办公室门，“噚、噚、噚、噚”地走进八班教室。

“砰！”

“僵尸脸”把评教表摔在讲台上：“大家觉得这次填表认真不认真？”

鸦雀无声。

“怎么不说话？”

仍然没有声音。

“好，既然大家不说，我就说。我知道我有些做法大家不赞同，不理解。你们对我怎样，我可以不在乎。这份表格是需要你们如实填写，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是你们想怎么填就怎么填的，什么也不说了，发下去自己改，欧阳玉茹，下课收齐，我再看看。”

与此同时，“四方头”却显得很淡定，毕竟是有二十五年教龄的老教师了，什么学生没见过。她也知道，“评教表”这东西其实只是走一个过场，即使交到学校，也没人看，只是当废纸扔掉而已。

所以，她选择了对学生进行“洗脑”。对台下的同学说：“大家抓紧填，填完了交上去。其实这东西就是让大家发泄情绪用的。唉，看哪个老师不顺眼就给他个低分，反正交上去也不看。”

下面的同学对她略显做作的腔调没有一点反应。

“你们知道高考有多重要吗？那是决定你是人才还是垃圾的考试！”“四方头”继续在讲台上慷慨陈词。

“呸！什么垃圾，那是放错地方的资源！”齐谦在自己的座位上小声地嘟囔，偷偷看着游戏攻略。

“所以嘛，大家有填这个表格的时间，不如多看课本，多做几道数学题，多背几个单词，比什么都强。”

此时舒涵已经完成了作业，在课本上画小人玩。

“至于说玩，那都是小孩才做的事，再说考上大学，有你玩的。还有就是都给我好好听

课，谁要是给我出乱子，捅娄子，我可就要罚谁了。”

冷冰一声不吭，坐在那里发呆。

再说八班，李炅根本就没有把“僵尸脸”的话放在心里，评教表发下来，他也没再多看一眼，放在一边。

反正从初中就有这种活动，也没见那些教的不好的老师有多少改进，与其浪费这个时间，还不如先完成作业，然后多看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呢！

褚帅呢，恶搞的本事在此得到发挥。写了一首藏头打油诗：

老师教学很好啊！

就是得瑟让人恼，

不管么都让做题，

每天一张 A4 纸，

还拿套题来充数<sup>6</sup>。

欧阳玉茹就不用多说了，一直是“好孩子”，所以老师也很少批评她，至于学校和老师安排的任务，前面已经说过了，绝对是不打折扣的完成，不管同学怎么看她。

到了下课，表格也收上去了，放学。

齐谦松了一口气，紧急集合似的收拾书包，飞也似的冲出教室，跑酷般的跳下楼梯，动作敏捷的像只猴子。然后直奔车棚，骑上车子，火箭似的蹿出校门，直奔“内个大陆”<sup>7</sup>。

他跟家里人撒谎说，学校要上晚自习，这样以后就能天天玩得痛快咯！

李炅等舒涵收拾完东西，聊着天一起下楼，李炅问舒涵：“汇编程序我倒是看过有人破解程序的时候用来反编译的，不过这种语言现在用的比较少了把？”

“怎么说呢，我倒是觉得很有用，因为用汇编写出来的程序比较小，而且能直接操作硬件嘛，哈哈，如果学习没那么紧张的话，我倒想尝试自己编写个系统呢。对了，如果可以的话，你搞到什么木马病毒程序，让我帮你分析就行啦。”

“哈哈，行啊，说不定我得求你帮我做个免杀的病毒呢。”

“你不会想盗那个美女的 QQ 号吧？”

“哪有啊？我是想……”李炅一时语塞。

“想什么？看来我是猜对咯。”

“想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

“算了，这活我揽下了。”

“什么嘛，我又不是不会 C++，自己动手也行，只是加壳我觉得不给力嘛。”

“哈哈，你是想让我帮你做一个谁也没见过的壳吗？这我仔细琢磨琢磨……嗯，行。”

这时，李炅的手机突然震了两下，虽说学校不准学生带手机，但是李炅总是表示压力不大，他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sup>8</sup>：

龙飞：

我要向你挑战，你别以为你的黑客技术很高，你也只是给学校的网络造成一点点麻烦而已，不算什么。

我是谁并不重要，只是你这回有对手了。这次给你个病毒程序，里面可是有惊喜的哦！尽早给我破解出来。

祝你好运！

---

6 每行第三个字，你懂的。

7 TDF 游戏所设定的虚拟世界。

8 手机可以收电子邮件的，不管是手机自带的功能，还是安装了额外的程序。



李灵看完邮件，手机往口袋一收，对舒涵说：“看来我们有个熟人要给我点麻烦了。”

“谁啊？”

“不知道，自称‘隐身人’。”

“我还真想不出我们认识的人除了你还有谁会黑客。”

“咳，不管他，没什么意思。咱们撤。”

话说褚帅今天留校打扫卫生，干到起劲，张口大唱：“我刀，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依然是他破锣般的嗓子和上下不超过一个半音的走调，而欧阳玉茹冷冷的坐在一边，看书，并不注意褚帅那小子在那抽风。

差点忘了说了，欧阳的父母从来不同意她骑自行车上学，怕出危险，怕丢车。当然，也不让她坐公交车上学，理由更多：一怕晚点迟到，二怕“公车痴汉”，三怕坐过站，四怕……

总之，每天的上下学都是车接车送。她呆在教室，是等父母来接。

而褚帅，打扫完卫生，以最快的速度闪人，然后一气跑到公交站牌下面。这个时候，欧阳家的车也到了。

“今天学校搞学生评教了，同学做的都不好，他们都不认真。”这是玉茹的“被习惯”，对父母是“早请示，晚汇报”。

“哦，知道了，回家赶紧写作业，晚上准时练钢琴，准时睡觉。”父亲用带着威严不容反抗的语气对她说。

玉茹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她的父母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在怀孩子之前，就对孩子的一生做了规划：怀孕 5 周开始听音乐，怀孕 10 周讲故事，1 岁学会走路，2 岁学会说话并开始教英语，3 岁学钢琴，5 岁学舞蹈，6 岁上学并开始学习奥数，8 岁钢琴过四级，16 岁之前到钢琴十级……

要让孩子达到这个要求，需要孩子每天 6:00 准时起床，早了晚了都不行，5 分钟梳洗完毕，背半个小时的单词，30 分钟吃完早饭，然后父母送去上学，每天还有定量的奥数题，晚上 9 点练钢琴，十点半睡觉。

即使是放假，父母虽说会带孩子除去玩，可是也仅仅是很少的时间，大部分时间仍然在拼命的学习，而且从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玉茹的父母为了孩子能成才，拼命的往辅导班，兴趣班里面砸钱。

孩子毕竟是孩子，有时候也会偷懒，这个时候，做父亲的唱张飞，做母亲的唱关公，对孩子“胡萝卜加大棒”，时间一长，孩子也就乖了。

她很羡慕别的女孩，她们可以爱美，可以长发飞扬，可以穿短裤，可以……，但是她不行，没时间，而且父母不允许：“小孩子要这么漂亮干什么？臭美！”别的女孩在父母怀里撒娇，她不行，父母会说：“没规矩。”

当大人都夸她懂事的时候，她有时还是会小小的高兴一下子的，父母在他们面前会很高兴，可是人一走，父母却对她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表现的不错。”

同样的晚上，玉茹写着写着作业却走神了，她突然觉得自己好累，可是想想父母整天在她面前说，她赶上了好时候，应该努力，要不然以后到了社会上怎么出人头地，父母给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必须努力。

没有办法，只有好好表现，要不然以后怎么办？

九点，《梦中的婚礼》《秋日私语》《水边的阿狄丽娜》《致爱丽丝》准时响起，她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只是机械的在黑白键上按着熟悉的音符，虽然有的时候眼前会浮现起乐曲里面那些美丽的画面，也幻想自己如果是女主角会怎样，但此时总是会不幸冒出几个不和谐的音符，从头来过……

此时齐谦已经在“内个大陆”拼杀累了，草草的关了机，回家。

而当他到家时，家里没人，他的妈妈在“围长城”，老爸常年出差，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

书包一扔，往床上一躺，睡觉吧……

太阳准时从地平线升起。

“早啊！帅炅！”

舒涵和李炅在楼下碰头，然后上学。

“嗯，我还是觉得吧，你得帮我忙。”李炅张嘴就向舒涵求助了。

“怎么了，不会你真想盗号吧。”舒涵嘴角一翘。

“不是，我这回遇到一点小麻烦。”

李炅昨晚上网的时候，看了一个他平时喜欢的网站，电脑却突然报告内存不足，这时候他突然发现，一向没开监控的电脑被种马了。这才想起来，那个“隐身人”的邮件。

“我去，这家伙动真格的啊，不怕犯法啊！”

还好好的，他很快找到了那个木马程序，但是没有删掉，他更喜欢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放在一个随身的优盘里面。

“没想到那个隐身人动作还挺快，看来我只能应战了。”李炅嘴一撇，掏出那个优盘，“我想里面的东西你会很感兴趣，不过打开的时候要小心，稍不留神，你的电脑就得干掉重做了。”

“嘿嘿，我才不担心呢，你手里的这些东西我在Linux<sup>9</sup>系统下面分析就成了，我猜你这里面还没有针对这个系统的病毒吧，这事包我身上了。”

“喂，不了个是吧，Linux不是很难用吗，而且听说还是用键盘输命令的，我捣鼓了这么长时间黑客，才学会几条简单的命令。”

“唉，看来您老真是Out了，找个时间给你看看截图吧，吓不死你，顺便说一句，差屁<sup>10</sup>我只是在虚拟机里面装上，必要的时候用，平时用那个就足够了。”

“那……好吧，这事就拜托你了！”

……

教室里。

早上第一节课，八班上英语，“僵尸脸”的课。

“同学们把书翻到30页。今天讲Unit 3, Rules are Rules.”

英语的教学从来都是这样，先讲一遍单词，然后读一遍课文，画出课文中重点的句子和词组，然后讲讲意思，最后背过某一段，完了。

“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只要是订好的规矩，大家一定要遵守，规矩就是规矩。”

同学们一点反应也没有，都习惯了这种无时无刻都要听课，没有质疑，没有一点创新的学习方式。

“接下来提问一下大家，褚帅，take care of什么意思？”

褚帅慢腾腾的站起来，拖着长腔回答：“小心，提防。”

“对了，sit down please.”

“欧阳，cope with.”

欧阳站起来，一句话不说。答案明明就在嘴边，可就是吐不出来。

昨晚她又失眠了，脑子里面很乱，想起了舒涵，虽然她一直不喜欢舒涵。以她打小受的教育，舒涵完全没个女孩该有的样子，尤其不像是个女学生该有的样子——爱打扮自己，很爱开玩笑，又有点男孩子气，经常在校服上搞点小“创意”，还经常调侃老师，笑起来也很

9 一个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由芬兰人 Linus 发明，不是 Windows！

10 就是 Windows XP。

放肆……总归，自打上了高中以后，舒涵的出现对她的“女孩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但是这种不喜欢里面却有着一点点的嫉妒和想要了解的冲动。人有时候总是这样，越排斥的东西，越是“手贱”得想去接近，老师的提问直接打蒙了她。

“梁楚，have experience to.”

欧阳站在那，一脸沮丧。

下课了，欧阳被“僵尸脸”叫了出去。

“怎么了，今天上课怎么走神啊？”

“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欧阳依然是一种怯生生的语气，声音很小。

“唉，下次注意。回去复习一下。”

中午，食堂。

褚帅对李灵说：“那啥，听说你和九班那位传说中的‘绩优股B’接头了？”

“我去，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看到的啊！”

“我擦勒，你洋相大王也就算了，什么时候成狗仔了？”

“嘿嘿，谁让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呢？”

“你小子不会想八卦一下吧，好吧，她跟我住前后楼，咋样，这个料够猛吧？”

“嘿嘿，要不我想办法给你撮合撮合？”

“玩蛋去，你这熊孩子整天就琢磨这事啊，回头写个程序毙了你。”

“对了，那女孩咋样啊？”

“什么咋样啊？不就是个很自信的女孩嘛。”

“你真对她没感觉啊？”

“我去，你有完没完啊。”

“嘿嘿，祝你好运咯，我吃完了，先闪了，拜拜！”

褚帅放下筷子就窜了，留下李灵在哪一脸无奈。

作为李灵的死党和最佳损友，褚帅一直尽职尽责，八卦什么的对他来说，都算是家常便饭。但是李灵真正遇到什么事情要他帮忙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含糊。

他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教室是锁门的，老班虽然也有钥匙，但肯定是不会开门的，他们也得吃饭，甚至午休嘛。所以拿着班里钥匙的褚帅，也就练就了快速吃饭的本事，第一个回教室，开门，等别的同学回来。

中午的学校，一片安静，回家的同学也就回家了，而不回家的同学，都在教室里呆着，要么自习，要么睡觉。操场一片安静，学校有规定，中午不准打球，一方面是怕影响午休的同学，一方面也是不想学生乱跑。

吃过午饭，中午从来不睡觉的舒涵在看杂志，而冷冰回到教室，趴在桌子上就哭了，舒涵问她怎么了，她就是不说，只是哭，看起来让人心痛。其实冷冰的表现，舒涵一直看在眼里，而热心的她，却很想让这个冰冷的女孩变得开朗起来，至少，能不那么痛苦。

可是冷冰的内心，就像一个保险箱一样，打不开。人呢？一整个下午都看起来心神不宁的。

好不容易熬到下午放学，舒涵和李灵碰头，见面就说：“班里有个同学哭了，我看起来有点难受呢。”

“唉？我今天中午吃饭回来的路上看到你们班一个女孩捂着嘴在跑，看起来哭了一样。”

“嗯，不知道她怎么了。”

“她从校门那个地方跑过来的，我也没注意。”

“唉，我想她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问她她也不说。”

“先别想了，一时半会儿也不一定能得到答案，那个女孩我印象里面很孤僻的，如果能

有你这样一个朋友，我想她应该会好一些的。总之，先回家吧。”

“和我想的一样，不过以前不知道怎么接近她，她给人的感觉总是拒绝”

“好吧，”李旻装腔作势的说“交往，从帮忙开始。”

“噫……还挺能演的啊？你给支个招呗！”

“呃……惭愧，我暂时没想法。”

“唉……真是的，笨啊！明天我就能让她感到温暖，信不信。”

“好吧！祝你好运。”李旻做了个擦汗的动作。

“对了，你早上光把优盘给我了，貌似忘了说是哪个程序吧，要是全分析一遍，你这是谋杀，会把我累死的！”

“我那里面的文件都是按照发现时间命名的，你找找那个最新的就对了。”

“好吧，给我留个Q吧，我今晚分析完了就告诉你结果，你晚上在线吗？”

“哎呀，肯定啊，好吧，今晚再聊。”李旻给她留下QQ号，然后，说了再见，回家。

“老爸，老妈，我回来啦！”李旻一进门就喊，“两支绩优股碰头啦！”

“啊？绩优股？我没见到今天报纸上有这条消息啊，快说说，这事肯定有意思。”李旻的老爸总是对孩子的话题很感兴趣。

“对啊，这两天我认识一个女孩，叫舒涵，太投脾气了，这人比我厉害，我会C++，她会汇编，她就是那个绩优股B。”

“汇编，你老爸还真不知道，那玩意很难吗？”

“岂止是难，那些概念就已经让我头晕了。对了，老爸，你说这有人想找我挑战，给我发了一个病毒，他想干吗？”

“看来我儿子遇上对手咯，觉得你是高手嘛，你想咋办？”

“咋办？应战！你见过你儿子在这种事情上退缩过嘛。”

“对！看看他是谁，哦，对了，要我帮忙吗？”

“呃……帮什么忙？”

“你不知道你老爸鬼点子多嘛。”

“好吧，必要的时候会找你的，哈哈，吃饭咯，回头舒涵还要告诉我那个病毒到底是什么呢？”

“孩子他妈！做好饭了没？”

“成了！小帅哥。”李旻的妈妈，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

“嘿！我都一把年纪了，还叫我小帅哥？”

“叫你干什么，我叫儿子呢，对了，记得叫新交的朋友过来玩哈！”

“行啊，是个美女。”老爸带着点不正经的语气对老妈说。

“我说老爸，别想歪了！”李旻在一边，无奈于老爸的八卦。

晚上，李旻打开电脑，看到有好友申请：“喂，龙飞，快加我啊！”，名字是“蓝色天使”。

“怎样，分析出来了没？”

“唉，太坑爹了，这个程序就是个死循环，不断的动态分配内存，导致内存占满，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过我在这发现了一段文字，是批判教育的。”

“哈？这人挺有意思啊，好吧，把那段文字发过来吧，看来这哥们有点愤青啊。”

“好啊，不过基本上说的还算有道理。”

舒涵把那一段从程序中分离出来的文字发给李旻。

“中国的教育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我们学校整个就是一个以校长为资本家，以老师为监工，榨取学生剩余时间和剩余精力的地方！老师讲课，张口去年高考题，闭口前年高考题，张口多练习，闭口多做题，我们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让做，我们只是机器，有木有！”

这一篇文字，战斗气息很浓厚，每一句都是对教育模式的批判，不过看到结尾，李灵笑了。

“不错嘛龙飞，没想到你还能破解出这个病毒，好吧，我暂时没想好接下来怎么挑战你，发个邮件向我汇报一下吧，等我想好怎么办再通知你，这两天嘛，休息一下，好好上学！隐身人敬上”

李灵一琢磨，这事挺怪的啊，先不说这人怎么知道我的邮箱，还知道我电脑水平很高超，虽然我是借了舒涵同学的力。好吧，应该是认识我的人，邮件回复一下。

“隐身人啊，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你似乎也不想告诉我你是谁，我还是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较量，顺便说一句，乱传危险的东西，小心警察哦！”

第二天。

冷冰还没有来上学，桌子上多了一瓶绿茶，上面贴着一张纸条：“早上好，记得微笑哦！舒涵”

5分钟后，冷冰进来了，看到桌子上多了的东西，有点好奇，看完纸条，还是扔在一边，回了一张纸条：“谢谢你！”

舒涵看到纸条，顿时觉得有些沮丧，天哪，你怎么就只回个谢谢啊，太不给力了吧，不过还好，总比什么都不回强，慢慢来吧！

想到这，她出去找李灵了。

“喂，李灵，出来！”

“怎么个情况？”李灵看到舒涵，马上从自己位子上跑到教室门口。

“有希望。”

“好！”

“闪了！”

#### 4. 过去完成时

上课总是差不多的，老师在上面讲，下面的同学拼命记笔记，然后偶尔回答一下问题。就这样，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讨论，除了书上有讨论题的时候，但这个部分也有可能被跳过。

冷冰坐在那里，仍然开小差，虽然早上舒涵的关心让她感觉到了一丝温暖，但是她还是不相信会有这样一个人来关心她，她一直都认为自己只是个弃儿，没人爱，从小她就被同学孤立，他们说，他们不跟一个有坏爸爸的人玩，她被嘲笑，爸爸是个西门庆。除了哭，她没有任何办法。

父母从冷冰小的时候就吵架，甚至动粗，家里往往一片狼藉，而冷冰，就往往被晾在一边，或者哭，或者收拾着这些乱七八糟。当她看到别的孩子的父母领着孩子在公园里游玩时，就低下头，或者扭过头去，不让自己看那些美好的画面。

她心里明白，她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她有个硝烟弥漫的家。可是，舒涵看起来很热心的样子，她真的不会伤害我吗？

她决定，继续观察。

在舒涵看来，虽然和她的接触不太顺利，但多少还是有了一定的成就。看来还得继续努力啊，不过这种人，防卫心理肯定很重，最好是能让她对我卸掉伪装，好吧，继续努力。

又过了一天，早上，仍然是一瓶绿茶，一张纸条：“try to smile.^\_^”

冷冰看到了，心里仍然满是疑问，她可以信任吗？

再过了一天，同样还是绿茶和纸条：“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

她决定，还是回一张纸条吧：“你想做什么？”

“你那天哭了，我很难受，我看得别人哭。”舒涵回复。

“我不相信你，很多人都说同情我，伤害我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狠！”

舒涵一看，晕，合着你还是不相信我啊，好失落！看来还得慢慢来啊，好吧，继续回复：

“时间能证明一切的，虽然我不知道你现在到底怎么了，我希望你能快乐起来。”

没有回复。

晚上放学的时候，舒涵对李灵说：“唉，努力这么几天，还是没什么用，愁死人了！”

“喂，一开始的时候，你不是自信满满的嘛，怎么才过了几天，就成了斗败的公鸡了？”

“切！你除了笑话我，倒也给点主意啊！”

“要不，抱抱？”

“抱什么？抱你就算了。”

“唉，真笨！抱她啊？”

“好吧，你这主意也够馊的。”

过了几天，中午舒涵吃完饭，正准备回教室，看到冷冰从学校外面跑进来，显然是哭的样子。

“抱抱？”她突然想起李灵的话，于是迎上前去，紧紧抱住了冷冰。

冷冰心情很低落，突然有个人抱住她，本能让她想要逃开，可是那么紧，让她无法挣脱，也只能趴在舒涵身上痛哭起来。

“冷冰啊，怎么了？”

“我……我看见……我爸爸了。”冷冰抽泣到连说话都很困难。

“嗯，然后呢？”

“他……他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他跟一个女人在一起，你认识吗？”

“我……我不认识，可是她就……就……就住在学校附近，前几天我……我也看见过他们。”

“来，抱抱，抱抱就好了”舒涵感到此时的冷冰就像一个小孩一样，需要给她安慰，既然前几天说话没有什么用，看来也只能用这种办法了，想不到李灵这小子挺有经验的嘛！

而这一抱，对冷冰而言，就像一股暖流温暖了全身，从小到大，甚至于她的父母，也没有这样在她难过的时候，拥抱过她，给她温暖。

“舒涵，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这样对我的人，我真的，以前不相信任何人，我对他们敞开心扉，他们却践踏我的内心，他们嘲笑我。我家从我小时候一直在吵架，天天吵架，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就那么幸福，为什么我就只能看着他们幸福，我不服啊！知道吗，舒涵，我都不敢看那些领着孩子一起出去玩的家庭，我父母从来没有给过我那种幸福，我真的好难受，好难受！”

舒涵明白，对孩子来说，父母是他们情感成长的重要因素，此时此刻，她决定什么也不说，让冷冰把内心的痛苦都发泄出来，至少有了一个倾诉的对象，对她而言，就不会是什么坏事。

冷冰哭着哭着，渐渐的平静下来了。“冷冰，我们回去吧，休息一下，下午还要上课呢。”舒涵轻声提醒她。

她们回到教室，冷冰坐在舒涵旁边，睡着了，舒涵抱着她。

从这以后，冷冰总算有了朋友，下课的时候，她总是叫上舒涵，站在窗口向外看。表情也开始变得不那么冷漠了。

中午放学的时候。“冷冰，走，咱们吃饭去！”舒涵总是叫着冷冰。“我先拿几本书行不行？”“不着急。”

她们刚刚走到楼梯口，一个人跑过来，结果没刹住车，撞上了冷冰，书本散了一地。

“啊！对不起！我帮你收拾吧！”

是齐谦，他这是准备去网吧。

“没事吧？我太冒失了！”齐谦一边帮着冷冰收拾书，一边道歉。

冷冰勉强的嘴角一翘，点了点头，舒涵在旁边说：“她没事啦，你抓紧跑吧，晚了等学校关门就来不及咯，我们自己收拾好了。”

齐谦也顾不得听舒涵的话，更顾不得去网吧的事了。他把书敛起来整理好，交给冷冰，“真对不起，书收拾好了，我去了。”

虽然齐谦看起来很不合群，经常出去上网，学习不好，老师总是找他麻烦。却不是一个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孩子，他觉得，学校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实在是一种煎熬，不如游戏有意思，至少可以行侠仗义嘛！至于这一次，“行侠仗义”的机会，怎么能放过呢？

在去网吧的路上，齐谦在想，冷冰这个女孩，平时都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可是这次近距离的接触，感觉还不错呢！跟网友都聊厌烦了，多个现实中的朋友也不错。

嗯，要不就不去网吧了，去会会她吧。

想到这，齐谦扭头就往学校走，刚进校门，学校午休的铃就响了。

“唉？你不是去玩游戏了吗？怎么回来了？”舒涵看见齐谦这么早回来，觉得很新奇。

“最近游戏没什么新活动，有点无聊，还有，总跟网上那帮人聊，有点腻，今天换换口味了，不知道您和这位美女有没有时间。”原来齐谦还挺绅士的。

“好吧，对了，那个游戏什么情节啊？”

“一个架空的世界，然后在内个大陆，一帮勇士，为了正义的名义，与各种邪恶作战，玩起来是挺爽的，不过最近没什么活动，升级太慢了，有点无聊。”

“嘿嘿，对了，美女多不？”

“美女，算了吧，看起来都好假呢，我还是喜欢自然的，那个游戏还是男的玩的多。都是哥们，出什么事，都能来救援的。感觉挺好。”

冷冰静静坐在一边，听着他们说话，她在想，如果我身边有一些真正关心我，能给我温暖的人多好。就像齐谦讲他在游戏中的那些经历，互相帮助的感觉。

“知道吗？我以前都是不敢进学校食堂的，从舒涵，你出现在我的生活以后，我才敢去的。”

“为什么？”舒涵这才意识到，在她认识冷冰之前，从来没在食堂看见过冷冰。

“我害怕别人看着我。”

“啊？有人看着你？”齐谦显得很关心。

“所以我都是中午出校门买点东西，躲在一边吃，然后才回来。”

“呃，我能不能问一下，为什么你会怕在食堂被人看着吃饭呢？”

“我不想说。”

“好吧，其实没关系嘛，我也不在食堂吃饭。不过好久没有跟真人坐在一起说话了，感觉不错。”

“呵呵，我也挺高兴能认识你。”舒涵总是在笑。

这一次聊天，这三个人相处的倒还算愉快。

往后的日子基本差不多，齐谦下课跟两个女孩呆在一起，中午还是去玩游戏。周末了。

“玉茹，练琴去！马上就考十级了！”仍然是父亲刻板的声音。

钢琴十级马上就要考试了，而欧阳每天都像机器一样，被父母盯着练琴。

“错了！”欧阳弹错了一个音，而父亲的声音有如雷霆。

“又错了！”在同样的地方，欧阳又弹错了音。

“笨蛋！错了！”欧阳还是弹错了。

虽然欧阳从小学钢琴，按说这么个逼法，也应该有很好的乐感了，可是欧阳出生的时候，老天偏偏跟她作对，音乐功能愣是没给她装好，bug暴多。

“你怎么那么笨！这曲子难吗？为什么别人都没问题，你就有问题啊！给我练！什么时

候练好了，什么时候吃饭。练不好，你今天晚上就不要睡觉了！”

欧阳愣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感觉眼前的钢琴就像是一个长着黑皮白牙的怪物，吞噬着她的精神，可是，父亲说的话就是圣旨啊，不能违背！违背父母的旨意就是不孝，不孝是重罪，重罪是不可饶恕的……

“给我弹！愣在那干什么！”

于是，她又开始了弹琴、出错、再弹、再出错的死循环，从早上一直练到下午，没有吃饭，甚至连厕所都顾不得上，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出错，然后一直持续到半夜，终于对了。

“唉，真笨死了，好歹对了，再弹一遍！”

于是乎，她又弹了一遍，还好，没有出错。

“行了，吃点东西睡觉！”

这个时候，“哐哐哐！”有人敲门。

“都几点了！还弹琴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外面的人抱怨着。

“听见了没？这就是你不好好弹琴造成的结果，你要是认真点，能折腾到这个时候吗？明天起来接着弹！给我练熟了为止！”

第二天，玉茹准时起床，然后准时洗漱，吃早饭，然后，练琴。

“停停停！怎么弹的！怎么听起来那么难听啊，照着谱子你还弹那么差劲啊，怎么跟原声差那么大啊！重来！”又是父亲的“雷声”。

玉茹又弹了一遍，但是听起来还是和CD原声差很大。

“怎么回事！你给我听！给我把原声记住！花那么多价钱让你学钢琴，你要是不给我努力，我弄死你！”好吧，欧阳桑<sup>11</sup>这种狠话都说上了。

玉茹感觉有些委屈，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可是为什么老爸还让她往上考级呢？可是如果考不上十级，那不是辜负了父母一片苦心了吗，辜负父母的苦心不就是不孝顺吗，不孝顺的孩子肯定不是好孩子！

“快弹！”老爸依旧在耳边催促。

于是，玉茹从头弹起，她小心翼翼的，机械的按着键盘，那动作虽然算不上难看，但是从一个旁观者看来，玉茹的动作够别扭。

还好，经过一番苦练，玉茹总算把这首曲子准确、流畅并且“有感情”的弹下来了。

“行了，今天练到这吧，是不是作业还没写？你看看你浪费多少时间，还怪我们对你太严格了，行了，下午把作业写完！”

不过玉茹是个“好孩子”，青春期正是子女和父母对立最严重的时期，她却一如既往的听话、听话、再听话，不管父母说多么难听的话，她总是绝对服从，就像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人一样。

就这样，吃完午饭，玉茹就开始写作业了，对别的孩子来说，写作业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可是对她来说，倒是一种享受，也只有在写作业的时候，她还可以暂时放松一下，不那么紧张。但是自己的房间没装锁，老妈就经常闯进她的房间，送水果，送水，收水果皮，收水杯。

再说说其他同学吧。

齐谦同学，周末倒是没有出去，但是没有学习，倒是在纸上写着什么，看起来像是英语，老妈照例在楼下打麻将，偶尔上来喝口水，进齐谦的房间，看到齐谦在纸上写英文字母，就没有太在乎。

褚帅这哥们，他老爸是个大学的“叫兽”，到也是个对中学有点意见的“老愤青”，可是没办法，在面对孩子教育的问题上，还是走了老路。不过高中那些知识，对他来说倒不是什么难事，所以也就没有给褚帅报什么辅导班，而是自己来教孩子，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

---

11 这个是日文的表达方式，即欧阳さん，欧阳先生的意思



有什么难的，我来！”

当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褚帅老爸对孩子还是比较尊重的，只是年轻的时候经历过“文革”，思想还受到点影响，经常对孩子说：“帅帅啊，你老爸小的时候啊，那时候治安好啊，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那么乱，那个时候的人多淳朴啊，唉，现在这些学生吧，在教师里就在那啥<sup>12</sup>，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些事情啊，谈恋爱要被开除的……”

褚帅吧，听老爸讲这些东西耳朵都磨出茧子了，不过他也不往心里去，哎呀，老爸，您老就慢慢回忆属于您老那个时候吧，我对这事没什么概念，所以，就别跟我讲这些啦！我先看书去啦！

一周就这样过完了，周一又要去上课了。

“嘿！李炅，周末干什么去了？我看见你和你老爸一大早就出门了，晚上才回来。”

“出去走路了，我老爸欠我一次，这周末补上。”

“怎么讲？”

“上次我和老爸在家玩《实况足球》，三局两胜。结果，他输了，所以我们约定早上去爬山，下午回来，全程不准坐车，为了监督我老爸，我就跟他出门了。”

“不知道大叔受得了不？”

“嘿嘿，这你有所不知，我老爸身体是真好，他特别注意锻炼。晚上回来，我都累的不行了，他和没事人一样，晚上写文章又写了十多页。”

“哇哦，厉害，我老妈过生日，给我老爸撒娇，让他做饭吃，结果我老爸非让我做饭，我就跟我妈告状，我们就因为这事踢了一上午皮球，到最后，我和我老爸一起给我妈做了一桌子菜。”

“貌似现在会做饭的女孩子不多了吧？”

“我会，嘿嘿，而且吧，我觉得有时候做饭真是一种享受呢，生活嘛，就应该精致一些，这个跟物质没什么关系，要快乐才好啊。”

“真不错，我是越来越佩服你了！”李炅一听这话，立马伸出大拇指。

“是吗？哈哈，以后也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哦，对了，我交了两个新朋友，找时间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谁啊，我能提前知道名字吗？”

“齐谦、冷冰。”

“哈？冷冰是上次不是跟我的那个女孩吗？齐谦我认识，他初中和我一个班的，原来也挺能学的，不过上高中以后，不知道怎么了，总是被老师叫出去好一顿数落呢。”

“是啊，就是那个女孩，我和她现在关系很好啦！唉，齐谦嘛，喜欢上网玩游戏，经常出去呢，不过老师讲课那么无聊，倒也难怪。”

“正好，日后我也把我要好的同学介绍给你，要不咱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喂，搞什么啊！整得跟黑帮交易似的，你说说你整天都想的啥！”

李炅对这舒涵吐了吐舌头，把舒涵给笑的不行了！

“唉，你怎么那么搞笑啊，快到学校啦！”

时钟指向早上七点十五分，虽然上面有规定，早上不能上早自习，但是为了一个叫“生穴绿”的东西，学校还是设立了一个不成文的“下有对策”：不明说是上早自习，是学生自己要求来早读的。

好吧，其实大家都懂，没人愿意晚睡早起，只不过不学习日后就上不了大学，上不了大学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房子、车子、女子神马的都成了浮云，都成了浮云了，这辈子还有意思吗？

于是乎，学生的摘抄本上就有了《我奋斗 18 年喝咖啡》《就是要学习！学习就是苦差事》

---

12 比如打 Kiss 啦，抱抱啦

这样让人感觉内啥疼内啥紧的文章，就像当年打鸡血一样，这些文章确实很有煽动性，让人头脑一热，然后就拼命学习，不过过了一阵子，人就开始泄劲了，然后继续找新的文章来继续打“鸡血”，如此往复循环。

周一还是要升旗的，到了7点半，所有的同学就都下楼参加升旗仪式。

“In that misty morning I saw your smiling face……”升旗回来。学生就开始早读，今天的早读是英语，要背课文，背单词，上课一准检查，而且错一点就悲剧了，“僵尸脸”对学生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单词错一个，全部抄两遍，错两个，四遍，三个，八遍……如果错了N个，好吧，2的N次方。

这招说起来确实有效，没人敢在背单词这事上马马虎虎，谁都不想错他七八个，上百遍的写。当然也有想蒙混过关的，要么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翻一下课本，要么看看周围同学的，总之，能少错一个是一个。

别以为“僵尸脸”不知道这事，只不过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听写完了，就是检查课文背诵，刚才那些想蒙混过关的孩子就麻烦了，她就喜欢叫那些孩子，背不过，好吧，抄课文吧。

“江老师啊，语文教学这个东西，不死记硬背真没什么好办法，你检查的松了，他们一准偷懒，所以得盯好了他们，别看咱俩教的不是一个科目，其实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出错了就让他多写，这样再记不住，那基本不可能。”“僵尸脸”把“四方头”第一次跟她说的这句话奉为“圣经”。

“四方头”是“僵尸脸”在教学生涯上的师父，对于一个二十五年教龄的老师来说，她那些很有特色的教学方法很有效果。只不过对她来说，不过就是学生累点而已，谁让学生本来就是受苦受难的呢，不受苦受难，怎么能考上大学呢？考不上大学，用现在孩子的话来说：“神马都是浮云”。

“《兰亭集序》作者是谁？那个朝代？”九班第一节课上语文，老师一进门就开始提问，“那个谁，谁来着，于洋回答一下。”

“作者是……是王羲之，朝代是晋朝。”她答对了。

“答对了，不过你有停顿，这样不行！我的要求是你站起来要脱口而出，不能有思考的时间，高考啊，时间很宝贵的，都和你这么个想法，浪费的时间往哪找去啊？5遍！”“四方头”对这些语文常识一直抓的很紧，多年的经验告诉她，如果要在语文的科目上拿高分，这些常识性的东西必须要让学生形成条件反射，反应速度要能跟电脑PK，最好是，只要提到一个字，就能抢答出来。

可是，如果出题人拐了一个弯咋办？先提了这个，而后却问了别的问题。

“四方头”这么有经验，难得住她嘛！

这种提问方式她也经常给学生拿来训练，而且很有效果，学生习惯了直来直去的回答，往往没听清老师问的什么就回答了，然后，5遍！

“这不是折腾人吗，一个考试弄得跟打仗似的，唉！”学生被这种教学方式感到很郁闷，牢骚满腹，民怨沸腾，怨声载道……

“四方头”却一点都不在乎，只要你们能给我语文考高分，别的我啥也不管，好好学习才是王道！

语文课总算折腾完了，同学们当然是累的筋疲力尽，可是接下来还有英语，物理，政治要上。

总算熬到了放学，冷冰又跑出校门去了。

下午上课，很多人都是迷迷糊糊的，刚刚睡醒，而齐谦，中午从网吧回来，趴在桌子上就睡觉。屡教不改，老师也懒得再管他了。

这节课是数学，老师讲的是三角函数的变换，老师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好了，先

做个题让大家清醒一下，前年模拟题，动手做。”

数学老师给人的感觉总是这样，很严厉，也很古板。也难怪，数学嘛，说一不能二，虽然那些坐标系上出来的图形总能让人感到大自然的伟大还有和谐，可是一到课堂上，就成了枯燥乏味的谋杀脑细胞的绝佳利器。单纯这个“1”，就能让人纠结半天，是“ $\sin^2x + \cos^2x$ ”呢，还是要左右加减同一个函数呢？半角倍角公式、周期和图形平移、恒等变换……想必很多人看了名字就已经开始头大了，再一看高考题，直接没辙，不会啊！

“好了，都做完了没有？现在讲一下，这道题考察了恒等变换和倍角公式……”数学老师依旧很古板的声调，对于这些老师来说，他们甚至都不用看备课本了，每年都讲这些东西，已经成了习惯，甚至，就差说梦话的时候也是这些东西了。

虽然题目每年都变，解题思路却也只有那几套，做老师的，常年累月的讲课，已经熟得很，而对于这些学生，他们却一直听得云里雾里，用他们的话来说：“学不好数学的同学你伤不起啊”。另外有同学说，这些题拿到国外，都是一些数学专业的学生拿来研究的，甚至有人公开悬赏解题。对中国的孩子而言，却是拿来限时解决的，可见，我们的孩子跟老外比起来，是聪明很多。

下课铃响了。“看来大家对这些知识的应用还是不行啊，正好，我总结了近年全部有关三角函数的考试题，课代表找时间到办公室拷一下，大家有想要的，找课代表报名打印。三角函数每年都考，而且分值很高，大家在这一块绝对不能放松要求，就是多做题啊，不做题你就是不会解。”数学老师几乎在每个班都要这么重复一遍。

当然，齐谦那位大神仍然在座位上呼呼大睡，游戏世界太美妙了，甚至他都不想面对现实。他在游戏里行侠仗义，却在现实中“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在游戏里总是能胜利，却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他在游戏里飞速升级，却在现实中失去成绩……总归，游戏里面什么都好，他总是能得到成功的感觉。

而冷冰，却仍然看起来心神不宁的样子，脑子里全是乒乒乓乓的声音，再就是女人的哭声，几乎每天，这些声音就像循环的唱片一样，不停的回放，让她心烦意乱，成绩也一直很不稳定。正如前面说过的，她很孤僻，班里最要好的，只有舒涵。

家对冷冰来说，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此时除了外面风传她家这些事，还没人能肯定这些。

忙碌的一天总算是结束了，放学。

冷冰一个人回到家，凌乱的家里一个人也没有，纸片、茶杯碎片、电视机的遥控器、电话机被散乱的扔在地上。

看着凌乱的家，她心里就像刀割一般，于是她疯狂的哭喊着，咆哮着……

她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于是她翻出一张纸，写了一封信：

爸爸、妈妈：

我真的再也不能忍受你们这样没日没夜无休止的争吵，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都能跟他们的爸爸妈妈快乐的在公园里游玩，而我就要面对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家？

从我记事起，你们就一直在吵架，我不懂你们为什么吵架，难道我们不能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吗，你们想过我的感受吗？

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做已经深深的伤害了我吗？

我已经受够了，我要离开这个家，不，这不是家！

你们的女儿  
冷冰

写完了信，她就一个人出去了……

第二天，同学们发现冷冰没有来上学。

但是，没有人过问，除了舒涵。

舒涵知道，冷冰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可是从心里，还是担心她。

该怎么找到她呢？

自习课，齐谦又被叫出去了。

“齐谦同学，老师想和你聊一些事。”

“……”

“别以为不说话我就会放你走，数学课上是不是又睡觉了？”

“……”

“作业也没交吧？”

“……”

沉默，对齐谦来说，成了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只要不说，老师就不会抓到自己的把柄，也就不会被叫家长，也就不会因为“顶撞老师”被请进政教处，也就不会给自己惹来太多麻烦……总之，在掌握着自己“生死存亡”的老师面前，沉默是最好的策略，也是最有力的对抗。

“四方头”虽然是个教龄二十五年的资深教师，什么学生没见过，可是面对一个以沉默对抗的学生，她却一直很头疼。对她而言，学生嘴里吐出的半个字都能让她猜到学生在想什么，但是对这种用沉默来回答的学生，她根本没法猜到学生的思想，既然没有目标，也就没有什么对策来让学生排除“杂念”。

但是，她还是猜到了，毕竟中午放学去网吧的学生，不在少数。

“别装了，中午又去上网了吧？游戏有什么好玩的，整天打打杀杀你累不累啊！”

“……”

“我记得刚入学的时候，你成绩还不错吧，现在看看，你都成了啥样子了，啊？上课也不听，作业也不做，玩游戏能玩进大学里面去？你也不看看玩游戏的都是些啥孩子，没个学生样，怎么，觉得他们那样好啊，跟你说，他们那样，以后只能是垃圾，社会的负担，国家指望着你们搞建设呢，就你这个样子能做什么啊。”

齐谦虽然什么也不说，心里早就开始骂娘了：“我靠，你不找我麻烦会死啊，我不考大学不就成了，反正考上大学也不一定找到工作，有那功夫我还不如自己打工呢，要你管啊，切！您滔滔不绝够了吧？我的忍耐是有限的，OK？擦，还想跟我洗脸啊，洗脸也不能用下水道的水啊。话说唐僧也不过如此吧，好吧，唐僧也没那么牛X，成不成啊！”

老师仍然滔滔不绝的说着，但是齐谦根本不摆她。

教室里的同学，都听得一清二楚，唏嘘不断。

舒涵却在想，冷冰失踪了，她的性格，别再做什么傻事，得想办法把她找回来啊，怎么办，翘课吗？不行，老师一直盯着她，想让她这支绩优股再突破涨停。即使告诉老师，老师也未必允许她去找冷冰。可是冷冰一个女孩子，万一被欺负了怎么办？

她嘴角一翘，有办法了！

教室外，“四方头”的演讲总算结束了，放了齐谦。

舒涵写了一张纸条：“齐谦啊，我们去找冷冰吧，你也看见了，她没来上课，我怕她再做出什么事来，我也叫上李炅，不过我们都是老师眼皮子底下的人，不太自由，如果我们不方便的时候，拜托你找到她。”

齐谦被老师教训了一通，很郁闷，但一收到舒涵的条子，也立刻回复：“这事妥了，我只要能翘课，就去找她。”

放学以后，舒涵依旧和李炅碰头：“我们班冷冰没来上学，我怕她出什么麻烦。”

“她到底什么情况啊？”

“她让我不要说的，我想现在的情况，让你知道也无妨了，她老爸有外遇了，然后她家整天吵架，闹的很凶，我想冷冰是真的崩溃了。”

“唉，现在这些中年人啊，整天说我们怎样怎样怎样，现在看来，他们也不比咱们好哪里去嘛！”

“唉，没办法，要是都跟我妈那样，哪个老公会出轨啊。”

“哈？你老妈硬生生把你老爸给治成了‘妻管严’？”

“嘿嘿，还真不是，我老妈嘛，经常和我老爸聊一些‘限制级’的话题，当然，我是偷听到的。”

“啊！你也太内啥了吧？”李炅吓出了一身冷汗。

“什么啊，赶快回家问问你老爸和老妈，这一课得让他们抓紧补上！”舒涵显得有点小紧张。

“呃……好吧，没想到你还好这一口。”李炅出了一身冷汗，跟一个女孩聊这种话题实在有些尴尬，虽然老爸也给他讲过这些东西，可是跟异性讨论还是第一次。

李炅回到家，一进门就拉过老爸的手，小声的说：“老爸，我有个困惑。”

“怎么了，你跟那个女孩在一起了？”

“嘿，别打岔，哪有这种事啊，我想问一下，你和我老妈晚上会聊天吗？”

“肯定啊，两口子嘛，睡觉前肯定要说话嘛。”

“聊过那种比较那个的话题吗？”

“哪个啊？”

“就是那个啊？”

“哎呀，直说不就成了嘛。”老爸当然一头雾水。

“就是比较‘色’的话题啊。”李炅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哈哈……”老爸看到李炅有点略微尴尬的表情，大笑起来，“两口子之间什么不能聊啊，我和你老妈天天聊。”

“那有两口子不聊这事吗？”

“其实有的，毕竟嘛，很多人对性的话题，就像你一样会感觉尴尬。还记得不，那次我说你已经成为男人的一天吗？”

那是李炅上初中的时候，某一天早上醒来，他发现自己的内裤不像以前穿起来那么舒服了，脱下来一看，有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痕迹。虽然老爸曾经告诉过他，这事很正常，但是他还是觉得有点害羞，一直不敢出自己房间的门，直到老妈来敲门。

总算出来了，老爸立马给他一个拥抱：“恭喜你啦！你也是男人啦！”

……

“哎呦，别说了好不好，羞死了！”想起这事，李炅还是有点难为情。

“其实，这些事就跟吃饭喝水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不能说吃饭怕噎死就不吃饭吧，只不过一直以来我们把这事当作禁忌了，你看看你不也受到影响了吗？”

“好吧，老爸，舒涵跟我说，她们班冷冰同学因为父母吵架离家出走了。”

“哎呦，这事可真麻烦，明天老爸给报社交稿，顺便让报社看看能不能找到她。”

“这样好吗？”

“要不你和舒涵商量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给我发个短信。”

“嗯，就这样！”

第二天。

“舒涵，我老爸说，他打算动用自己的关系，在报社发布寻人启事，你看成不成？”

“不太好吧，我想冷冰这样一个脆弱的女孩，她应该不希望自己的事弄得满城风雨吧，

至少，我对她的了解是这样。”

“我现在就跟老爸说。不过咱们也不能等着啊，可是咱们上哪找去呢？”

“唉，确实是个问题，不过我跟齐谦说了，他说他只要能逃出学校，就肯定去找。”

“嗯，让他找，倒也不错，他挺会办事的。”

“要不我们放学以后也去找找看？”

“行，就这样吧。”

就这样过了几天，冷冰一直没有出现。

冷冰的父亲是一个老板，据小道消息称，他整天出入什么商务会所和酒吧歌厅，当然还有洗浴中心。

但这还不是最猛的料，正如前面冷冰看见的，这位老板“拿下”了他的秘书——一个本来就爱慕虚荣的女子。

人们都说这样的男人应该是“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可问题是他的妻子，也就是冷冰的妈妈，却成了一杆随时都要倒下的“红旗”。

说起来，冷冰的妈妈是个及其淑女的人，给人的感觉不是很端庄，而是太端庄了，甚至让人一看就有一种敬畏的感觉。年轻的时候，冷老板也是看上了冷冰妈妈的这种气质，一冲动就下定决心追求了。可是冷老板却不是一个会珍惜的人，在别人看来他运气好娶了一个“贤内助”的时候，他却总觉得冷冰的妈妈是个“木美人”，唱歌不会，跳舞不会，玩也不会，打扮更不会。结婚以后，除了整天操持家务，似乎别的什么的都不干。另外，准让冷冰是个女孩呢？冷老板觉得这个家太没意思了。

冷老板风流成性，做妻子的肯定是看不惯，于是，从冷冰小时候起，他们就一直吵架。而冷老板又是个大男子主义非常严重的人，就是觉得全天下的美女都是他的才好，而家中这个“黄脸婆”，就该为自己服务，男人嘛。离婚这件事，他们也闹过，条件谈不拢。至于冷冰出走这一次，他们是真闹崩了——他们各自离家找律师，要打离婚官司。

冷冰一直在大街上闲逛，好在手里有一些钱，也没饿肚子。可就在走进一个昏暗的小巷时，遇到了一帮“阿飞”。

她吓得扔下身上的钱，转身就跑，还好没让那帮人追上，至少没有像电视剧里一样，女孩子被抢了钱，然后被调戏。

舒涵和李炅，放学以后并不直接回家，而是到他们能想到的地方去找冷冰，可是这个城市那么大，谁知道这样一个女孩她会躲在哪里。

“唉，这样找什么时候能找到啊，她到底去哪了？”一连找了几天，连个人影都没见到。

就这样一个星期后，当她饿着肚子拖着疲惫的步子在一家网吧附近转悠时，却碰到了逃课出来找她的齐谦。

“冷冰，总是找到你了，我这几天天天逃课，舒涵这几天都急死了！”齐谦问她。

冷冰不说话，眼里噙着泪水。

“怎么了？从认识你到现在你就这样，这几天还跟大家玩失踪，你到底怎么了？”

冷冰呜咽着说：“没什么，你别管。”

“好吧，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就算了。有没有吃饭啊？”

冷冰没说话。

齐谦拉起冷冰就走。

“干什么啊？”冷冰感觉很意外。

“还好我带钱了，先吃饭吧。”齐谦拉着冷冰，找到一家面馆，“老板，牛肉面一碗！”

这时冷冰依然没有说话，而齐谦就一直陪着冷冰坐在那里，直到面条端上来。

毕竟是饿了好几天了，冷冰拿起筷子，很快就把一碗面条一扫而光。

“好受些了吗，冷冰？”

“谢谢你，齐谦。我爸妈吵架，看样子要离婚了。”

“嗯，我知道了，没想到，原来你心里承受着那么大的压力，唉，现在的人都怎么了。”齐谦用有点自言自语的语气说话。

“舒涵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了，你是第二个知道这个情况的。我不希望别人知道，可是，别人真的能不知道这些事情吗？”

“没关系，就是知道又怎样，他们还能反了天不成吗？”

“你不懂的。”冷冰看着窗外的车流和行人，“说不定，他们也知道。”

其实这个时候，冷冰的父母已经急疯了，甚至，他们还报了警。

此时，冷冰已经回到学校。接到老师的电话，她的父母急匆匆地赶到学校，这才看到了浑身脏兮兮的冷冰。

齐谦当然没有回来，他只是问冷冰：“你接下来去哪呢，是回学校，还是和我去玩游戏？”

“我想我还是回学校吧，真的谢谢你。”

但是，不知道是哪个乌鸦嘴，把冷冰出走的原因捅了出来。

“哎呀，那个女孩啊，整天就是一个人，她家这样还装什么清高啊，没人疼的孩子就是一根草。”

“啊，是吗？那个女孩吗？”

冷冰总是感觉回到学校以后，总是有人对她指指点点。

“怎么了，怎么我一回来，就有人对我这样啊，是他们出卖了我吗？”冷冰习惯性的开始怀疑舒涵和齐谦了。

“舒涵，这事咋办啊，怎么一回来，就这么多人对冷冰这样啊？”齐谦也注意到这个情况了，但是却无可奈何。

“不知道，可是，会不会是老师啊，谈话的时候让同学听到了？”

“有这种可能，问题是谁那么犯贱啊？”

“不好找，老师办公室一直都有人进进出出的，根本没法排查。”

“齐谦！”冷冰过来了，“你是不是出卖了我？还有你，舒涵！”

“我们，没有啊，我们也听到有人说你了。”

“我不信！”说完，冷冰扭头走了。

放学了。

“唉，冷冰怀疑我和齐谦出卖了她。”舒涵在回家的路上，对李炅诉苦。

“也是，从冷冰回来以后，就总是有一些人对她指指点点的。”

“你说会是谁呢？他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呢？”

“这个不好说，但是咱们学校的狗仔是不少。而且从入校以来就一直有她的‘小道消息’在传，如果我的推断没错的话，那个狗仔有可能在冷冰出走以后就到处乱说了。”

“唉，冷冰已经很受伤了，我一定要找出那个家伙！”舒涵看起来很愤怒，“混蛋！”事实上，李炅的推断还真对了，我们让时间回到冷冰出走的某一天中午。

“我跟大家说哈，那个女孩她家又出事了，听说那个女孩没来上学呢，她爸妈要离婚啦！”

“哈哈，怪不得你一直都说那个女孩家里有事呢，看来真的有事啊，看她那样吧，自命清高，唉，果然是个没人要的孩子。”

“我就住她家附近，而且小学的时候就认识她嘛，她啊，从小就这样。”

“哦，哈哈，有意思。”

第二天的中午，齐谦并没有去玩游戏，最近玩游戏有点多，累了，歇歇先。

下课他就去了食堂，结果听到前面的人在说：“我再跟你爆个料吧，那次她不是回来学

校了嘛，然后吧，他爸妈也到了，一看就是要离婚的样子，貌合神离啊。然后吧，晚上回家，我听楼下那帮大婶大妈的就在那聊啊，他们家前一天晚上没有吵架的声音，好像是男的没回家……”

“妈的！原来是你！”齐谦怒了，冲上去，一把抓住那人衣领，“原来是你伤害冷冰！”

“你干吗啊，关你屁事啊！我不知道冷冰是谁。我和哥们在这闲扯惹着你了，滚开！”

“最近还有谁出走吗，最近还有谁被指指点点的吗，最近还有谁的爸妈来过学校吗？”

齐谦一听这话，照着那人脸上就是一耳光。

“行，你挑事是吧，放学校门口给我等着！”

到了下午放学，齐谦冲出校门，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放，书包一扔。这时那个家伙刚好从校门出来，齐谦见他骑着车子，冲到路中央，要拦下他。

那人见这个“愣小子”真想打架，心里反而有点害怕了，他准备加速，要冲过去。

“好狗不挡道！给我闪开！”

刚刚冲到齐谦面前，齐谦就抓住了他的车把手：“不是想打架吗，我告诉你，老子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舌头长的家伙！”一拳就把那家伙打翻在地，而后，两人扭打在一起。

两人似乎分不出胜负。

“嘴长我身上，我说什么关你屁事啊！这是我的自由！”

“你知道你是在伤害别人吗？”

“一个破碎家庭的人值得同情吗？”

这时候，李灵和舒涵也从学校出来了，见到两人打架，大喊：“别打了！”

但是肯定没人听。

那个“长舌公子”渐渐体力不支了，败下阵来。

“行，你有种，我哥们一会下来，有本事你一挑N。”

“我呸！”齐谦一口吐沫喷在那人脸上，“等不到你哥们来了，要么你跟冷冰道歉，要么，我见你一次揍你一次。”

这个时候，那个喜欢听八卦的人也出来了，看到他哥们被打的那样惨，并没有上去帮忙，而是吓得夺路而逃。

“齐谦！别打了！”舒涵又喊了一声。

这时候，冷冰也从学校出来了，看到齐谦，舒涵，李灵在那，地上还坐着一个鼻青脸肿的家伙。

“你给我起来！冷冰来了，你他妈给她道歉！”齐谦揪起那家伙的头发，指着冷冰。

“我就不道歉，怎么着？”这话让冷冰听见了，她本来是想冷冷的走过的，听到这话，她停住了脚步。

又是一拳，正打在那家伙的鼻子上。李灵见状，要拉住齐谦，但是被推开了。

“我看看你是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齐谦！不要打了！我错怪你们了！”冷冰说话了。

“行了，你给我看好了，她发话不让我打了，我就放了你，以后再让我听到你敢说她什么坏话，我割了你舌头！”齐谦松开了那个家伙<sup>13</sup>。

那家伙虽然嘴硬，可是，胆确实吓破了，狼狈的爬起来，骑着车子走了，而他坐过的地上，却湿了一片。

“对不起，舒涵，对不起，齐谦，我错怪你们了，那个人是我小学的，我们不是同班，他真的很坏，还有，他就住在我家附近，而且我们家楼下那些人都特别八卦，所以我们家一旦有什么事情，他肯定能知道。”

“冷冰，这样吧，从现在开始，我下午不去玩游戏了，看那孙子熊样，我担心他再阴你，

---

13 提醒一下哦，打架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以后我就护送你回家了。”

齐谦是真的很担心冷冰的，他知道，这种做事从来不敢光明磊落的家伙，说不准又要做出什么恶心人的行动来。

“喂！李炅，我们走吧！”舒涵叫了李炅一声。

.....

“刚才那一幕真是惊心动魄啊，还好，误会解除了。”李炅一脸轻松。

“唉，真没见过这么没脸皮的人啊，但愿以后不要有事了。”

“齐谦这小子是不是另有所图啊，怎么对冷冰这么好？”

“喂！你不也每天陪着我上学放学吗？”

“好吧……”李炅无语了。

再说齐谦那边，他把冷冰送到她家楼下时，看见那个被打的家伙正躲在一棵树后面。

“冷冰，到家了，今天的事，就这样吧。”

见冷冰上了楼，他扭头就找那个家伙去了：“喂！你出来吧！”

那家伙想跑，可是，还是放弃了。

“我告诉你，以后我会陪着冷冰回家，这个你可以到处去说，但是你最好给我老实点，我不想今天的事再次发生，另外请你记住，自由的前提是不伤害他人的自由，如果你用自由去伤害他人，你就不配拥有自由。”

那人什么话也没说，他知道，即使以后他再这样到处八卦，自己肯定捞不着什么好处了，毕竟有个人的拳头很硬，而且自己也只是徒有一张嘴罢了。

说说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吧，齐谦的老妈仍然打麻将，也没注意孩子怎样。而李炅晚上和老爸老妈在一起说话，老妈也同样说出了“自由的前提是不伤害他人的自由，如果你用自由去伤害他人，你就不配拥有自由”这样的话，毕竟言论自由不能用来伤害别人。

## 5. 过去完成进行时

“天哪！齐谦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记得初中的时候，他是个很会办事的人啊，舒涵说他天天玩游戏，然后今天他还打架。”

晚上，李炅躺在床上，想到下午放学的那一幕，感觉齐谦和以前那个男孩差的太远了。

李炅和齐谦，初中的时候是同桌，关系非常好，两人对计算机都很感兴趣，经常在一起交换自己掌握的新资料，虽然在对电脑的理解能力上，齐谦差了些，但是当李炅把自己写的小游戏给他看的时候，他就一直问李炅，这个是怎么做的，是什么原理，李炅就讲给他听，虽然齐谦听不懂。

齐谦的父母怕孩子玩电脑入迷，就一直没有买电脑。说起来，他们也不会用这东西，只是知道谁家孩子玩电脑耽误学习了，玩游戏太容易入迷了，总感觉这东西和老虎机一样会“吃人”。还有什么“上网”，一听起来就很吓人，把人都网住了，太可怕了！

齐谦只是在去李炅家玩的时候，才能玩玩电脑。可是初中毕业以后的那个暑假，李炅却一直联系不上齐谦，直到开学，才又看见他。

“唉，算了吧，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都到叛逆期了吧！”李炅自言自语。

第二天。

“怎么了李炅，怎么看起来无精打采的？”舒涵感觉李炅不像以前那样精神了。

“昨天晚上没睡好，总感觉齐谦变了很多。”

“是吗，我想你是被他那个样子吓到了吧，他愤怒起来倒真像一头狮子。”

“唉，算了，真是服了他了！”

说说欧阳玉茹吧。

这个时候已经是5月份了，钢琴的考级是在暑假，而她每天完成作业以后，一直要练琴，每天感觉都很累。老爸一直逼得很紧，而学校的课程越来越难，她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了。上

学的路上，老爸一直跟她唠叨：“期末考试的成绩必须前十名，暑假必须过钢琴十级……”

听起来像紧箍咒一般，可是她却机械地回应着：“我一定会的，老爸。我一定会的，老爸。”

到了学校，她下车，走进校门，松了一口气。

走进教室，她趴在桌子上，发呆。脑子一片空白，她不用思考，因为父母已经为她设计好了一生，她只需要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就好。

“拜拜！”李炅到了教室门口，和舒涵说再见，然后进了教室。

欧阳看着这一切，觉得他们在一起好自然。她却不敢，因为父母不准她随便和男生说话。

“舒涵是个好女孩吗？她怎么每天跟男生在一起呢？”她开始思考了，“她不是，她肯定是个坏女孩，好女孩都很矜持的，绝对不是她那个样子。可是，她学习成绩那么好，怎么是个坏孩子呢？不对不对，学习好又怎样，老师不是说品德和学习成绩没有关系吗？可是，老师为什么都重视她呢？她那个样子，一定不是个品德好的孩子，可是老师为什么都表扬她呢？难道老师是在骗人吗？不可能！老师怎么会骗人呢！难道是父母错了吗？不能这么想！你连父母都质疑，你还是个孝顺孩子吗？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哪里错了！”

欧阳越想越大：“可是舒涵看起来很阳光啊！一脸的善良。不对！她可以伪装，她一定是个妖精！一定是！她骗过了所有的人，她肯定是个祸害！可是，我怎么说服不了自己呢？我是个好孩子，我听话，我规规矩矩的，这样才能上大学，才有好工作啊。”

想着想着就上早读了。可是她仍然没有停止思考，书也没拿出来。直到老师提醒她。

“怎么回事啊，这一阵总是看你走神。”是语文早读，“四方头”站在她面前。

“哦。”

“怎么了，能说说不？”

“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了，赶紧背书，上课提问，回答不出来再罚你。”

这时候，她才拿出书来，开始背课文。

还好的是，上课老师并没有提问她，而是讲的新课。老师往往会对好学生网开一面，虽然玉茹的成绩跟李炅、舒涵和褚帅比差了一些，好歹也是班里的前十名。所以今天早上的事，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等到“跌分”的时候，再治你呗！

欧阳的一天，除了上课、去厕所、上操、吃饭，剩下的时间都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哪怕她什么也不做。

晚上放学了，老爸来接她。“爸爸，我有事情要汇报。”她有点怯生生的说。

“讲。”老爸的语气依然很生硬。

“九班的那个舒涵，学习那么好，可是她根本不像你所说的，一个女孩该有的样子。”

“都没个女孩该有的样子，不可能学习好！”

“可是她就是学习很好啊。”

“不可能！你整天都在想什么啊，你现在除了学习，就是给我好好练琴，从小给你花那么多钱，不准不跟我好好干！会去抓紧吃饭写作业，今晚继续练琴。”欧阳桑仍然带着强硬的语气跟她说话，可是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对孩子说的话。为了孩子，哪怕是撒谎，也该。

玉茹不再说话，但是她内心的疑问肯定没打消，老爸是在敷衍自己。错，不能这么想！父母做什么都是对的！哪怕错了也是对的，他们是为了我好，一定是为了我好！可是舒涵到底是不是好孩子？

“对了舒涵，你什么时候给我看看你说的那个Linux啊？你说那个系统和我想像的不一样。”放学路上，李炅问舒涵。

“没错哦，这个系统的界面真的可以超乎你的想像，因为它的界面有很多种，有一种

KDE<sup>14</sup>桌面可以比 Win7 更豪华，特效更多，不过我不喜欢，太笨重了。当然也有相对简约一些的 Gnome<sup>15</sup>。另外还有更轻便的 XFCE<sup>16</sup>桌面，总之，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给你装一个。”

“我的天！这个系统能改界面，Win 系不也行吗？”

“但是你能把那个‘开始’菜单从任务栏移走吗？不行吧！这就是开源软件<sup>17</sup>的优势所在，你可以自己订制一些东西。而你以为的那些命令模式呢，功能一样强大，所以难学嘛！我还是喜欢图形模式，好看嘛！但是我也会很常用命令的，毕竟那样还是要快一些，开个终端窗口就行了！对了，你总说你很喜欢黑客，那你知道斯托曼<sup>18</sup>这个人吗？”

“我听说过，也知道他有个什么开源软件的计划，没想到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回去我腾一些硬盘空间出来，我得试试。”

“行啊，周末到你家去！嘿嘿，顺便检查一下你的房间，看看乱不乱。”舒涵笑了。

“呃，那我得收拾一下，平时有点懒。”李炅一听，赶紧说。

“哦，对了，盘你就不用还了，我家好几张安装盘呢，如果以后不幸玩坏了，就不用麻烦我了。”

“那东西很容易坏吗？”

“除非你瞎折腾。”舒涵一笑，“我想，Win 系注册表要是改乱了，也差不多会蓝屏吧？”

“那你得好好教我。”

“有问题的啦！”舒涵一直在那笑，不错不错，成功说服一个用 Linux 的啦，李同学啊，您老就好好享受吧，一时半会你肯定晕。

“那就这样吧！明天见！”他们到家了。

“老妈，我回来啦！周末咱家来人！”李炅回到家，对老妈说。

“谁啊？”

“舒涵，来咱家玩。”

“行啊，来谁我都欢迎！”老爸在一边插嘴了。

可怜的欧阳玉茹，回家以后就匆忙吃饭，然后抓紧写作业，老爸说了，要利用每一秒的时间，要充分利用！

“玉茹，9 点我必须听到琴声！”老爸在外面说。

“是，爸爸，我知道！”

9 点了，她开始练琴，经过长时间的练习，要考级的曲目已经十分熟悉，上手就来。

一遍下来，没出错，听起来也像 CD 原声，“再练几遍，10 点半睡觉！”老爸的语气听起来很高兴，但仍然威严。

玉茹心里总算感到一阵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的轻松。也许过了十级，就完成了老爸的一个心愿，接下来，就是上大学，考研，工作，然后让老爸给相个亲，这辈子就过得舒服，现在苦点算什么啊？

“我的愿望是，实现父母的愿望。对，一定是这样！”她心里想。

一转眼，到了周末。

“哐哐哐！”李炅家的门被敲响了，李炅一开门，惊呆了。

舒涵身穿蓝黑色牛仔服，脚上一双白色运动鞋，两条长辫子扎在脑后，外加曼妙的身材，

---

14 全称 K 桌面环境，界面很像 Windows

15 Gnome2 的桌面有点像苹果的系统，而 Gnome3 的桌面则更具个性。

16 这个桌面对硬件的要求非常低，老电脑也完全能流畅运行。

17 一般来说，Windows 的很多软件的源代码都不会告诉你，可是开源软件就不一样，你能得到他们的源代码，并且可以修改。

18 理查德·斯托曼，自由软件计划（GNU）的发起人，黑客一名。

整个人看起来既精神又帅气。

“哇噻，你这身打扮也未免太 man 了吧，看得我这小心肝扑通扑通的。”毕竟是他家第一次进来女孩，李灵还真有点紧张了。

“Hello！嘿嘿，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拿来了。”

“进来吧，”李灵请舒涵进来，回头喊：“老爸，老妈，看看谁来了？”

“是舒涵吧？欢迎到我们家来！”李灵的父母都很高兴。

“叔叔好，阿姨好！”

“坐吧，舒涵。”李灵表现得像个绅士。

“谢谢！”

“我是李灵的同学，不过我在九班。”

“听说你在学校被老师称为‘绩优股 B’？”老妈问舒涵。

“呵呵，还好吧。其实我也不怎么在乎成绩的。”

“你爱好什么啊？”老爸问。

“电脑啊，不过我其实更喜欢做饭、瑜伽、听音乐，还有讲笑话。”

“讲一个呗！”李灵插嘴。

“我想一个哈……嗯，讲一个大家没听过的。”

“讲啊！”李灵有点等不及了。

“讲完了。”

“哈？”

“对啊，你没听过的。”

“好冷啊！”没想到老爸先叫了出来。

“这么个没听过啊！”李灵这才反应过来。

“好吧，这个笑话我讲了很多次了，每次都相当具有杀伤力。”

“对了，什么时候给我装那个系统啊？”李灵突然想起这件事来了。

“啊，我差点忘了，硬盘准备好了吗？”

“可以了，20G 硬盘应该够了吧？”

“装完只有 3 个 G 哦，绰绰有余！我在想，你万一用上瘾了，会不会就不用你的 Win 系统了？对了，叔叔，我能进李灵的房间吗？”

“可以，去吧！”李灵的老爸回应。

李灵带着舒涵进了自己的房间，但是没有关门，毕竟是个女孩在自己的房间里，总得要避嫌吧。

“记住哦，Linux 没有什么 C 盘 D 盘，所有的分区都当作文件夹挂在根目录下面。另外，它的虚拟内存是一个硬盘分区，这样其实比 Win 系的效率高很多的。”舒涵一边操作电脑，一边给李灵讲解。

“我在 Windows 的虚拟内存也是单独分区的。”

“那不一样，你的那个分区可以往里面存别的文件，这个可是专用的！”

“好吧，有 QQ 迅雷什么的吗？”

“没有。”

“天哪，那我用什么啊？”

“QQ 你可以用网页版的，至于迅雷嘛，你果断重启进 Win 系吧，不过 BT 下载什么的，Linux 完全没问题，”舒涵看着屏幕上的安装进度，一边给李灵解释，“但是写程序什么的，这个系统可是真的很舒服呢，一点都不比在 Win 系下面差。”

“听起来很有挑战性啊！”

“还有啊，这个系统对权限的要求非常严格，只有根用户<sup>19</sup>才能完全控制电脑。”

“那不得切换用户啊，好麻烦啊！”

“不会很麻烦的，一条命令打进去就可以暂时变成根用户的身份，放心，这东西完全能满足你偷懒的需求。”

“好吧，你不会想说的是，刚开始最难学的东西，到最后效率往往最高吧？”

“你学的 C++ 不就是嘛！”

“好吧，又被你打败了。不行，以后你得当我老师！”

“嘿嘿，我得考虑学费的问题！”

“多少钱啊？”

“还没想好呢，要不什么时候让咱们这几个同学尝尝我的手艺，而你就当交学费了吧。”

“这也行？”

“就怕你吃了我做的饭，接下来两年都不知道肉味咯！”这时候进度条走到了 100% 的位置，“好了，我来指导你用，来试试看吧！”

电脑重启以后，多了个菜单。

“这里是选择要进那个系统的，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装的系统，打个回车就进去了。”舒涵和李灵换了座位，在一边给李灵说。

李灵按下回车，过了大约 10 秒，就显示出了桌面。

“我的天，这也未免太快了吧！10 秒就开机了，Win 系开机怎么也得半分钟吧。”

“关机更快，2 秒哦！”

“不过这桌面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啊，就是屏幕上方一栏嘛。”

“鼠标移到左上角试试看。”

李灵照做，结果看傻了。

“看着没什么东西，原来都隐藏在这里啊！”

“嘿嘿，左边是一些程序，右边可以切换工作区，对了，就是说你可以把不同的程序放在不同的工作区，然后一切换就可以了。<sup>20</sup>”

“这个设计，貌似 Win 系下面装软件也能实现吧？”

“这个不拖慢电脑的，而且天生就有！”

“总算看到一个熟悉的程序，火狐<sup>21</sup>浏览器！不过怎么联网啊？”

“可以的，我来吧！”舒涵找到相关的设置，给他连上了网。

“看起来也没那么难啊！”

“说难的都是心理作用，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很多数码产品你不看说明书，拿来就用？”

“有，不知道为什么。”

“习惯。”

“哦，还真是，其实人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要打破旧习惯，建立新习惯，确实有点难。数码产品基本上播放键都是三角符号，暂停肯定两个竖杠，停止肯定是方框。”

“对啊！所以嘛，不着急，慢慢用，C++ 都能学会，这个也不怎么难的！”

“是吗？一看这界面，我就觉得特有感觉呢，好吧，不过 QQ 怎么上啊？”

“不是有网页版的嘛，我就用那个。”

对李灵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它意味着，要颠覆自己一直以来已经养成的很

---

19 所有类 UNIX 系统都有的一个用户，名字叫 root，它能完全控制电脑。而 Windows 的管理员账户，权限还不如系统本身的权限大，并不能真正完全控制电脑。

20 这个就是 Gnome3 的 Gnome Shell 桌面

21 火狐 (Firefox)，一个开放源代码的网页浏览器。

多习惯，毕竟改变习惯要比建立习惯难很多。

“感觉，确实不一样，舒涵，教我怎么用命令吧，有时候用鼠标点这点那的，虽然很简单，也很直观，但是，总觉得有点没效率，是不是在这下面，一行命令下去，就什么都解决了？”

“差不多，不过这里的命令参数怎么也得十多个吧，我学的时候很费劲呢！”

“别说十多个，一百个我也能学会，更何况还有个 20/80 原则<sup>22</sup>呢。”

“成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我要回家咯，我爸还等着我做饭呢！”

“别介，我妈准备做饭招待你呢！”

“不要紧，先欠着好了，等下次吧！”

“舒涵啊，留下来吧，平时上学都那么紧张，朋友之间除了上下学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能交流。正好，借这个机会好好聊一下嘛！”舒涵的老妈敲了敲李灵房间的門。

盛情难却，舒涵只好给爸妈打电话：“喂，老韩，李灵老妈把我扣押了，看来今天中午的饭只能让老郭<sup>23</sup>同学搞定了。”

对面接电话的是个女声：“唉，好吧，好好玩。老郭！做饭，孩子不回来了！”

放下电话，李灵问她：“你……就这样称呼你老妈？还有，你……跟谁的姓啊这是？呃，还有，你在一男孩子家，你爹妈就一点都不担心？”

“现在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我爸是从国外回来的嘛，让我最无奈的是，他在国外玩野了，在家直接让我叫他老郭，老韩也被他带坏了；第二个问题，本来他们是想给我取名‘郭雨霏’的，但是老韩不太同意，两人没法统一意见，所以老郭就给我找了个相对比较熟的‘舒’姓，谁的姓也不跟；第三个问题，嘿嘿……”舒涵掰了掰手指头，一脸坏笑，“敢不敢？我刚才忘了说了，我还练过跆拳道！小心下一秒就到医院报到哦。”

“第一，让我叫我爸老李，我真叫不出来。”李灵话没说完，在厨房帮忙打下手的老李就笑了：“这你随便，我不在乎。”

李灵接着说：“第二，我就姓李，总觉得那样名字怪怪的。”

“其实当年给你落户的时候，你爸想用我的姓。”老妈又插嘴了“我姓吕，但不就是不愿意。你老爸没辙，还是按照大众的习惯来吧。”

李灵一听老妈也插嘴，一脸无奈：“舒涵，我真不敢进女生的闺房。”

“没关系，迟早的事，等你有了女朋友，我看你敢不敢进，嘿嘿！”这回换作舒涵了。

“怎么了今天，怎么了今天！”李灵一脸苦笑，“怎么都跟我作对啊！”

“哈哈……”舒涵在一边笑了，“老郭很开放的，他才不喜欢看着女生拘谨的样子呢，他就觉得为什么要让女孩必须规矩一点呢，顺便忘了说了，老郭当年参加过国外的女权组织。”

“原来你家老郭是个‘愤青’啊！”

“我家有意思吧？不过我也欢迎你回访呢！这顿饭看来我是逃不掉了，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从了你了。”

“什么嘛，什么叫从了我啊？”

舒涵一眨眼，吐了吐舌头。她总是给人看起来没有什么“规矩”的样子，但却根本不令人讨厌。

“开饭咯！”老爸在厨房里喊。

“女士优先。”李灵帮舒涵拉开座椅，让她坐下。

“阿姨，这个菜怎么做的啊？我尝起来觉得好像用了鱼汤。”舒涵指着其中一道菜说。

---

22 通俗的说，如果一个软件的所有功能是 100%，你可能只会用到其中的 20%，剩下的 80%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

23 韩寒同学，郭小四同学，委屈你们了～开个玩笑，嘿嘿

“对了，用鱼汤炖的。”老爸又插嘴了。

“别插嘴，讨厌！”老妈倒不高兴了。

“好好好，嗯同志。”老爸又想恶搞了。

“去，吃你的饭，大儿子！”老妈的反击够犀利！

“咱能别说了不？我只要去你们单位，你那帮姐妹都叫我‘大儿子’，我这张脸往哪搁啊！”

舒涵在一边，笑了，对李炅说：“你家还真是挺热闹的，你老妈不容易，养了两个儿子，好好对你老妈哈。”

“冷静，冷静，冷静。”李炅在一边说，“老妈，你也真是的，就因为这事，我老爸恨不得一个月都没出门。”

“我就想说嘛，老李同学，你弟弟不高兴了，快哄哄去。”老妈一直乐个不停。

“全乱了，”李炅一脸无奈，“舒涵，不会你家也这样吧？”

“我家？要真乱起来，绝对一片狼藉，我也掺和进去跟他们闹。不过我老爸就惨了，被两个女人欺负的男人真伤不起啊！”

“那就继续疯吧，他们这么一闹，估计今天老爸又要文思大发了，他就是这个习惯，上午跟老妈闹，下午就是上万字的写啊！也不知道是他来了灵感就闹，还是一闹就来了灵感，不过不闹的时候，他很少能写这么多。”

这一顿饭，大家是闹着吃完的。“太兴奋了！不行，我要马上去写东西！”老爸写作的瘾又犯了。

“那我不打扰了叔叔，我要走了。”舒涵准备要走。

“我送你！”李炅跟着舒涵出了家门。

“我家离这么近，就回去吧！”

“总得送几步吧。”

“难不成你要到我家再蹭一顿饭？”

“算了，那，拜拜。”

周一，李炅和舒涵来到学校，正好让褚帅看见了。

“早啊炅子！她是舒涵？”

“对啊，周末她去我家了。”李炅对着褚帅这个“洋相八卦王”说。

“这么快？”

“玩蛋去！装了个系统而已。”

舒涵在一边笑了：“你们哥俩还真的是，对了褚帅，以后你去当狗仔队吧，估计赚的大大的，哈哈！”

“系统？什么系统？难道是造人的系统？”褚帅又“邪恶”了。

“这几天没爱抚你，你是不是皮痒了？在女生面前说话还这么放肆！”李炅一看褚帅这么个不正经，直接拧住他的耳朵。

“哇哦，李炅，你们两个继续打情骂俏吧，我先走了，回头见！”舒涵笑着离开了。

“好了，我错了！放开我吧李炅！到底什么系统啊？”李炅治褚帅这一招，每回都奏效。

“Linux，怎样，没听过吧？”

“刚出了个Win7，Win8还没见踪影呢，怎么中间还来了个什么‘琳内克思’呢？不会是测试版的Win8吧？”

“你啊，除了学习成绩还行，整老师跟我站在一条战线上，出洋相第一，还有张口就八卦以外，其他什么都不在行啊，吧嘎<sup>24</sup>！”李炅喷完这哥们，然后就给他两个嘴巴，当然，没真打。

---

24 好吧，大家都懂的，日文バカ（baka，笨蛋）的谐音。

“我错了还不行嘛，你给我讲讲吧。”

“说白了就是另一种操作系统，好了，懂了吧。”

八班刚刚上课，“僵尸脸”就说了一件事：“马上就高考了，学校要求清场，这两天不能上课，去年咱们学校顶风作案，高考期间上课被举报了，这次上级盯上咱们了，所以，6月5号下午全部回家，把自己的东西都带走，9号<sup>25</sup>下午回来上课！”

讲台下面，同学们一阵骚动，别管放几天，只要放假就好，怎么着也能补补觉，玩玩游戏什么的。

“但是，别忘了，你们这几天不能闲着……”

在九班，“四方头”也在这么说，“学习的事情一刻都不能放松，你们要考大学，你们想想你们这些学长都要考大学了，大学里面你们就自由了！没有作业，一个星期也就十门课，活动很多，有你们玩的。不过你们也玩不好，现在大学生一抓一大把，怎么着也要考研吧？”

齐谦根本就不听这话，趴在桌子上。“全是骗人的，到我们能自由的时候，早他妈该结婚生子了！没钱不还是白搭嘛。”他在底下自言自语。

“我准备了往年的一些高考题，课代表下课去拿卷子。5号下午一套卷子，6号、7号、8号每天两套，9号该回来了，就放你们一马不布置了。”

“我靠，这还让人活吧！方政你这个变态老女人！”齐谦一脸愤怒。

别的同学一听“四方头”这么个布置作业法，一个个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他们知道这老师出的卷子是相当疯狂，那张卷子上的字密密麻麻，还小的要命，看来之前怎么玩的计划都泡汤了。

“行了，我们开始上课！”“四方头”总算说完了。

冷冰给舒涵传了一张纸条：“怎么办啊？每个老师都一堆作业。另外，他们的事宣判了，我成了单亲的孩子了。”

“我也在愁呢，学校果然成了榨取学生剩余时间和剩余精力的地方，这么个拼命做题法，唉，我也没办法。另外，是准备判离吗？”

“是的，我爸已经从家里搬出去了。估计去那个女人那里了，听说那女人怀了个男孩。”

“唉，无力吐槽了，要不放假来我家写作业吧。”

……

“什么？这卷子也太多了吧？又残念了。”褚帅一看发下来的卷子，一脸夸张的苦笑。

“唉，没辙，‘四方头’果然不是盖的，够魔鬼，我喜欢。”李灵看着这一堆卷子，“至少折几个纸飞机还是不错的。”

“你想被那个疯子罚作业啊？”

“怕什么啊，你觉得她有可能批这卷子吗？这么多，字还这么小，她忙得过来吗？”

“同学们注意，老师说了，卷子上的题抄到本子上作，写清题号、日期，回来交本子。”课代表在讲台上这样说。

“怎么办，失算了吧？”褚帅拍拍李灵的肩膀。

“还是能叠飞机的吧？”

“回去写作业咯。”

欧阳玉茹在一个她的摘抄本上写着什么。

别忘了，欧阳的父母管她很严，她以前记日记，是放在自己写字桌的抽屉里。记录那些她在音乐中的幻想、对未来的憧憬、和那些让她感觉困惑、惊奇、有意思的事。可是就在初中二年级的某一天，她的父亲把这个本子甩在她眼前，一页一页的大声读着，嘲讽她，然后将这个本子撕碎，扔进垃圾筒。“你不准有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给我好好的，老老实实的

---

25 小说设定的这个地方的高考比别的地方多考了一门，所以考试时间是6月7日到6月9日上午。



练琴，整天写这些鬼道道干嘛！有个屁用！”

她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写过日记。可是，青春期的孩子，谁没有过幻想？“爸说了，这是不对的，我撕了它。”她把那页纸撕下来，团成纸团，扔在一边。

中午放学了，风很大，纸团被吹出了窗外，真是无巧不成书，掉在了去食堂吃饭的舒涵的脚底下。

“唉，谁啊这是，真不环保。”她准备扔进垃圾筒的时候，却发现纸团上的一行字：“舒涵，你是天使，还是魔鬼？”

“我没得罪谁吧？”她把纸团展开，看到的却是一段优美的文字：

一直觉得，在昏黄的路灯下，缓缓飘下的雪花，很美，记得那个冬天，我轻轻抬起头，一片晶莹，慢慢融化在睫毛上，耳边是回到过去，音符很轻，很轻……

我知道，我有一个好父亲，我知道，我是他的梦想，他虽然很凶，但他肯定是爱我的，可是，我却在困惑，舒涵，你是天使，还是魔鬼？

老师说：“马上就高考了，学校要求清场，这两天不能上课，去年咱们学校顶风作案，高考期间上课被举报了，这次上级盯上咱们了……”

从这开始，剩下的文字就是老师在课上说过的每一句话，一字不差。

“她是谁啊？不过，不管怎样，祝她好运吧！”舒涵自言自语，把纸条收了起来，“但愿日后能找到她。”

说起来，欧阳在假期的生活一如往常的紧张，毕竟放了暑假就要考十级了，而且父亲要她按照考试科目的顺序来弹，尽管作业很多，但这件事是一点都不能放松，“父亲的愿望就要在我身上实现了，我一定要努力！”

放假这3天，她拼命的练习，然后在晚上写作业，时间被占的满满的，但她一点都不敢放松。

……

“我靠，恶心死了，这个‘四方头’从哪弄来这么多题，卷子写了没四分之一，头都大了。”褚帅一边写作业，一边自言自语，“这就是老师的‘好办法’吗，太变态了吧！”

……

“嗯，这些题我很快就能写完，你跟着抄就好了，唉，老师这招果然够狠，先应付完吧，放假也不得闲。”舒涵一边安慰冷冰，一边奋笔疾书。

“涵涵，好多啊，真不想写。虽然你写的很快，6张卷子你都只剩一张了，可这么多，抄起来也很费力啊。”

“你想让我帮你写啊？”

“不是啦，是一点都不想写，觉得老师这样纯是填鸭，你说齐谦会怎么样了？”

“他应该不会写吧。”

……

6月初的城市，还不算炎热，很多人都会趁着这春意阑珊的时候出来游玩，三四岁的小孩，七八十的老人，还有年轻的情侣。公园里倒是很热闹，只是，几乎没有中学生的影子，很多学校都很重视放假的时间，毕竟竞争还是太激烈了。虽然近几年，孩子越来越少，有很多大学都招不满人，但是对于211、985这样的重点大学，还是会很吸引人；对于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上大学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也是他们在社会向上流动的唯一通道，可是，他们却没有这些孩子良好的学习环境，还有一部分人把那些应该用在孩子身上的钱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似乎大家压力都很大，也有人在不停的呼吁，似乎也多少有了这么一点点的变化，但是看看这些孩子，还是让人感觉很无奈，十有八九都是“小四眼”，而且看起来总是带点驼背。

可是，不上学吗，不上学干什么呢？自己的父母要上班，没有时间。再说这些知识对他

们来说，过去这么多年了，还能记得多少？再说哪个老板不看文凭啊，巴不得找博士呢！

齐谦在街上走着，他根本就没打算写作业，老妈不在家，去走亲戚了，老爸还在工地上。没人管了，去书店吧，看看有什么游戏没。

书店不小，游戏和计算机的书放在一起，齐谦有时也会看那些或简单或很难的书，他也不在乎能不能看懂。对于只能去网吧玩电脑的他来说，也只能这样了。

下午呢，老地方，网吧，继续征战。

“再差 10 元，就能买个优盘了，好东西都存进去。”他自言自语。

.....

“李炅，这卷子我帮你写了。”

“啊，老爸，你不是吧？”

“除了浪费时间，老师这样做出不来效率，整天写得头昏脑胀也记不住啊。”

“你不会又模仿我的字体吧？”

“你那字体太好模仿了，等着吧，一会就写出来。”李炅的老爸果然霸气十足。

“好吧，老爸，记得给我留点，要不然太过意不去了。”

“知道了，留多少啊？”

“怎么也得留一张吧。”

“成，就留一张。”

.....

“受不了啦！李炅说的真对了，这卷子就是拿来叠飞机的，要是轰炸机该多好啊，‘四方头’我恨你！”褚帅几乎整个身子都趴在了桌子上，“过几天还中考，这么个写法，我不活啦！”

说说两位老师吧。

“僵尸脸”被领导叫来做了监考，在考场里只能站着，不能随便走动，也不能看手机，更不能看书，一天下来非常疲惫。

“本来以为能歇两天呢，唉，没办法，继续干吧。”她自言自语。

.....

“不知道这些孩子们能完成作业不。这又是一年高考，没办法啊，就受着吧，考不分出来谁都好不了。唉……”她看着墙上那个男人的照片。

“四方头”倒是能赋闲在家，儿子上大学走了，老公病歿，家里就她一个人，日子很无聊，她想给孩子打电话，可是他快期末考试了，不忍心打扰，“还半个月他就回来了，到时候就能天天跟他在一起了，不知道孩子有没有跟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在一起了，高中没让他接触女孩，不知道他行不行啊。唉，以前总跟孩子吵架，可是见不到他，真想他啊。干点啥好呢？电视没好看的节目，出去又没有可以去的地方，整天待在家里吗？唉，再干几年我就退了，这一辈子全奉献给国家了，就盼退休金别给少发就好了。”

.....

“孩子啊，你都 30 多了，还不考虑终身大事啊？”“僵尸脸”回到家，饭桌上，老人一直问她。

“爸，我这些学生才上高一，领导任务压的紧，你就别为我操心了，等我带出这一届学生就结婚行不？”

“那不还得两年那？”

“唉，爸，我现在真没时间想这些事。”

“我今天看新闻，一个女博士她妈上街发名片给她女儿征婚，人家那个急啊，你让俺和你妈以后咋办啊！”

“唉，别着急了好吧，两年后我一定结婚。”

吃完饭，“僵尸脸”回到房间，叹了一口气。

高考结束了，同学们又返回学校。

“卷子都写完了没有？把作业本打开我检查一下。”“四方头”一上课就这样说。

唉，之前老师的要求又是虚张声势。

可是齐谦慌了，这几天他是一点都没写，要是交作业本，还是能蒙混过去，可这样一来，只等着挨骂了。

老师还是过来了，但没有检查他的作业：“你就算了，知道你不写作业。”

齐谦松了一口气，心想：看来老师是放弃我了，目的达到了。

但是，下课铃一响，谁知道“四方头”说：“大家下课吧，那个谁，那个齐谦出来。”

“我了个去，在这等着我呢！”齐谦垂头丧气的走出教室，“开静音吧。”

“为什么人家都写卷子了，你为什么不用？”“四方头”张口就问，“说你懒吧，也有比你懒的；说你笨吧，你也不笨；人家都做，你为什么不做？你光想标新立异，搞特殊，你不知道‘枪打出头鸟’吗？”

“知道你肯定不说话，行，你有权保持沉默，我叫你妈来谈谈总可以了吧？”

“连我都教育不好，还教育我妈？她天天打麻将，就怕没空啊！”齐谦在心里说，“电话您老随便打，反正不是空号就是打错了。”

“算了，你回去吧，果然是三脚踩不出个屁来。”

再过两个星期，就是中考，大家也基本无心学习，高考题登在报纸上，老师也会从里面找题让大家做，但是不多，毕竟他们才高一嘛，知识有限。

“那个，老师，我是真认真写了，都写的头痛了。”

在八班的语文课上，“四方头”仍然检查学生作业，看到褚帅的作业本的时候，脸色“由晴转阴”，这哥们的字实在太糟糕了，一看就知道是强打精神写的。

“你看看人家李炅，人家那字多工整！还认真写的？一看你这态度就不行。你俩天天在一块，你咋就不学学人家呢？别看你成绩好，不认真肯定退步。”

旁边的李炅一听，笑了，心想：“这让老李情何以堪啊，人家基本上都帮我写完了，我都没得写。”

“下次认真点，我就要你个态度。”“四方头”撂下这么一句话。

“又是态度，无语了。”褚帅小声嘀咕。

“你吧，写的挺认真，怎么没写完啊？我辛辛苦苦找那么题，你就这么对待啊……”

“这是只要一个态度嘛？‘四方头’你搞毛啊？”褚帅直接晕了，“我了个去啊，说白了还是认真完成作业嘛有木有，累死了。”

“大家这个学习的认真劲头不够啊，这题多吗？真是一点都不多，你们就是懒，学生不勤奋，跟本不行啊，你们跟那些农村的孩子比幸福多啦！人家5点就起床学习，一学学到大半夜……”

“天哪！她又在‘忆苦思甜’了，这根本是他们发展经济的钱被贪污了，哪有钱搞建设啊！”褚帅一听这个，又在小声嘀咕了。

李炅扔来一个纸条。

“褚帅，又在嘀咕了吧？”

“唉，只怕‘四方头’又要讲半天，烦死了！”褚帅回复。

“让他讲吧，再放假有时间吗？给你炫耀一下我的新系统嘛！”

“就她这么个折腾法，我怕没时间……”

“大不了到我家来写作业嘛，舒涵就是这么干的。”

“反正我老爸也觉得这么个写法太不爽了，要不是他上课去，在家肯定不让我写语文作业，他说太费时间了，除了应付考试没啥用。”



“嗯。”

齐谦看着冷冰走进单元楼，“还好，时间不算晚，再去玩两个任务吧。”他自言自语。于是他扭头去了网吧。

“我的天啊，这都些什么啊？”

李炅倒是解开了摩斯电码，可是，出来的东西却更让他摸不着头脑。

“wwue0e0ggfc0qmkgtttfn0t0ggfc0qmgy0ttfn0ggwh0glgl0ggwh0pgpb0……<sup>28</sup>”

李炅无奈了：“我的妈呀，这都什么啊，还加了密，不知道舒涵知道这是什么不？”

他一看舒涵 QQ 在线，就把这串字符发给了她，过了一会，舒涵回复：“完全看不懂，我对密码没研究，唉……”

“那咋办？”

“唉，要不我叫老郭看看？”

“那我也叫我老爸看看吧。”

说完这些话，李炅就去找老爸了。

“老爸，那个‘隐身人’又出现了，你帮我看看这是些个什么东西啊？”

“我看看哈……我知道了，我把我的电脑搬过来。”

说完，老李就去了自己房间把电脑搬了出来。

“这些就是五笔输入法<sup>29</sup>的按键啊，这家伙还真有点本事。”老李一边在键盘上飞快的打字，一边对李炅说。

“这我哪懂啊，再说五笔这么难学。”李炅在一边嘟囔。

“好用的东西往往不好学，忘了这句话了？啊，出来了，是一段寓言。”

电脑屏幕上写着这样一段文字：“从前有一支铅笔和一支钢笔，一个画画，一个写字。写着写着钢笔就没水了，铅笔嘲笑它，它没说话，灌满墨水继续写，随着时间的推移，铅笔越来越短，最后被丢弃。”

“这……这人是想搞什么啊？”

“这人有点不走寻常路啊，从这个寓言中，我看到的是，他觉得他是那支钢笔，有些人是铅笔，那些‘铅笔’会在嘲笑中磨灭自己的生命。”

“有点小自负啊。”

“回复他去吧。”

回到自己房间，李炅就给“隐身人”回复了邮件：“一个钢笔和一个铅笔的故事，再加上你之前发给我的那段有关教育的文字，你还真有点愤世疾俗的感觉呢。”

信发出去了，却没有像上次那样及时回复。

“我解开了密码。”第二天早上，李炅对舒涵说。

“是钢笔和铅笔的故事吗？”

“你怎么知道，不会那个‘隐身人’是你吧？”

“老郭学过五笔啊！你不能这样冤枉我！每次你收邮件的时候，我都跟你在一起呢！”

“可以是定时邮件吧？”

“真不是我，再说我为什么这样做呢？”

“这……”

“别忘了，早期接触电脑的人，很多都会五笔。我不会。”

“那……”

“另外你分析一下，我怎么知道你的邮箱的？还有，我想和你交流技术，也用不着这么神秘神秘的吧。”

---

28 这串编码依然很长，所以继续省略。

29 由王永民发明的一种汉字输入法，通过字根组字输入汉字。

“可是……网上都有的。”

“就因为你公开在网上，所以就不能确认是谁了，任何人都有可能的。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你还是没有排除嫌疑啊！”

这个时候，李炅的手机响了，隐身人发来了邮件：“不错哦，没让我失望，我就相信你能解出来。如果你解不出来，只怕我真的就穿帮了。我想你现在一定在怀疑你身边的人吧？”

“你看，不是我吧？如果是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还有，你没说过你还懂密码吧？”

“爱木搜里<sup>30</sup>，错怪你了。不过……穿帮什么意思？真是定时邮件啊？”

“有点怪……这个人知道你能破解出这个密码。”

“这样吧，你写一行字，我也给他发一个密码。”李炅还是不放心的，想出了这样一招。

“嗯……定时邮件有意思吗？”

“这样，我把这句话的拼音对应到手机数字键盘的按键，给他发一串数字过去。”

“可以的。”

发完以后，他们去了学校。

“差点迟到，呼……”

直到放假前，也没见“隐身人”回复。

“这人被我难住了？”放学的时候，李炅对舒涵说。

“有可能吧……”

“对了，后天放假了，我想你能不能叫上褚帅，我吧冷冰和齐谦叫出来，咱们一起吃个饭。”

“好的！”李炅一听，很兴奋。

这时，李炅又收到了邮件：“你厉害，还知道用手机键盘加密，吐槽也很有力，这局你赢了。不过，你还不会猜出来我是谁的，因为我是隐身人，不会让你知道的，我认识你，但我不在你身边，给你个提示吧，集中营。”

“这什么意思啊？怎么还牵扯上集中营了？”李炅越看越看不明白，可是他已经确认，果然是错怪舒涵了。几乎没人知道他研究过密码。

“不知道，这是什么密码？”

“和五笔码一样，没见过，这根本不是传统的那些加密方法。”

“或者，这根本不是密码，而是他的经历。”舒涵停了停，把书包背好，“他应该经历过很暴力的事情，或者他在这种性质的地方呆过。”

“不会是什么‘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吧？”

“有这可能，不过可以问他。”

“我回一个看看吧。”李炅在手机上回复，“你内心受过伤吗？”

“走吧，回家，看看他今晚会有什么。”

可是，没有回应。

第二天。

“同学们，”“四方头”又来布置作业了，“上次放假，作业不小心给大家布置多了，这次少布置点，这样吧，练习册之前有没写上的部分，回去都给我补上，没做的题都做了……”

对好学生来说，他们都老老实实的写了练习册，欠账不多；而齐谦这样的“大神”，他的练习册都能收回去直接再卖给别人，因为他连名字都没写。

“齐谦，我这次就盯你，最好是老老实实的，把作业写好，反正也快开家长会了，不好好表现我就告状。”

---

30 I'm sorry 的谐音。

“连我都教育不好，还教育我妈？人家打麻将呢！”他还是在下面小声嘀咕。

“好了，大家都认认真真的，作业都给我写好。”

……

“内啥，小帅子，朕要你在放假的时候和朕一起出来，和舒涵等人一起吃饭。”下课的时候，李炅就这样调侃褚帅。

“噫！”褚帅居然还真回应了，“你家小涵涵……”

“你恶不恶心啊！”

“我刀，何去何从……”又是褚帅最经典的跑调版《刀剑如梦》，这对李炅来说，根本就是上刑嘛！

“你有完没完了！停停停……”李炅都上去堵褚帅的嘴了。

“呜呜呜……”褚帅还是不停下，还是发出了跑了调的旋律。

“好吧，您老继续吧，看来我要出绝招了。”李炅停了停，“葵花点穴手！”把手指戳进了褚帅的胳肢窝。

“啊！”褚帅最怕别人给他挠痒，惊叫起来，“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真的真的错了，我真的真的……”

“服了你了，唉！”李炅很无奈，不小心交了这么个“损友”，没办法了，“明天学校门口集合，8点。”

“知道了！”

第二天，大家在学校门口集合。

“舒涵，去哪啊？”李炅问她。

“泉都公园。”

“那有什么好看的啊？只不过每年这个时候都有相亲大会而已，难不成你想去相亲啊？”

“不是啦！那里新开一自助餐厅，我吃过，味道不错，还便宜，今天咱几个就在那吃饭呗。”

“喂，舒涵，学校离这这么远，咱们就走着去啊？”褚帅最怕走路。

“坐车嘛，总之要先走到车站啊亲。”

冷冰拉着舒涵的手，不敢说话。而齐谦呢，一个人走在最后，一句话不说。

“对了，你打算分文科还是理科啊？”李炅已经很长时间没和齐谦聊天了，于是走到队尾。

“我不知道，但应该是理科吧，没办法。”

“对了，我有个问题，那次暑假……”李炅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别跟我说那个暑假！”

“对不起。”

李炅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唉，他怎么这样了，变化也太大了吧，不会是叛逆期连朋友也叛逆了？

在公交车上，李炅和褚帅在闹，舒涵抱着冷冰，而齐谦坐在一边，一言不发。

这就到了泉都公园。

“这餐厅果然了得，不错嘛！”李炅说了一声。

“我说吧，大家今天使劲吃啊！”舒涵对李炅说完，又对众人说。

……

在饭桌上。

“舒涵啊，那个跟你说话的男生是谁啊？”冷冰小声问舒涵。

“李炅，八班的。”

“他人怎样啊？”

“人还不错，典型的技术宅。”

.....

“李炅，”是齐谦，“你还在写程序吗？”

“嗯，对的，之前在学校搞了个恶作剧。”

“你是说那次微机课？”

“也是闹着玩嘛，对了，舒涵那次解出来了。”

“能说下原理吗？”

“基本上就是利用了一个漏洞，然后把老师想给大家看的東西给替换了一下，不过记住哦，非法入侵不是闹着玩的，我也只是给咱们学校的老师一个提醒，不能装完网络、装好杀毒软件就完事了，骇客可不一定会用病毒来攻击的。”

“等等，‘骇客’和‘黑客’有区别吗，不都是入侵别人电脑的人吗？”

“从英文单词上就不是一个词，‘骇客’英文是‘cracker’，‘黑客’是‘hacker’；另外，两者的目的不同，骇客是干坏事的，而黑客纯是在研究技术，不搞破坏的；还有，黑客有一些守则的，比如不恶意破坏任何的系統，不修改任何的系統文件，不侵入或破坏政府机关的主机，不将你已破解的帐号分享于你的朋友等等，不遵守这些规定，就不能算是黑客。”

“又是规定，见这个词我就烦。”

“不过这东西也需要啊，要不然就乱套了。”

“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些都是领导意志，他们觉得舒服就成啊，才不管我们呢。”

“啥时候变得这么‘愤’啊，不过嘛，我是不跟他们玩，没劲。”

“呵呵，现在你都玩什么游戏啊？”

“都玩腻了，所以目前以研究技术为主，顺便，网上还有一个要找我挑战的人。”

“谁找你挑战啊，好吧，还真有点意思。”

“也是个牛人，不知道是谁，好像还挺自负的说。”

“各位，我献歌一首！”褚帅又兴奋了，“我刀，何去何从……”

“大哥，我服了U了，别伤大家的耳朵了好吧？”李炅一脸无奈。

褚帅只当没听见，继续唱。舒涵等人都在笑，而周围的人也在围观。

“看来歌坛巨猩在这诞生了！”舒涵都笑的直不起腰了。

“李炅，我真同情你。”齐谦一看李炅那张苦瓜脸，也乐了。

而坐在一边的冷冰，脸上也有了笑。

.....

“今天真痛快！”他们散场了，而褚帅还真是有点没心没肺的，“炅子，陪人家回家吗？”

“大哥，你饶了我吧，你今天真的伤到我的耳朵了。”李炅掏了掏耳朵，“还有，不要八卦啊，好不容易有个这样的姐们，我可不想变味了。”

“对了，你说的那个新系统什么时候让我去看啊？”

“明天呗。”

“还叫舒涵吗？”

“什么事情又叫我啊？”舒涵听见了。

“没……没啥。”李炅掐了褚帅一下。

“啊！”褚帅叫了一声，“对，没啥，真没啥，就是我明天去炅子家。”

“好啊，我在阳台上拿望远镜偷窥就好了。”舒涵果然够“邪恶”。

“不行，明天我得拉上窗帘，我要是被偷窥了，我就没脸嫁人了。”李炅一听舒涵这样



说，直接紧张了。

“嘿嘿，灵子，你这回有麻烦咯！”褚帅在一边幸灾乐祸。

“你怎么还嫁人啊？”听李灵这么一说，舒涵懵了。

“我觉得嫁娶差不多。”

“那得看哪位美眉愿意收留你咯。”

“你可以吧？”褚帅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舒涵笑了，不说话。

李灵又踩了褚帅一脚：“你是猪啊！别胡闹了。”

“好吧，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真的真的错了……”褚帅又来这一套了。

“好了，饶过你了。”

第二天，褚帅果然到了李灵家。

“开机，让我看看那个‘琳内克思’吧。”

“好吧，先震你一下咯。”

开机了，李灵进了 Linux 系统。

“感觉还不错，不过有 QQ 什么的不？”褚帅也感到好奇，毕竟除了 Win 系没见过别的什么系统。

“没有，不过也不是没办法，我到是找到了一个叫 Wine<sup>31</sup>的东西，可以运行一些程序。”

“那不还是什么都没有啊。”

“没关系啦，有代替程序啊，我现在都基本找齐了，一样用，没什么障碍。”

“界面到是很漂亮，对了，中毒不？”

“有这可能，不过，跟中彩票一等奖之后被雷劈的机率差不了多少，而且这东西有漏洞也会很快补上。毕竟源代码是开放的嘛！”

“我试试。对了，还记得舒涵昨天说的什么不？”

“妈呀！我得把窗帘拉上。”说完，李灵看了看窗外，没发现有人在偷看，抓紧拉上了窗帘。

这时，家里的电话居然响了，李灵一把抓起电话：“喂？”

“我看见褚帅了，你还拉上窗帘了是不？”电话那头真是舒涵。

“你还真看啊！”

“对啊，给你装了这个系统，你给人家炫耀，我也满足一下虚荣心嘛。”

“我睡觉的时候，不准偷看！”

“切，你那睡相，没人看。”

“你……”

“开玩笑呢，晚上又看不清楚。”

“好吧，还过来不？”

“不去了，我看碟呢。”

“不会是日本产的吧？”

“真的，你猜对了，鬼片。”

“不打扰你了，挂了。”

“喂，灵子，这东西是不错，就是有一种很怪的感觉，我不熟啊！不过以后给我装一个吧，我也去研究一下咯，先不玩这个了。”

“那就重启吧，进 win 系应该不可能不会用了吧。”

晚上，李灵就在 QQ 上给舒涵留了言：“你赢了，褚帅也上钩了。”

---

31 Wine: 一种可以在 Linux 和 Mac（苹果系统）下模拟运行 Win 系程序的软件，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程序都可以。

“哈哈，不错，这东西就是为你们这些爱钻研的人准备的，啦啦啦，哈哈。”舒涵一看这句话，来了精神。

“喂，大姐，淡定。”

“我！就！不！淡！定！啦啦啦……”

“姐，我求你淡定还不成嘛！”

“我就是高兴！”

“唉，好吧。”

……

再到开学的时候，老师发下了一张纸，到了高二，就要分文科和理科了。

“同学们，下个学期我们就分文理科学了，大家回去和家长商量一下，这个周末开家长会，下周交上。”“僵尸脸”对同学们说。

“喂，炆子，学什么啊？”褚帅小声叫李炆。

“理科嘛，这个没什么说的。”

“我跟你！”

到了下午放学，李炆问舒涵：“你学什么科啊？”

“我嘛，肯定理科，我想参加竞赛，听说能保送香港的大学，也省得高三这么折腾了，你呢，以后有什么打算？”

“出国吧，我不打算在国内上学。”

“不错啊，比在国内闷着强，我家老郭和老韩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别人真不一样。”

“不过上面不是说，不让分科嘛。”这时，李炆又收到了邮件。

“龙飞，如果没猜错，你这个时候应该为文理分科的事情头疼吧？我们学校也分科，不过如果不分科的话，一共要上十多门课啊，很爽是不是？”这封邮件只有这几句话。

“这个家伙有意思，看来也是过来人啊！”舒涵在一边看着呢。

“想必这哥们头疼过吧。看他对电脑这么有兴趣，也差不多是个理科。”

“那就知道了。”

在欧阳回家的路上，欧阳的老爸对玉茹说：“报理科，以后出路好。”

其实玉茹没得选，她没有发言权。当然她也觉得没有发言的必要，老爸说的一定对啊。

“冷冰，你打算选什么？”齐谦问冷冰。

“理科。”

“又是理科。怎么都爱学理科啊？”

“文科不是要死背很多吗？”

“也是，文科就是‘背多分’啊，唉！”

“你呢？”

“我，还是理科吧，实在是不愿记那么多东西。”

晚上。

“隐身人，其实我一点都不头疼，果断理科，要不然我这头脑可真受不了死记硬背的折磨，我得留着这个头脑找出你是谁呢！而且我老爸也不会干预我的决定，顺便透露一下我出国。”李炆回复了“隐身人”的邮件。

过了一会，隐身人回复了：“哼哼，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我也只能祝你好运了。对了，近期我会再干一票，一定要赢我哦！”

“看来我得想想怎么知道他的IP地址，要不然就成了‘打哪指哪’了。”李炆自言自语，“写个小程序吧，好久没动手写程序了。”

当然一个班大约有八成的人选择了理科，至于选文科的，一定会并到新的班级。至于家长会，也不过是确认一下家长的想法，做点“思想工作”，没有问题就确定下来了。

过了几天。

“快放假咯！”褚帅伸了个懒腰。

“是啊，还真不知道做些什么呢，再说吧。”李炅打了个哈欠。

## 6. 现在时

放假了。

虽是晴天，却总是雾蒙蒙的感觉。

听老人讲，这个城市曾经有很发达的工业，粉尘的污染一直很重。虽然近几年淘汰了不少重污染项目，可是这个城市独特的地形，还有树木的减少，看起来没有太大的改观。

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外面只有鸣蝉和汽车的声音。人们在这种天气下都不怎么想出门，另外，到这个城市来旅游的人说，这个城市太湿，很不好受。于是有人开玩笑说，有个作家写了这个城市的春、秋、冬，其实也写了夏天，不过因为字数太少就没发表，他写的是：“真热！”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在屋里呆着，开着空调。即使这样，人们还是懒懒的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做。

欧阳玉茹快要钢琴考级了，父母不让她出去，她也只能天天练琴，那些曲目对她来说都成了条件反射，几乎到了堵上耳朵也不会错的程度，这让老爸很满意。

“等着过了十级，就让她参加数学竞赛吧，要是保送了，那最好了。不过这一阵子光顾着练琴了，数学没怎么学，得让她补上。”老妈这样对老爸说。

“那是啊，这么个孩子不好养啊，快出息了。”

“李炅，出去玩不？”舒涵给李炅发了QQ。

“去哪？我在家除了陪老爸玩游戏，就是帮老妈干家务活，他们也想让我出去转悠一下，就是天太热了。”

“南部山区啊，那里凉快，还好玩，怎样？”

“好啊，就咱俩吗？”

“咱们这一干人咯，就咱们俩多没意思。”

“好了，我叫上褚帅，你叫齐谦和冷冰，就这样。”

“对了，带个相机啊，还有，我有手机了，这就把手机号发给你。”

“我的手机是……<sup>32</sup>”

“好的，哈哈！”

说完这些话，李炅就给褚帅打电话了。

“喂，帅子，舒涵叫咱出去玩，去不？”

“又是我们这几个人？”

“对啊，南部山区啊，我也想去呢！”

“这么热的天，不想出门啊！”

“唉，好歹那里也凉快啊，你不会要一直宅在家里吧？”

“怎么不行啊！”

“不行啊，都不出来，我和她俩人没意思啊！”

“你俩人才有意思呢，嘿嘿。”

“喂，不要这样嘛，出来吧！”

“好吧好吧，看来我等只能当电灯泡了，没想到灯泡比主角还多，有意思。”

“那就这样，我挂了。”

.....

“妈，我下午3点到家，回来就呆两个星期，然后回去打工。”电话里，“四方头”的

---

32 这是人家的隐私，就不发了。^\_^

儿子正在回家的路上。

“啊，孩子，怎么呆这么短啊！你不知道妈想你了嘛。”虽然放假了，“四方头”还是会自己的办公室里备课。

“她那个给我找了个活。”

“哪个她啊？”

“妈，我有女朋友了。”

“啊，哎呀，孩子啊，你不会有了女友就忘了娘吧？”

“不会啦，爸走的早，你一个人还得上班，我总不能放下你不管啊。不说了，手机快没电了。”

“挂了吧，孩子。”

“四方头”这个时候心里在想：没让你在高中就谈恋爱就对了，那根本不是时候啊，现在的孩子都这个样子，一个个都这么早熟，多大的孩子啊，整天想这些那些事。

她看着桌上的一本没收来的杂志，封面上是性感的女明星。

“现在这些年轻人我是真不懂了，怎么都这样啊，穿成这样。搁我们那个时候，不得被骂死啊！还有这些新进来的老师，个顶个的会打扮，是不是我真的老了？”她在自言自语。

“下午去接孩子吧，孩子呆不长啊！”

.....

“果然啊，南部山区真是凉快！”褚帅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也比市区好很多！”

“哈哈，比网吧里面的烟味是好不少，我也不太想在网吧呆着。”齐谦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是比城市里污浊的空气清新了不少，这人也真是的，不注意环保，我们也只能到这里来呼吸空气了。”

“怎样，不错吧？”舒涵很是高兴。

“嗯，很久没来过这里了，保护的不错。”李炅感觉内心很清澈。

“涵涵，”冷冰也是第一次来，“这里的风景，好美！长这么大也没有仔细看过这个城市。啊！”她长长的喊了一声。

“对啊！城市里得有这样的风景，如果我是市长，我就把树种满整个城市！”齐谦带着点愤愤不平的语气说。

“我又想唱歌了。”人类已经不能阻止褚帅了。

“雅蠃蝶<sup>33</sup>啊！”李炅脸色立马就变了。

“好吧好吧，我就不唱了，出个洋相吧。”

“不是吧，你非得闹出点动静不成啊？”

“炅子啊，你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太正经。”

“哦买嘎！我不正经行不行……吓吓吓吓吓……”李炅话都说不对了。

“哈哈哈哈哈，你们两个活宝啊，真有意思。”舒涵又一次笑的不行了。

“唉，李炅啊，你上了高中怎么也变了？”齐谦似乎也很无奈。

“唉，兄弟，我被这个家伙夺了纯洁啊，你可要替我作主啊！”

“好吧，你真可怜。”

站在一边的冷冰笑了，看着他们这样的自然的在一起玩，而自己也找到了一种归属感。这时的她觉得自己不再孤单，而包裹内心的那层硬壳，也裂开了一道缝隙。

时间过的很快，转眼到了下午。

“大家玩得痛快不？”舒涵对大家说。

“很少出来，这次真开了眼界了。”齐谦说。

“咱们回去吧！”李炅很高兴。

---

33 日文やめて（yamete）谐音，意思是“不要这样”。

晚上。

“舒涵，还是不太会用 Linux，字符命令怎么用啊，求帮忙啊！”李炅给舒涵发了 QQ。

“嗯，知道这个系统有一个哲学吗？”

“什么哲学？”

“一个程序只负责做好一件事，剩下的只是这些程序如何组合使用。”

“这个我得好好学学，现在我都觉得以前了解的黑客知识不够用了。”

“记住，这个系统是简单的。如果这个你没法理解，黑客你也做不好，真的。”

“这……不过，怎么把这些程序组合来用啊？”

“管道，用 ‘|’，这个就是管道符，作用嘛，就是把前面程序的输出作为后面程序的输入。这样吧，find 是列出包括子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而 grep 是过滤指定的字符，试试列一下你电脑里的所有 MP3 音乐吧。”

“我想想哈。”

“嗯。”

“是这样吗？find|grep mp3？”

“哈哈！撒花！我果然没看走眼，你以后就会用这些命令来做很多事了！我给你发一份常用命令列表过去，你慢慢研究哈。”

“好的，这比上网找一个专门搜索文件的程序方便多了，我真要好好研究一下了。”

“你信不信，其实我从这个系统的哲学出发，也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哇，你真行啊，你觉得这个世界是怎样的？”

“要我说，两个词就能解释，一个是‘简单’，一个是‘平衡’。”

“啊？不是吧？”

“你以为这个世界是复杂的？抑或是不平衡？”

“我真没想过这些问题，唉，舒涵，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真的，不过有关这个‘简单平衡’论，我想听详细的解释。”

“嘿嘿，你想想吧，这个世界看起来很复杂，可是追根究底，却不是我们曾经认为的样子，比如三角函数，再怎么变，却还是可以表示成  $y=A\sin(Tx+n)+b$  的形式，却不是一大堆乱乱的东西，再比如相对论，就是  $E=mc^2$  不是吗？”

“对啊，我用小学的一个应用题写过个程序，我以为那个程序会很复杂，结果写出来才发现，有效代码才 9 行。不过这是自然界啊，人和人也是这样吗？”

“也是这样的，你越是把人想的复杂了，你就越难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妈呀！天哪，人类已经阻止不了你了，太厉害了！”

“嘿嘿，另外，复杂的东西出 Bug 的机率也会很高啊！”

“好吧，我信了。不过那个‘平衡’怎么解释啊？”李炅又挠头了。

“世界是平衡的，但它是动态的平衡。”

“简单来说，就是失衡意味着崩溃？而只有平衡才能维持这个世界？”

“哈哈！对的！不过呢，不要去要求静态的平衡哦，我再说一遍，这个世界是在动态中寻找平衡的。”

“你真行，服了你了！”

“今晚聊的真不错！Cheer！”

第二天。

“孩子，现在放假了，你在家也没什么事，找个男朋友回来啊！”“僵尸脸”的父母又在劝她找男朋友了。

“唉！爸，我不是说了吗，我现在真的没精力找对象，开学以后又是公开课比赛，我得准备啊！真的别整天说找对象的事了，我没时间。”

“孩子，楼下你张姨整天问我：‘小江找男朋友了没，要不要我帮忙介绍啊。’你说我好意思麻烦人家嘛！”老妈的眉头都拧成一个疙瘩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让我们怎么办啊，你整天忙备课，忙试讲，忙这忙那，你这妮子咋就不想想自己啊！”老爸都急得出了一头汗。

“还不是因为你们啊！大学不让我找。”女儿也急了。

“唉！你这孩子，怎么能怪我们呢？你上学的时候都想你好好学习，恋爱的事先放放，这么大孩子了，怎么连个轻重缓急都分不清呢？”老妈显得有些伤心，差点哭出来。

“就是因为不想分心，所以好多人都错过了！”女儿看起来都想拍桌子了。

“唉，怎么让你找个对象这么难呢？”老爸一看女儿这架势，无奈了，只好再一次打消了让女儿找对象的念头。

老两口想抱孙子很久了，可是女儿一直不给力啊！你说说这孩子想什么呢？

.....

“老爸，这个世界是简单的吗？”李灵问老李。

“肯定不复杂。你信吗？”老李正在写稿，不过一直没有思路。

“我还是信了，这是舒涵说的，她太有才了！”

“哇，真是不错，我跟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啥都不知道。”

“而且上次她给我装的那个系统，也真的很强大，她说她是从那个系统悟出来的。”

“等一下，我来灵感了！原来只要这个角色认为世界是简单的就可以了！孩子，这真得感谢你给我提供了这个点，我有思路了！”

“老李同志，您抓紧写吧，如果我没记错，交稿日期快到了。”

“好吧，本来还想跟你多聊一会呢，那我先写吧。”

过了些日子，欧阳考级的日子终于到了。

“嗯，明天就去考级了，一直练的都不错，听起来可以说就是 CD 原声了。”老爸的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早点休息。”

“老爸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欧阳自己心里也高兴。

晚上，她做了一个梦。

“不错，孩子，过了。”老爸难得一笑。

“孩子，考这个学校吧，以后好就业！”老妈对她说。

“孩子，考研成绩出来了，可以进这个学校了！”一切顺利，她又考上了研究生。

“孩子，公务员明天面试，穿这件衣服吧！”毕业以后，她居然成了公务员！

“孩子，我给你安排了相亲，明天就去吧！”然后有一天，她被带去相亲。

相亲？

“我们家孩子很乖的，绝对是个好孩子！”

“那挺好啊！就这么定吧！”对面的男生还挺帅的。

可以约会了。

“不过为什么每次你出来，你妈妈总是陪着？”这男孩子觉得她怪怪的。

“我们不放心啊！”老妈又插嘴了。

“那……好吧！”

婚宴。

“看新郎，玉树临风；看新娘；大家闺秀……”司仪在台上耍嘴皮，台下都是亲朋好友……

一切都像是过电影一样，看起来是个很梦幻的故事，可是当她梦见自己 40 岁的时候，这个美丽的梦境却像打碎的玻璃一样，不再美好。

“你这孩子，说啥啥不听！”她梦见她在教训自己的孩子。

“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整天让我学这学那，我就是不学！”孩子这小脾气还挺犟。一阵争吵，她对孩子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这都不算什么。

“玉茹，我在外面有人了，我们离婚吧！”

“你怎么这样啊！我在家好生的伺候你吃，伺候你穿，你居然这样对我！”

“就是因为你只把自己当作一个仆人，整天除了家务就是家务。想带你出去玩，你啥都不会，还动不动拿你的爹妈来压我。我们之间需要一些新鲜感，可是你总是墨守成规，生完孩子咱们一共亲热过几次？对，我总觉得你是个女神，不敢对你动手。这日子平淡到一点也没什么，但不可以这么无聊……”

她惊醒了。

“这是怎么了？一定是我做梦的方式不对。”她自言自语完又躺下了。

果然是做梦的方式不对。

“欧阳小姐，来，干一杯。”这次更离谱，场景居然是夜店！

“好！”欧阳一口闷赢得满堂喝彩。

上了研究生以后，父母没有精力再去管制她了。对这个社会全无防备的她，学会了堕落，整日出入夜店，和老男人喝酒。

“欧阳，你给我出来！”有时见到父母，她也醉的东倒西歪。

“嘿嘿嘿，找姐啥事啊？”

“你看看你都什么个样子？跟个狐狸精似的！我们养你这么多年，你倒越学越倒退了！”老爸很生气。

“操，你管我？你管我这么多年，我他妈的都觉得太憋屈！我就想放纵一下怎么了，地球不转了还是天崩地裂了？”

“我打你这个臭不要脸的！”父母很生气，想打她。

可是人毕竟老了，反而是他们被打。

“你们年纪大了，生这个闲气干吗啊？老实在家呆着去！”

老爸一听这话，直接昏过去了……

她再一次被惊醒了。

“天哪！这都些什么啊！”欧阳这次彻底失眠了。

天亮了。

“李炅，昨晚做梦没？”一大早，舒涵就给李炅发了短信。

“我一般都睡的死死的，就是做过梦也记不得。怎么了？”

“我给你托梦了。昨天看一文章，说怎么托梦，我就想试试，你咋就睡这么死呢？”

“没辙。”

“坏了！那上面说，镜子旁边不能有别的东西，否则就会把梦托给那个东西的主人！这回我玩大了！”

“你先hold住，怎么回事？”

“镜子旁边有我在学校捡的一张纸，杯具了！”

“可是你到底托的什么梦啊？”

“倒也没什么，只是我昨晚陪老韩看的狗血肥皂剧的无聊情节而已。”

身经百战的欧阳，这次却显得有些紧张。

在钢琴前坐定，她开始演奏。这么长时间的“特训”，让在场的老师都很惊讶，这根本就是CD原声啊！

场外的老爸也很得意，觉得自己这么个办法很有用啊！

就在这时，玉茹的手下却不知怎么回事蹦出来一个错音，这让她心里一咯噔，坏了！这怎么办？她停了下来，面色苍白。

老爸还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这一停让他脸色直接来个“晴转阴”。

键盘上滴上了水珠，也不知道是眼泪还是汗。

“对不起，同学，”老师说话了，“这个钢琴有点毛病，重新弹一下吧。”

欧阳定了定神，从头弹起了这段曲子，随着旋律的进行，又到了那个地方，“不要出错，不要出错，不要出错……”她在小声念叨。

到了那个地方，欧阳还算是幸运的过去了，看来钢琴的质量并不是老师说的那样啊！

这首曲子总算过关了，还剩最后一首。也不知道是昨晚做梦让她精力不集中，还是她害怕失败，居然又出错了！

这一错，直接引起了后面一连串的错误。她的身体开始抽搐，手也不听使唤了，外面老爸一听里面乱七八糟的，脸直接就涨红了。

“咚！”像是什么东西落到地上的声音。

“小心！”里面传出了老师的喊声。

老爸冲了进去，看见玉茹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赶快抬出去！”老师扶起已经昏迷的欧阳，可是老爸却有点无动于衷的样子。

过了好久，欧阳醒了。

“爸爸，对不起！”她知道，这次坏事了。

“啪！”一巴掌打在欧阳脸上，留下的是清晰的掌印。

“回家！”老爸显然是失望加愤怒乘以梦想破灭的平方。

欧阳坐在车的后座上，将自己抱成一团。她不哭，从小都是这样，挨打以后，她都被要求不准哭，理由大家都听过：犯了错还有脸哭？

回家以后，老爸就开骂了：“你个废物，白练这么长时间了！我和你妈为了你考这个级容易嘛！你看看你这个熊样，真想一棍子敲死你，不争气的东西！”

老妈倒也挺配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对孩子说：“孩子啊，我们不容易啊，现在什么都涨，就是工资不涨。为了让你考级，给你花了多少钱啊！你还这么不争气，你让我们怎么办啊！”

欧阳站在一边，头埋的低低的，整个人缩在一起，倒很像电视剧里面犯了错误的日本鬼子一样。

“重来！”老爸打出了有史以来最响的“雷声”。

就这样折腾到晚上，筋疲力尽的欧阳梦见了舒涵。

“欧阳，对不起，今晚我再次托梦给你，是为了向你道歉，本来昨天我是想托梦给李昊开玩笑的，没想到我有点失误，对不起！”她梦见舒涵向她道歉。

“我不接受，我爸的梦想破灭了，我怎么办？你这个坏女孩，走开！”她显然不准备接受道歉。

“不，我不是坏女孩。”

“你怎么不是？你看你有个女孩该有的样子吗？整天放肆的笑，校服上还画着各种小图案，虽然你不化妆，可是把头发整的这么漂亮有用嘛！而且，你还整天和男生在一起，你是想勾引人家吗？”

“可是，你自己一点想法都没有吗？你只是为了完成你父母的愿望而活着？”

“要你管！我的梦想就是我父母的梦想，离我远点！我讨厌你，我恨你！”

可是她明明看到舒涵背后长出了白色的翅膀，舒涵是天使！

“你是天使还是魔鬼？你一定在骗我！”

“你看看自己吧，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欧阳明明看见了自己身后长出了撒旦的尾巴。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走开啊，走开！”欧阳一脸的紧张。



“是天使，还是魔鬼，完全取决于你的内心，如果你用一颗友好善良的心对待他人，你就是天使，如果你用恶意对待别人，你就会成为魔鬼。”天边传来这样一段话。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欧阳一直在念叨这几个字，觉得自己见不得阳光，她现在一定觉得自己是个魔鬼。

“欧阳，不要怕，会好的！”舒涵对她说。

“我不要你们，这一定是假的，我看到的一定是反的！”欧阳仍然在拒绝，“不要！”她再一次惊醒了：“舒涵，我恨你！”

过了一晚，早上，舒涵给李灵发了一条短信：“能出来一下吗，我有些事想要找你打听。”李灵下了楼，看到舒涵在楼下。

“我昨晚给那个人托梦了，可那个人我好像从那里见过。”舒涵一见李灵就说起来了。

“都梦见啥了？”

“她是魔鬼，我成了天使，她还觉得我才是魔鬼。”

“她长什么样？”

“很瘦小，短发，看起来很固执，很保守。”

“怎么听起来这么像我们班的欧阳玉茹啊？”

“她怎么个情况？”

“我也不了解，她从不和男生说话，除了不得不说的時候；而且她很听老师的话，甚至不惜和同学闹翻；而且她见了漂亮的女孩，就很鄙视。”

“这样一说，还真是个怪人啊！果然不是一个世界的。”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跟个机器人一样，没思想。”

“对了，我带了一张纸，你看看是不是她的？”说完，舒涵拿出了她上次捡到的那张纸。

“我看看哈……”李灵拿过这张纸，仔细的看了个遍，“字体挺像她的，而且你看这一句，”李灵指给舒涵看，“她就是以她父母的愿望为自己的愿望，我也听说她父母好像对她要求挺苛刻的。”

“从字体来看，她好像是一个很保守懦弱的人，而且很容易妥协。”

“这是笔迹心理学的内容吧，你研究过？”

“是老韩研究过，她跟我说的。”

“哈？你妈是研究心理的？”

“对的，哈哈！其实，这方面的电影我也看了不少呢！你喜欢看电影吗，这些内容我可以借你几张碟的。”

“我其实不太喜欢看电影，而更倾向于啃书本，我倒是可以借给你一些英文原版的小說，我爸以前学英语的时候买了不少呢！然后我没事就看。”

“看来你英语应该不错哦，不过我们是不是扯远了。”

“怪你吧？”

“怎么是怪我呢？”舒涵还有点小不讲理，“谁让你说笔迹心理学把我带跑了？”

“好吧，怪我，怪我。不过今天干点啥啊？不过那个系统，我倒是开始上手了，至少装软件我不用图形界面的那个程序了，不直观。”

“哈哈，不错，你就继续研究吧，我回家看碟去。”

“那就八八咯！”

……

“欧阳你给我记住，不好好干就把你送到农村去种地！我养不起你。练琴去！”

这招是欧阳老爸单位上的老局长对付他那个不好好学习的孩子的办法，倒还是挺有效果的。唯一让人不舒服的是，在他们眼里，干农活似乎成了一种类似于劳动改造的东西存在。说的上纲上线一点，这是看不起农民啊！

习惯于城市生活的这些孩子们也许会对“汗滴禾下土”的生活感到恐惧，农村在他们长期耳濡目染所了解的概念里是落后、愚昧、贫穷、辛苦的代名词。而不得不说的是，这样的恐吓，似乎也使得人们越来越排斥农村人而不是包容他们。

可怜的玉茹，这时候不得不准备第二年二月的考级，而且父亲下的是死命令，如果她再失败了，会不会真的就被送到农村干农活了？

对欧阳桑来说，他说再狠的话，可是那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就算是真的送到乡下，也不能让她在那里生活一辈子啊，万一她在乡下学坏了怎么办？只是自己年轻时未实现的愿望让孩子搞砸了，他真是觉得恨铁不成钢。毕竟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赶上好时候了，总不能让孩子输啊！

从孩子房间里传出的钢琴声和她考级之前练习的时候的琴声一样，听起来很完美。可是他却从中听出了别样的感觉，他感觉孩子正在表达一种委屈，可又不是那样的明白，带着一种欲言又止的意味。

“我是为了孩子好，我不能让孩子输给别人！”这句话在欧阳桑心里，几乎每天都在重复。说起来，他才40多岁，基本成了“地中海”，给人的感觉像一个老头子。和他在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似乎个个比他年轻。

“齐谦，你给我老实呆在家里！考试都考成什么样子了，这个学你还想上不！”

放假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齐谦一直在想办法瞒住自己“杯具”的考试成绩，把考试的卷子塞在了床底下，可是还是被老妈在扫地的时候发现了。

说起来，齐谦在期末考试前也看了看书，毕竟他的学习能力还不错，只是他觉得没必要考那么高的分数，60分万岁就好。至于初中学习好，对他来说，他提都不愿提。

此时，楼下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三缺一”，这位当妈的，也顾不得继续教训孩子了，“等我回来再教训你，老老实实的给我学习！”留下这么一句话，她就下楼了。

“切，你就这样教育你儿啊，自己玩起来都不管自己的孩子了，好吧，‘三缺一’比我重要，看书吧。”老妈下楼以后，齐谦就在那里自言自语，说完话，他就从一堆练习册中抽出了一本《软件世界》来看。

这个时候，冷冰在上暑假补习班。父母离婚以后，除了母亲有时会跟她诉苦，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那个女人怎样怎样之外，倒是清静了不少。至少她觉得，没了这种整天吵吵闹闹的生活，自己也能安心学一些东西了。于是就自己报了名，毕竟这样也能少听自己这位在家里一直邋里邋遢的老妈的唠叨。

“我想，我父母也就这样了。我妈那个样子，我也不喜欢！我要做涵涵那样的女孩，我喜欢她的阳光，她的活泼，还有她对生活的态度！对，就这样。”冷冰在自己的日记本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这个日记本记录了她从初中到现在每天发生的事情，整体的基调一直是灰暗的，有很多页甚至满是泪迹。似乎在舒涵出现在她的生活之后，基调开始变得阳光了一些，“或者，人本身也是有传染性的吧，眼前和世界鲜艳了很多。对了，还有那个齐谦，不过，总觉得他好像经历过什么事情一样，还有那次提到‘春哥’他为什么会骂了？不会是因为他不喜欢李宇春吧？”

她继续写着：“我一直以为，对我来说，没有人会喜欢我，也没有人会和我成为朋友，可是他们的闯入，却没有让我感到害怕。至于以前嘲笑我的人，也似乎少了太多。感觉真好，可是回到家，还是让人不快。这当妈的，整天跟我唠叨，虽然她是受害者，我也知道她这么多年不容易，可这样，活脱一个祥林嫂嘛！好了，小本，天不早了，就聊到这里吧，明天再见！”她把自己的日记本叫做“小本”，至于这个本子，全名应该是“小本七号”。

舒涵的父母肯定是在上班，而炎热的天气也让想出去的她打消了主意，好吧，只好呆在家里玩自拍咯！

说起来，自己的漂亮衣服还真不少，还有一顶初中时候用的假发套。拿老爸的相机三脚架来，开拍！

先来个本色的吧，把头发打乱一点，戴个棒球帽，带点小男孩劲头的风格，哈哈！

然后，用一下假发套，短发风格的小公主。对了，要换公主裙的！

动漫风格的，再来一个，把头发梳直了，短上衣和短裙的组合！

穿睡衣再来一个！不过看起来有点呆呆的说……

要不，来个大胆点的，泳装照？

……

自拍果然是一个排解无聊的好办法，至少这些照片还能给自己的朋友看：“李炅在不，我在家闲着没事自拍呢！”她给李炅发了QQ。

“哦，我在和老爸踢实况足球，今天点背，被我老爸虐惨了，十比蛋啊！”

“哈哈，要不要看？”

“你确定要传给我？”

“这个么……我都舍得死了，你就不舍得埋？”

“好吧，别吓到我了！”

“我发你邮箱了！”

李炅登上了自己的邮箱，果然，有舒涵的邮件，还同时发给了冷冰。

“这姐们果然是个会折腾的主啊，这个压缩包够大的。阿弥陀佛，千万别吓到我啊！”下载的过程中，李炅一直在祈祷。

包下完了，李炅习惯性的查毒，然后解包，然后打开文件夹。

“妈呀！你受啥刺激了，怎么还有这么清凉的照片啊！你胆也太肥了吧？”这些新鲜出炉的照片确实吓了李炅一跳。

“喂，你别光看我穿的清凉的照片啊，那只是一小部分呢！”舒涵顺带发了个愤怒的表情。

“好吧，我错了……其实总的来说，还真不错。”

“嘿嘿，也不看看拍的是谁。”

“我回来了！”冷冰上线了。

“好啊！图看了没？在你邮箱里面。”今天有两个朋友上线没隐身，舒涵感觉不错。

“……”冷冰发来“六个点”。

“嘿嘿，有没有被吓到啊！我在家就是这样的，疯疯癫癫的。”

“你胆也太大了吧？”冷冰发来了同样的吐槽。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不过，我觉得我喜欢这样，虽然有点自恋，但我就是觉得我很漂亮，我愿意把我美的一面展现出来。”

“天啊！舒涵，你觉得女孩应该胆大一点，和你这样？”

“怎么不行呢，只不过很多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样太‘过混’了而已。”

“可是，我总觉得你这样和那些小三一样……”

“哈哈！冷冰，我懂的。不过，原谅我说的直白一点，如果原配能和小三那样，我想就没人愿意出轨了吧？”

“涵涵，我想，你说的是对，可是我还是不太能接受。我妈总是说那些狐狸精多会打扮，个个都是勾引人的好手什么的，弄的我见了那些比较敢穿的女孩就心里犯怵。”

“我想，你妈妈应该是个比较保守的人。”

“是啊，不光是保守，在家的時候，有点那个。”

“是不是有点太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啊？”

“嗯，我记得以前他们吵架的时候，有说过这个问题。”

“好吧，冰冰，我了解的。不过一个女孩想被人喜欢，形象很重要的。当然，内部涵养也要有的，这叫内外兼修。这样好了，你对比一下，我和那些狐狸精有区别没？”

“有啊！”

“有什么区别啊？”舒涵心里很明白，虽然她是个很胆大也很开放的女孩，但她决不做这种夺人所爱的事情。老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性教育，从生育到责任，讲的非常明白。

“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是个有底线的人。”

“哈哈，好吧，下次我就拍点合你口味的照片吧！”

“冷冰！”冷冰的母亲又在叫她了。

“下次再聊吧，我妈又要唠叨了。”她匆匆打完这几个字，关了电脑。

“我怎么摊上你爹这么个人啊！唉，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啊！”这位母亲又在唠叨了。

冷冰一句话不说，整天听这些东西，她都烦了。从小，每次父母一吵架，事后这个当母亲的就一直在对她诉苦。那时，她在学校从来不理男生，“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可是，当她到了青春期，也会对男生感兴趣。

一直以来的独来独往，也曾经让她感到无聊，而她的困惑是，如果男人没有好东西，那么对应的，女人就是好的吗？或者，只要不和别人来往就不会面对这些问题。当然，舒涵的出现，让她的这些观念发生了转变。

其实，冷冰这个时候走神了，她在想：“从小都没人爱过我，我要有人能爱我！我有朋友了，他们是爱我的。我想，我应该选择叛逆一点吧！可是，我还是有点怕。舒涵都敢拍那么大胆的照片，我想我还是胆子大一点吧，和她在一起，我想我还是放心的。”

虽然现在她还是会怕陌生人。但长期爱的缺乏，却让她十分渴望。她在和舒涵等人的交往中有了一种充实感，也让她感觉这个世界对她来说，还是有友好的一面。

“孩子啊，你在没在听啊！”老妈啊，您天天唠叨也就算了，可是每次都让人听，这不现实啊！

“唉，那个老头子就那样，不过，你整天说这些，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能咋办啊！”冷冰毕竟还是有点叛逆性格的，这就数落起她妈的不是来了。

“呜呜呜呜呜呜……”她妈居然哭起来了，“你也没良心，我都这样可怜了，你还说我的不是，呜呜呜呜呜呜……你和那个混蛋一样没良心”好吧，说起来，这也算是一种“道德绑架”，把不接受自己看法的人说成是和共同对手一样的人。

冷冰其实也很反感自己的父亲，甚至想改掉自己的名字。“这下好了，把我说成是和那个老头子一样的人，说成是和我反感的人一样的人，我急了！”冷冰不得不这样想了。

“我不许你说我是他那种人，我不是！”冷冰提高了嗓门，“从我小时候起，你们就吵架，天天吵！你忘了上次我为什么出走了吗，我也很烦！”

“你长大了是不是，翅膀硬了是不是？一个个都不负责任，可把你老妈气死得了！”一场战争在所难免了。

“气死就气死！”冷冰生气了。

“你滚吧！滚！”当妈的一听女儿说这话，直接把她推出了自己的房间，还锁上了门。

“滚就滚！”冷冰回头就进了自己的房间。

“小本，我和老妈吵架了，她只说自己多么惨，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整天说这些事，我早都烦了，从小就是这样，你说为什么她一直这个样子啊！”冷冰在日记本上写着今天发生的事，“算了，不过舒涵今天发来的照片真不错，现在想想，真的好美，或者真的是我今天想太多了吧，她那样也没什么不好啊。如果有一天，我也试试，哈哈！”

她抹了一下眼泪，继续写：“那次去南部山区，才发现这个世界真大！也才发现，过去的我，世界正像一口井一样，我坐在其中，看不到井口之外的东西……”写着写着，她笑了。

齐谦一直没找到机会出去，在家憋的难受：“这咋办，又被困住了，得想办法出去玩去，

在家这样太没劲了。什么时候她再出个远门啥的啊！整天在楼下打麻将，还是有点悬啊！”

其实，齐谦的老妈，这个时候仍然在四方桌上杀的昏天黑地。“我又和了！”她倒是练成了整栋楼的常胜将军。

“继续看电脑书吧，但愿能找到机会出去。”齐谦拿起杂志，继续看了下去，还在纸上写着什么。

……

“妈，现在上班累不？”“四方头”的儿子在陪他妈吃饭。

“不累，但是孩子，我现在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年轻人了，越来越难管了。”

“唉，妈，你也不看看，现在这个社会啊，和你年轻的时候还一样嘛。你一毕业就分到这个学校，然后一干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呢，都是自己找工作……”儿子话没说完，被打断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不明白，现在的孩子怎么感觉怪怪的。就说我班里那个舒涵吧，这女孩就给人感觉特别不规矩，虽然学习是挺好的，可总觉得她不像个学生该有的样子。就很像个不太正经的女孩子。”

“现在的女孩子都这样的，我那位也挺臭美的。”

“从小我们就整天说艰苦朴素，现在的孩子哪还有这个样子的。也就隔壁班的欧阳还不错。还有，我放假前没收了一本杂志，上面都些什么啊，那女孩子的照片差点都光腚了！这些孩子以后怎么承担建设国家的任务啊，都整天想这些事情。唉！”

“妈啊，我们宿舍那帮同学还天天看A片呢，奖学金也没见少拿，成绩也一直不错。”

“你这个孩子说什么哪！那种东西能看嘛，败坏风气。你说说哈，现在这么多女孩动不动就上医院打胎，不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嘛！一个个都不自尊自爱。”

这个时候儿子挠头了，真是没什么办法沟通，老妈就是个保守的人，她看不惯这些年轻人。而他，在回来的前一天晚上，和女朋友去了旅馆。

“你也别怪你妈保守，这不是保守不保守的问题。”“四方头”又唠叨开了，“你们这些孩子都被这些东西带坏了，整天跟国外学。你也不看看，整天《新闻联播》上播的，今天领导下台了，明天哪里又骚乱了。国外什么好啊，看咱中国，多好啊！”

儿子依然不说话。

“从小你就不听话，老人经历的事多，肯定比你看的长远。多看看新闻，别整天在网上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骗人的。”

“你可别说了，你以为电视上说的就都是真的？”儿子说话了。

这个时候，电视上正在播追踪逃犯的新闻，他们通过城市的摄像头和GPS定位在实时地图上找到了逃犯的位置，说他们的技术很有用。

“老妈，您看清楚了，他们的地图是什么软件。是Google地球！”

“这又怎么了？只要是地图就能定位，对吧？”

“可是他们说人的位置能实时显示在地图上，这个软件根本没这功能啊！”

这回换“四方头”沉默了。

第二天。

“妈，我想报个补习班。”

齐谦还是想到了办法，报个补习班就能名正言顺的出去了。

“唉呀，好啊，难得让我省心一次啊！上高中以后你成绩就是上不去，正好放假补一下，我给你钱，你自己出去报名吧！”这一句话说的老妈心花怒放。

终于有了一次出去的机会了，齐谦能不珍惜？

在路上，他却一直在纠结，是去网吧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去那个补习班呢？

在补习学校门外纠结了半天，他还是决定报个班吧，哪怕以后不去呢？如果玩烦了，至

少也有个可以去的地方。

“齐谦。”报完名出来，他听到有人叫他，是冷冰。

“你在这学习呢？”

“说是学习，还不如是躲我妈，”她说，“我妈整天唠叨，我都快崩溃了。”

“你爸妈不是那个了吗？”齐谦害怕“离婚”这两个字伤到她。

“可是我妈整天说男人没有个好东西，我昨天都因为这和她吵架了。”

“她说的没错啊，男人确实没几个好的。”

“你不是男的吗？”

“可我是‘男孩’啊！”

“你怎么这样啊，还会狡辩了！”

“唉，算了，你要回家吗？”

“我不太想回去。”

“那咱去网吧？我好久没玩游戏了。”

“好啊，舒涵给我发了几张照片，你要不要看？”

“什么照片啊？”

“她自己拍的。”

“哦。”相比之下，游戏更让他感到刺激。

他们去了网吧，尽管现在查的严，但是老板还是会对这些高中生放水34。

两人坐在了一起，开机。

冷冰从自己的邮箱下载了那些照片：“就是这些，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个定力。”

齐谦看了一眼，说：“这……好像也没什么嘛！”

话虽这样说，冷冰还是看见了齐谦嘴角流下的口水。

“可是，你是不是注意一下你的嘴角？”

“啊！对不起！”齐谦一脸尴尬，擦了擦嘴角，“不过，还是留给我一份吧。”

“不给，就是不给，你这个坏人！”

“我……我错了还不行嘛！”

“好吧！不过不准外传。”

“唉，舒涵也是我哥们嘛，我怎么也不能卖了人家不是嘛！”

“好吧，发邮箱，还是用优盘？”

“用我的优盘吧，我刚买了一个。”他拿出优盘。

冷冰拿过优盘，总算是给齐谦复制了一份。

“那，想玩什么游戏啊？”齐谦似乎还是放不下游戏的事。

“连连看呗！”

“啊？这么弱智的游戏！”

“要不你玩一次？能过前3关我就服了。”

“算了，你自己玩吧。”齐谦不想动这个脑子，就让冷冰一边玩去，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了。

玩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冷冰想回家了：“走吧，我不想玩了。”

“那就走吧！”齐谦关了电脑，虽然玩的不大痛快，但是总归还是过了一把瘾。

晚上，李灵仍然在舒涵的照片。这个时候，他并不感到害羞，而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写篇文章吧！写自己对审美的理解。

他打开了自己的博客，这个博客记录了他帮助很多网站发现漏洞并且匿名报告给管理员的事情，也写过一些自己的思考，有一篇文章是永久置顶的，是黑客守则：

1、不恶意破坏任何的系统，这样只会给你带来麻烦。恶意破坏他人的软件将导致法律责任，如果你只是使用电脑，那仅为非法使用!! 注意：千万不要破坏别人的软件或资料!!。

2、不修改任何的系统设置，如果你是为了要进入系统而修改它，请在达到目的后将它改回原状。

3、不要轻易的将你要 hack 的网站告诉你不信任的朋友。

4、不要在 BBS 上谈论你 hack 的任何事情。

5、在 post 文章的时候不要使用真名。

6、正在入侵的时候，不要随意离开你的电脑。

7、不要侵入或破坏政府机关的主机。

8、不要在电话中谈论你 hack 的任何事情。

9、将你的笔记放在安全的地方。

10、想要成为 hacker 就要真正的 hacking，读遍所有有关系统安全或系统漏洞的文件（英文快点学好）!

11、已侵入电脑中的帐号不得清除或涂改。

12、不得修改系统文件，如果为了隐藏自己的侵入而做的修改则不在此限，但仍须维持原来系统的安全性，不得因得到系统的控制权而将门户大开!!

13、不将你已破解的帐号分享于你的朋友。

“对于美，我的感受能力还是有点差，虽然对我这个技术宅来说，整天除了学习就是琢磨如何入侵，然后给他们说哪里有问题。我想我错过了很多更好的东西，或者，这个世界真的是简单的吧，可是我真的不太能理解这些，也许还没到能理解这个世界的程度……”他在键盘上敲着这些文字，也在一直思考。

“对的，作为一个黑客，如果没有一种哲学来指导他，肯定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高手。”他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坐在电脑前自言自语，“但愿简单的哲学是对的，有简单的办法，就不要用麻烦的办法了吧。”

写完了文章，他睡觉了。

“我该去哪呢？”李灵躺在床上，却突然想到，能用这样一种哲学来写操作系统的人，一定是大师，“也许，从现在开始，我应该找到黑客文化的发源地，去那里吧！”

经历了大半个暑假的炎热，这个城市终于迎来了一场雨，而且下的还很大。而对于这个城市的人来说，下雨虽然很不方便，但是总比太阳的暴晒来的痛快，毕竟在下雨的时候，还是很凉快的。

这样的天气，对“宅居动物35”们来说，最好不过了，这不仅是个不出门的理由，更是一个不下床的理由，阴天总是让人感觉不爽。

其实，“僵尸脸”就是这样，不愿起床。假期过了大半，而她除了备课，就是看电视，或者也只是在网上看电影，父母总算没有再让她去相亲。“爱情不过是生活的屁36”，这是一句歌词，写在她的QQ签名上。

虽然这样是很无聊，但也省心，领导一开会就说要成绩，要排名，要升学率。学生今天这个说话声音大了，明天那个没交作业，后天还有逃课的。看来当老师确实不是个轻松活，虽然“四方头”会教她一些办法，也很有用。可是当学生看见她的时候，却仅是礼貌的一句“老师好”，除此之外，也没有学生会和她交心。

不是还有个欧阳玉茹吗？

是的，她很听话，用起来也的确很顺手。而且他的父母也一直教导她，在家听父母，在校听老师，不要自作主张。可是她见了这孩子，却没有觉得多么轻松，她也觉得这孩子少了

---

35 宅男和宅女的通称。

36 出自：李志《天空之城》

很多她这个年龄该有的那种朝气。

好吧，本来就要学习嘛，这个社会，博士都贬值啊！自己是个硕士又怎样，这个年龄的一抓一大把。

欧阳仍然处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她仍然像机器一样，一曲弹完，又是一曲。本来她还要做奥数题的，可是，为了让钢琴能在明年的二月过关，父亲已经不让她学奥数了。

她就这样一曲一曲的弹着，父亲在一边听着。到现在，他其实已经不生气了，也为自己那天的冲动感到懊悔。可是，父亲得有个父亲的样子，怎么可以俯下身子向孩子道歉呢，这样自己的威严何在？

算了，等她哪一天成功了，就会明白我今天的严厉是对的。他也抱着和大多数同龄父母相同的想法。

齐谦的补习班虽然开班时间比冷冰的晚了半个月，但是两人的教室却是对门，而且这里毕竟不是学校，学生还是比较自由的，甚至还能明目张胆的迟到早退。

当然，齐谦也在这些人之列。不过，他似乎更倾向于去找冷冰玩。

“今天这个天气啊，真是的，我差点都不想出来了。”冷冰对齐谦说。

“我觉得总比在家好，我那个妈啊，整天打麻将，然后一知道我成绩不好就又说我。”

“唉，不过你在这里也不怎么学啊。”

“切，学啥啊，高考一完全忘了。”

“可是你不想上大学嘛？”

“我？上了大学又怎样，4年以后再考研，然后出来还是找不着工作？”

“可是不考还是不行啊。”

“大不了我创业嘛！”

“你以为创业这么容易啊？”

“我还真就这么做。”

“好吧，但愿你能行。”

李灵在玩电脑的时候，收到了邮件，又是隐身人的。

“龙飞：我已经决定要再干一票，最近小心哦！隐身人。”

“我了个去，这家伙又想干什么啊，真烦了。算了，果断关机，叫老爸踢实况去。”

“老爸，在不？”李灵敲了敲老爸房间的门。

老爸这个月的稿子总算交上了，他在看书。

“我隐身了，你能看见我？”

“哈？我当然看见你了，来两局实况不？”

“行啊，本来是想咱俩出去玩的，今天这天气啊，只好在家踢球了。”

李灵只好打开游戏机，打开电视和老爸开战。

“老爸，这最近你的水平见长啊？”

“嘿嘿，我偷偷练了。”

“你赖皮！”

“谁让你上学来着？没时间练了吧。”

“老爸，我想去国外上学，你也知道我喜欢黑客文化，我想去 MIT37，听说那里是黑客文化的发源地。”

“我支持你。不过，如果你出国上学的话，生活费我就不出了，我相信你能在国外过的很好的。”

“哈哈，老爸，我去了以后，可以给去一些公司兼职嘛，然后再去申请奖学金。”

“这就只能看你自己的了，不过，今天既然玩游戏了，咱就得先玩好了，不然我就不放

---

37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你走。”

“我……唉，好吧，你就慢慢虐我吧。”

好像褚帅被遗忘了。

“唉呀，这张图漂亮。”褚帅在游戏网站上看Cosplay<sup>38</sup>，他尤其对初音<sup>39</sup>感兴趣。

他总是偷偷摸摸的，因为他那个保守的老爸一定会上纲上线的“谴责”，说他思想又败坏了，然后又说他们那个时代多好多好。好你妹！褚帅有点反感老爸说这些事情了。

好在老爸出去开会了，过几天才回来。老妈还得上班，没人管他，倒是自由了不少呢！好久没看美女了，这次得看个够，对了，老爸还说美女是会吸脑髓的<sup>40</sup>，在家看这么长时间的图也没见智商下降嘛！切，管他呢！

对了，李炅说过，上完这些网站一定要清空历史记录，如果老爸看见了，又得唠叨了，这些图这么好，丢了可惜了，传自己邮箱吧，放电脑上可真不安全。

李炅这小子也真是的，QQ上叫他，他也不在线。

唉，还是看李炅的博客吧，虽然看不太懂。

阴霾的天气持续了好几天，天气倒也凉爽了不少。新闻主播说，今年的天气有点反常，过去这个时候，一直都是十分炎热的，地面温度可以达到50℃呢！

欧阳今天看起来有点精神萎靡，脸色也不太正常。细心的老妈发现了这一点，问她身体没事吧，欧阳说没事。

吃过早饭，母亲上班去了，父亲今天休息。玉茹开始练琴了，但是老爸听出来，今天的琴声有点不大对，有点有气无力的感觉，他又觉得是不是孩子又偷懒了。

不对啊，孩子什么时候偷过懒啊，一直是在自己的严密的监视之下，难道……

忘了说了，欧阳玉茹只要一发烧，脸就会发红。

他进了孩子的房间，孩子的脸果然通红。再看她弹琴的姿势，一直在打哆嗦。

这下欧阳桑可紧张了，赶忙抱起女儿开车送医院。

“爸爸，为什么不让我弹琴了？”女儿说开胡话了，“爸爸，我在完成你的愿望啊，为什么不让我弹琴了……我当爸爸的好女儿，我不当舒涵那样的坏女孩……”她的手仍然在弹琴。

欧阳桑心急如焚，只是把车往医院开。

孩子的体质太弱了，只是天气和往年不太一样，就感冒成这样。

孩子仍然在念叨着，神志很不清醒。而当爸的，也很心急，虽然这算是家常便饭了，但是自己的愿望还寄托在孩子身上呢，要是孩子真有个三长两短……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有点气虚而已，打两瓶点滴，注意休息就好。这句话让欧阳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李炅在今天收到了一封邮件：

“龙飞：我已经得到了一些好东西，对了，你的电脑让我植入了一个木马，话说不开监控的电脑就是好啊！隐身人。”

“我靠，又大意了！”李炅显然没注意上一次的邮件居然带毒！

一番查找，总算找到了那个木马。

“原来是灰鸽子<sup>41</sup>啊！好像还加了个壳。”用杀毒程序一查，还真是个木马。

解壳这样的活，李炅不知做过多少次了，这次却解出一个捆绑在程序中的文本文件，里面只有一串字符：“aHR0cDovL3d3dy5mYWt1c2l0ZS5jb20vCg==”

---

38 利用服装、饰品、道具以及化妆来扮演动漫作品、游戏中的角色。

39 虚拟女性歌手，CRYPTON FUTURE MEDIA 出品。

40 伪科学，骗人的。

41 臭名昭著的木马之一。

“不是吧，怎么后面还跟着这么一些东西啊！这个疯子还用 Base64 加密！”

还好的是，李炅有反编码的程序，解出来是一个网址。

“这小子还真行啊，有点意思。”说完，他就登了这那个网站，这一下子可把他吓了一跳，“太无耻了吧！”

网页上显示着舒涵那张穿着泳装的照片，下面还有一行字：

“龙飞啊，这么好看的照片也不让我看看！唉呀，真是的，是你的女朋友吗？”

李炅这一下可紧张了，这事绝对不能让舒涵知道，哪怕她根本不在乎这事！

“隐身人，做事不能太过了！别忘了，这是一个女孩子，对我做什么都无所谓，可是你的做法太过分了！龙飞（#>\_<!!）”李炅一看，这小子这么嚣张，这次必须积极应战了！

现在的问题是，他有这张照片，也就有可能有舒涵别的照片，我就是黑了这个网站，把东西删掉，也没法阻止他传播这些东西啊！可是，这个人会是谁呢？

“好像褚帅一直在八卦我和舒涵，会不会是他？”

想到这里，他突然感觉心口一阵狂跳，褚帅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亏我们是哥们呢！

他直接就在 QQ 上问褚帅：“最近看了不少美女图片吧？”

“对啊！亏了这几天我爸不在家。”褚帅很快就回复了。

“有没有看过你认识的人的照片啊？”

“哈？什么意思？”

“咱们有位同学拍了一些照片。”

“谁啊？”

“别装蒜！你偷看没？”

“……”

“喂！你是不是‘隐身人’？”

“什么隐身人啊？我 QQ 一直都不隐身的！”

“你是不装糊涂？看看这个吧！”李炅把那个地址发给了褚帅。

“这……舒涵？”褚帅的反应似乎说明了，这事不是他干的。

“真不是你干的？”

“不是啊！”褚帅做了点小动作，把这张图收进了自己的邮箱。

“这样一来，还能有谁啊……冷冰和齐谦吧？舒涵给冷冰发过图。”

“你问问他们啊？”

“唉，气死了，Damn！等等，不对啊，如果是他们的话，没这个必要来刺激我啊？如果再加上此前的一些事的话，他们怎么也算不上嫌疑啊！”

这时候，李炅又收到了邮件：

“龙飞：哈哈，如果我没猜错，你是不是在怀疑你身边的人了？我其实不认识你的，别乱猜了。我和你在一个城市，也经常去你的博客上看，要不然也不会知道你最近收了同学的玉照呢！正想不出怎么整你呢，没想到这次又干了一票。哈哈！好吧，我又多说了不少信息，不能再说了，不然就泄密了。PS，照片我会删掉的，不用怕！隐身人”

谁知道你会不会删啊！一直也没写那个找他 IP 的程序，看来得抓紧时间完成了，我看以后还是果断用 Linux 吧。李炅琢磨了一会，开始写程序了。

“好像博客也不要更新了吧。”他自言自语。

欧阳这边已经挂上了点滴，而欧阳桑却走来走去，心神不宁的样子。

而欧阳玉茹，还在说胡话：“爸爸，我要练琴，我听爸爸的话……”

“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又病了，唉！”欧阳桑给欧阳母亲打电话，“她这一病，好几天的时间就浪费了。你赶快到医院来吧！”

---

42 一种数据编码的方式，就是上面看到的一串字符。

玉茹睡着了，她又做梦了。

她梦见自己站在一片田野中间，周围都是金黄的麦穗，远方是山，阳光灿烂，大片的云彩飘在天上。

耳边吹过温和的风，她不知道往哪走，只是感到一阵轻松。她觉得自己要飞起来了。

这是哪里？她在问自己。

她往前走，却飞起来了，她觉得自己有一种从现实生活中超脱的感觉，没有父亲的呵斥，没有母亲的苦口婆心，没有钢琴，没有课业……没有任何的羁绊。

短暂的轻松过后，她却又紧张起来了，她没有方向，不知道要去哪了。

“欧阳，”天边传来声音“来吧，向着太阳的方向，你可以拥抱它的。”

“你是谁？太阳那么热，会把我烧掉的！”

“来吧，不会的，我在那里等你！”

她飞向了太阳，太阳只是挂在天上的白炽灯泡，很大，却一点都不烫人，她抱住了太阳，好舒服！

“欧阳，这里是你的内心希望自己在的地方。”那个声音伴着一个女孩出现了，那个女孩长得和她一样，穿着白色的纱裙，裙角随风起舞，头发很长，阳光下还显现着不同的色彩。

“你是谁？”

“你就是我，我也就是你啊！”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未来，是你会在的地方，也是你的内心所在。”

“我的内心？我不是要实现父母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愿望吗？”

那个她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

“父母为了我付出了太多了，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吗，更何况我考级失败了，我对不起他们这么辛苦……”欧阳继续说。

“记住，他们是他们，你是你，你有自己的路，知道吗？我来自未来，我是你未来的样子。”

“我不懂，可是我有个问题。”

“说吧！”

“舒涵，她是个好人吗？对了，还有，爸爸的愿望不是我的愿望，这是真的吗？”

“舒涵是不是个好女孩，你会知道的，不过我认为她是，绝对是；另外，你会完成你爸爸的愿望的，但那不是你的愿望。”

“我听不明白啊！我没有什么愿望，只是完成爸爸的愿望。”

“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心的。”说完，那个她消失了，从下到上，像萤火虫一样，变成了光点，飘远……

“不要走啊！”欧阳喊着。

太阳越来越亮了，眼前一片白。

欧阳醒了，她睁开眼睛。

“不怎么烧了，吓死我了。”在她旁边，母亲对父亲说。

“妈妈，你不是上班去了吗？”

“唉哟，你可吓死我了，宝贝。听到你生病了，我就回来了。”母亲仍然一副“苦瓜脸”。

“爸爸，我浪费时间了，对不起。”欧阳一想到自己没有练琴，就满心的愧疚。

“回家再说吧，反正时间是耽误了。”老爸的声音比以往软了一点。

总算挂完了吊瓶，他们回家了。

一进门，还没等父母反应过来，玉茹就弹起了钢琴。当然，父母对她的这种“主动意识”还是很满意的。

当然，身体状况不好，再努力去发挥，也是力不从心。

齐谦经常在补习班下课后带着冷冰去网吧，冷冰也在齐谦的“熏陶”下学会了玩网游，当然还是DTF比较多。齐谦经常帮着她去打任务，冷冰升级也很快。

有时候，他们不想打游戏，齐谦就带着她在城市里到处乱逛，这个城市里最有名的是洛泉街，很多小吃都在这里，比如臭豆腐、章鱼小丸子、台式鲁肉饭，当然也有奶茶、烤肉、KFC什么的。

假期接近尾声，相比于刚刚放假的时候，中学生少了很多，很多人都没有写完作业，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家里赶作业呢！虽说作业很多，老师不一定能检查，而且事实上，也很少有老师能拿这些学生有什么办法。可是没人心里有底。

褚帅、冷冰、齐谦就是这样。基本上，整个假期他们事实上也没怎么写作业。

“作业太多了，找几个简单的题写上就完了吧。”褚帅一看作业完不成了，也顾不上认真的写了，“从上学以来，每次都是这样，从来没写完过作业，还好老师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不过怎么也不能一点不写。”

他总是在自言自语。

“涵涵，你作业写完了没有啊？”冷冰在QQ上给舒涵留言。

“写完了，你下午过来拿吧，好久没见你了。”

齐谦一看作业这么多，自己也都不怎么会。算了，干脆不写了，自己是个差生，无所谓了。大不了就是被骂一顿嘛！

李灵当然不着急，他习惯于先写完作业，其实假期还没过一半，他就完成了大部分的作业。现在正在调试自己的追踪程序，准备打击一下那个“隐身人”，看看他到底是谁！

说起来也怪，“隐身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动作了，而且上次泄露的舒涵照片也并没有在别的网站上出现。可一想到自己的朋友的照片被这样一个人收藏了，心里还是不甘，万一是个猥琐男可咋办？还有，怎么把这个程序放进他的电脑里还不能被他发现，这下可头疼了，只能求助舒涵了。

“我写了一个追踪程序，想知道那个隐身人的位置，不过那个家伙是个牛人，能不能帮我改一下程序，让他不能发现啊？”

“有意思，这活我帮了，你想改成什么样子啊？”

“我想的是，能让这个程序小一些，然后就是最好能插入到某个文件里面，总之，别让他发现。”

“好的，要我重写一遍吗？”

“这个无所谓的，一定得成功，要不然我真放心不下。”

“唉，我都好久没开虚拟机了，今天破例开一次吧。”

几天之后，舒涵把改好的程序发给了李灵：“好了，李灵，接下来就看你怎么对付那个让你头疼的家伙了，加油哦！”

## 7. 现在进行时

暑假还是结束了。

9月，开学的日子，之前说过，由于分班，有一些同学去了文科班，当然也有从别的班调过来的同学。

“听说我们班有几个新来的……”大家小声议论着，很多同学一个暑假没见，再见面时显得格外亲切。

“噫，噫，噫，噫，噫……”

“僵尸脸”走进了教室，看起来气色比放假前好了一点。

“今天我们班来了几位新同学，下面介绍给大家，希望以后大家能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坐在下面的同学自然是很兴奋，万一新来的是帅哥或者美女，绝对是新学期最让人感到幸福的事情。

“陈翔、李华超、张腾、徐颖、刘帆<sup>43</sup>、吴珊……”

这一分班，居然换过来不少同学，当然，帅哥和美女也的确是有的。

班里的几个调皮分子，肯定是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的，而老师一向铁青的脸上，居然也会有微笑。

开学第一天，这个学校不会上课，而是开校会。

“上高二了是吧，这个学期开始，周一到周五就要上晚自习了，另外，周六再补一天课。这个学期的学习任务会很紧张，我们要把高二和高三的课程都学完，要知道高三就不再讲新的东西了，所以大家都该收收心了，高一好也好，坏也好，都过去了，我要大家这个学期都得全身心的投入学习，不能再想别的事……”

“僵尸脸”的微笑转瞬即逝，又板起了那张铁青的脸，刚才教室里难得的轻松气氛也变得无影无踪。

下午是全校的开学典礼。这个城市的九月，“秋老虎”一发威，能赶上夏天最炎热的时候，而今年反常天气带来的凉爽也一扫无踪。

欧阳玉茹倒是不发烧了，可是咳嗽却很严重，这一整个暑假的折腾让她几乎筋疲力尽，还好好的，父亲也知道她很辛苦，开学前带她去吃了一顿 KFC。她拿着本子和笔，似乎要记下什么。

操场上，大家都站着，领导坐在主席台上，看起来个个红光满面，精神十足。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领导开始讲话了，“首先，我仅代表学校，向新生表示欢迎！”

当然，此处必然会有掌声。

“经过一个暑假的休整，各位老师、同学都以一个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的挑战。在今年的高考中，我们学校以本科上线率第二的成绩荣获省年度先进教学单位……”

领导的讲话都是这样，语气慢条斯理，说学校怎样怎样好，说大家要努力，要团结，再创佳绩，然后又会是一阵热烈的掌声。然后，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李炆和褚帅当然不会听这些很官很套很空的东西，他们两人站在队伍里面一定是在小声说话，或者是看一些电脑杂志什么的，当然是“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

“哇，萌妹子！”褚帅一看动漫中的美少女就会两眼泛绿光。

“唉，你果然是个宅男啊！”李炆当然是一脸的无奈。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只是轻度宅而已。”

“你咋不说你轻度好色呢？”

“我不色啊我不色，有木有啊有木有……”无语了，褚帅又要出洋相了。

“在队伍里老实点。”“僵尸脸”过来维持秩序了。

两人一看老师过来了，也不说话了。

而九班这边，齐谦又逃跑了，开学了，多少也有机会能去玩游戏了，只是现在，老师说要上晚自习这件事让他很无奈。这样一来，如果晚上要送冷冰回家，自己也就没有时间去玩游戏了，看来以后只能在中午小玩一会了。

下午五点，开学典礼结束了，高二的学生都回家了，而这些上了高二的学生，就已经开始了从早到晚两头不见太阳的生活——上晚自习。

齐谦一看快到了以往放学的点，就关机结账准备去接冷冰回家，刚进教室就听到大家在说今天上晚自习的事，他气的骂了一声：“Shit！”。欧阳玉茹的父亲毕竟天天来学校，当然也从她和老师那里确认了情况。

<sup>43</sup> 这都是我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向你们致谢！

但是很多同学却抱怨开了：“这算什么事啊！刚开学晚上又没什么作业，预习在家也可以啊！”

“就是啊，有什么用啊！不过只是老师能盯着嘛！”

可是，既然老师说上晚自习，大家还是上吧。

当然，第一天晚上肯定是没有作业的，而老师让他们做的，是预习第二天要讲的内容，不过这一天晚上，秩序的确不怎么样，大家都在交头接耳。

老师总是说看明天讲的东西，上课有问题就可以讲出来，这样学的好。可是很多人却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大家毕竟习惯了老师灌输知识的学习方法，而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这天晚上，老师也有些心不在焉，领导让他们这样做，他们也没什么办法，一起耗呗！终于熬到了放学，大家收拾了东西，陆陆续续的走出教室。

“困死我了，今晚还真有些无聊。”李炅和舒涵一起下楼。

“明天就好了吧，我在课上看小说呢，课本上的东西总是不如老师讲的深，看看咱们那高考题吧，哪个不比书上的习题难啊，一个暑假没怎么看课本，脑子都不好使了。”

“我现在就想回去睡觉，走吧！”

齐谦和冷冰走在回家的路上，两人没有说话，已经晚上9点多了。

“冷冰！”快到冷冰家的时候，冷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孩子，能聊一下吗？”是冷冰的父亲。

冷冰想要抓紧走开，可是，她被拉住了。

“你放开啊！”冷冰极力的想要挣脱，可是，父亲抓得好紧！

“放开她！”齐谦站在一边，此时他已经满脸通红，拳头握的很紧。

“孩子，你听我说……”这个父亲还在拉扯着她。

“我再警告你一次，放开她！”齐谦准备动手了！

似乎，那个“老头子”没在听。

“啊！”齐谦咬着牙，冲了上去，一把就推倒了冷冰的父亲<sup>44</sup>。

“你这么伤害你的孩子，你又来找她，你有病是不是？”齐谦按住了他，大声的质问。

冷冰的父亲只是说：“我想孩子了，见一面都不行吗？”

“我呸！从小你们只是吵架，然后你又在外面找狐狸精，我告诉你，以后不要让我看见你！你知道你这种做法多伤害孩子吗？那次冷冰出走你忘了吗？你对家庭这么不负责任，今天又要找冷冰的事，你现在最好滚开，不然我会揍你！”

“齐谦，放开他！”冷冰在一旁看了好久，“别打他了，让他走吧！”

齐谦一听冷冰说话了，就放开了他。

当然，冷冰的父亲被这么个“愣小子”一吓，也打消了找自己女儿的主意，爬起来就走了。

“齐谦，你太冲动了！”冷冰开始教训齐谦，“好歹他也是我爸，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啊？”

“我……对不起……”齐谦一听这话，只好支支吾吾的。

“唉，没关系。只是，可不可以以后不要这么冲动了好不好？”冷冰的声音突然又温柔起来。

“呃……好吧！”齐谦这下呆住了，“那个，明天见吧！”

“好的，明天见！”

第二天。

“什么？”舒涵一听齐谦打架了，眼都瞪圆了。

“昨天我爸想要见我，就拉着我，我想挣脱，然后就……”冷冰抱住舒涵说，“涵涵，

---

44 再次提醒，不要动手！

人家不是故意的。”

“唉，齐谦，你还是有点冲动了。”舒涵一见冷冰对她撒娇，就还是放过了齐谦。

齐谦当然有点不屑的样子：“我讨厌这种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气死我了！”

“好了好了，看在你是为了不让冷冰受伤的缘故上，饶了你了。”舒涵虽然一脸无奈，但还是觉得齐谦的动机还是可以认可的。一个伤害孩子的人，出现的时候一定要讲方法的，更何况是一个给过孩子这么大伤害的人。

八班，欧阳无精打采的趴在自己的位子上，感冒还没好，她一直咳嗽。昨天回家以后，她练琴一直到邻居过来敲门，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好多次了，可是自己的十级还没过，不练习怎么行呢？

她觉得好累，可是如果父母的愿望不去完成，还有什么意义呢？

她想起了自己做过的那个梦，梦中那个未来的自己说，她会完成父母的愿望，但那不是自己的愿望。可是自己的愿望是什么呢？她想不到。

上课了，欧阳发现自己一直在犯困，可是，老师在讲课呢，不能倒下！古人都是“头悬梁，锥刺股”。不过一来，这里没有房梁，二来自己头发又太短，悬梁是不太可能了。只好刺股了。

好像自己手里唯一带尖的东西就是笔了，于是，她握紧一支笔，就朝着自己的大腿扎去……

这下是清醒了不少，可是动作太大了，而且自己还叫出声来了，这下可麻烦了，扰乱课堂秩序了！

“欧阳同学，你在做什么？”老师当然是发现了她的异常。

她站了起来，却什么也说不出。

“你先站着听一会课吧。”老师冷冷的说了一句。

这一站，她当然是清醒了，因为老师曾经说过，困的时候，站一下就不困了。这时她好像看见，“僵尸脸”在后门看着什么。

可是她又突然想起来了，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怎么跟父母汇报啊！这下可麻烦了，她觉得这样她开始退步了。

这怎么可能，也怎么可以，我要打起精神来，父母的愿望还没完成！她站在那里，又走神了。

“欧阳同学，听课！”老师发现她走神，又提醒了她一下。

天哪！我怎么了，今天我会这样啊，完了，我一定是学坏了，可是是谁教坏了我啊！一定是舒涵，谁让她那么不规矩的！舒涵，我恨你，恨你，恨你！

想到这里，她突然哭了，豆大的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可是她还是拼命忍往，父亲说过，不能哭！

老师看了她一眼，什么也不说了，继续讲课。

当然，下课之后，她被一直在教室后门监视的“僵尸脸”叫出去了。

“怎么了，欧阳？”

“对不起，老师，我上课想睡觉了。”

“唉，上课困的时候，你就站一下嘛，自己扎自己你还打扰了别人听讲，还有，你哭什么？”

“我没哭，我从来不哭！”欧阳死不承认，感冒还没完全好的她，还在咳嗽。

“还说没哭呢？”“僵尸脸”看了她这个样子，已经猜到她一定是遇上了什么问题，语气也缓和了下来。

“一定是舒涵，是她让我不好好学习的！”

“你说人家干啥？”

欧阳一听老师反驳自己，就不说话了。老师一定是对的！

“家里还让你练琴吧，知道你挺辛苦的。”

欧阳仍然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你回去吧，好好歇歇吧。”

李炅和褚帅在教室里说笑呢，褚帅说：“欧阳这么规矩的学生也会被老师叫起来呢！”

“正常啊，谁没个状态不好的时候啊！”

“算了，那个‘隐身人’你有没有找出是谁啊？”

“没有，刚写出一个追踪程序，不过那个人好像一直很关注我的博客。”

“然后他就偷了你电脑里的照片。”

“你知道的，我电脑从不开监控。”

“嘿嘿，知道‘裸奔’的好处了不？”

“气死我了！唉，还好这事没让舒涵知道。”

“要不……”褚帅停了一下，“我去说去？”

“你去死吧！没良心的！”

“嘿，哪能啊！别提了，我老爸昨晚又跟我‘忆苦思甜’了。”

“又是那些咱们书上学过的东西吧？”

“看来我应该学文去，老爸整天这么个讲法，我文科肯定差不了。”

“然后，你老爸还不让你学文？”

“对啊，他问题觉得文科那些东西太过矫情。他就是喜欢粗线条的东西。”

“老一辈的革命情怀啊！”

“我可烦了呢！”

“让他安心的做梦吧，叫醒他未必是好事呢。有些人是装睡，有些人嘛……”李炅也停了一下，“直接就昏迷了，哈哈！”

“去！敢这样说我老爸，我掐死你！”说完，褚帅就要往李炅脖子上掐。

“别了，我就是变成鬼，也会写个程序毙了你。”李炅还显得特别淡定。

“好吧，你又赢了。”褚帅对李炅这句话显得无能为力。

此时的欧阳十二分的苦恼，以前也没出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啊，怎么这个学期一开始就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呢？

到了晚上，上晚自习了，欧阳刚准备拿出作业，化学老师进来了：“对不起，同学们，我占用一节晚自习，咱们得补一下课，大家拿出课本吧。”

本来以为晚自习可以写作业的同学，这下都叹了口气了，本来作业就够多的，这还要补课，这下作业要写到什么时候啊！

“关于这个化学平衡的问题……”老师在上面讲，同学在下面听，有几个胆大的，在偷偷写作业。

“后面那几个同学，听课！前面的同学我看不清楚，后面的我能看清！”化学老师是老花眼，他只抓后面的同学。

欧阳可不敢这样做，老师讲的东西一定要一字不差的记住，要不然，考试就会出错，就考不了高分！她一直在记笔记，没有闲着的功夫。

总算到了放学，她内心开始纠结了，要不要把今天上午发生的事说出来啊，如果说的话，父亲又要责骂自己了，如果不说，万一哪天被发现了怎么办？

“今天的情况给我汇报一下。”父亲还是那种生硬充满威严的声音。

“今天，什么都没有发生……”她还是选择了撒谎。

“是吗？”

“是。”



“回家练琴。”

就这样，欧阳一回家就开始练琴，直到父亲让她睡觉。

第三天。

“欧阳，你的作业！”课代表要收作业了。

她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没写作业呢！

“我……一会再给你吧。”欧阳用上了别人对付课代表的办法。

上课了。

“这个……刚开学没几天，就有同学不交作业了，而且还有一些平时成绩不错的学生，欧阳同学，你站起来！”

欧阳玉茹哪经历过这种情况，吓的她低着头，身子缩成一团。

“欧阳同学，你站起来！”老师又重复了一遍。

她站起来了，还是低着头。

“这才是刚刚开学，你们就给我出这种情况，你们连自己的本职都没做好，今天这个课很难上啊，这个……没写完作业的，今天把作业补齐了！”

一下课，欧阳就开始补作业了，因为着急要交上，也干脆就不管对错和字迹了，一个课间就补完了作业交了上去。

晚上放学了。

“爸爸，老师今天晚上占用了晚自习，作业还没有写。”欧阳汇报了今天的情况，她开始学会“报喜不报忧”了。

“嗯，回去把作业写完，然后还要继续练琴。”

“是！”

这天晚上，欧阳写完了作业，一看表都快十点半了，突然不想练琴，可是父亲的愿望还没完成，不行，要练琴。

刚弹了没有五分钟，就听见有人敲门，紧接着就是有人在说话。

“给你们说过多少次了，这么晚不要弹琴了，这都快睡觉了，你们……”

“啊，对不起，对不起，马上就不练了。”

“真是的，这么晚了还弹琴，弹个琴有这么重要嘛直是的……”

父亲进来了，对欧阳说：“行了，今天太晚了，不练了，睡觉去！”他显然非常不高兴。

第四天。

晚自习的时候。

“那个欧阳同学，我正在上课呢，不要写作业，认真听课。”今天又是“四方头”占领了晚自习。

欧阳吓的把书扔在地上。

“你们也真是的，作业回家写不说了嘛。家庭作业，家庭作业，不在家写在哪里写啊。还有写作业的都给我收了，你们不就是想回家多睡一会嘛，学生就不该多睡觉，‘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学子读书时’，古人都这么说，怕苦怕累就别来上学了！再让我看到有写作业的，我就给你加作业了，不就是喜欢写作业嘛！”“四方头”又唠叨起来了。

当然，这天晚上，邻居又敲了欧阳家的门。当然，父亲的脸色嘛，比昨天还难看。

第五天。

“唉，明天还要补课。”冷冰坐在座位上，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明天我不上课了！”齐谦又是一副谁也不服的样子。

“唉呀，下午放学了不也有时间嘛！”舒涵在一边打圆场。

“操！我们的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被榨干了，唉！”齐谦的愤怒还是没平息下来。

“没办法，谁让这是高中呢？”冷冰一脸的无奈，“这就是一个压榨我们的地方啊！”

在他们对话的同时，八班的欧阳玉茹，却在一脸的紧张中思考着什么，她似乎在自言自语。

“从开学开始，我就一直没法按照新的环境走下去了。感觉好混乱啊，练琴的时间这么紧张，这一连两天都打扰到了邻居。我怎么这么没用啊，作业写不完，练琴就受影响，如果父亲的愿望没有达成，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不行，今天开始，我要找出一切时间来写作业，绝对不能让父亲的愿望落空！”

她想到了一个办法。

“今天的作业，把练习册上的题做完。”第一节课一下课，老师刚布置好作业，欧阳就拼命的开始写了。

“还好，这样可以。”

到了下午。

“今天的作业我晚自习的时候让课代表写在黑板上。”老师说了这样一句话。

“坏了！这样怎么让我保证练琴的时间啊！”欧阳这下可傻了，“我该怎么办！”

还好好的是，作业让她写完了大半，所以晚上也没有在作业上花太多时间。这下可以练琴了！

好不容易到了睡觉的时候，她却突然感觉今天好累，以往从来没有这么累的时候。

“是我的潜能没有发挥出来，还是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晚上她又失眠了，“时间就像海绵，挤挤就会有的。如果真是这样，我的时间到底有没有完全利用好啊？”

周六了。

欧阳依然被父亲送到了学校，一周以来的疲惫，她看起来有些迷迷糊糊的。上楼的时候，也没注意，和旁边下楼的男生擦了一下，碰了一下手。

总算进了教室，好歹可以休息一下了，至少下午就可以回家了，就不会这么紧张了。

也许是周末的原因吧，上课的气氛似乎比前几天轻松了很多，老师也不像前几天一样讲课讲得那么快，倒也算舒服。

至于下面的同学小声的说话，老师似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听说今天领导全没来上班呢。”褚帅对李灵说。

“唉，一猜就是，人家有更忙的事要做嘛！”李灵用带着嘲弄的语气对他说。

“对了，你说下午放学了，咱们去干点嘛？”

“不知道，要不去书店？”

“也行，也没什么好地方能去。”

下课了，欧阳去上厕所。

“不对呀，今天怎么没来呢？”她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对劲。

“你那个来了没？”旁边的两个女生在对话。

“没有，我是不是又中奖了？”

“你那个男朋友也太那个了，这么不小心，唉！”

“又要打掉啊！唉呀，完了完了……”

“你叫他那个那个啊！”

“他才不用呢，我都跟他说过多少回了……”

这话让欧阳听到了，“坏了，我会不会也‘中奖’了？”她突然感到一阵恐惧。

“这下可怎么办？我中奖了，可是，什么是‘中奖’，还要‘打掉’？会不会……就是妈妈说的，怀小孩啊？”欧阳想到这，突然想起来，今天早上碰了一个男生的手，“完了！妈妈说男生的手不能碰，会怀孕的！天哪，我怀孕了！这下可怎么办，我死定了，我也成了她们那种女孩了，唉呀，这可怎么办，我对不起我父母啊！”

想到这，她突然哭起来了。

她想到了，这下子可真没法跟父母交代了，如果前几天那些事很严重的话，这件事一定能判她个死刑了。

“爸爸、妈妈：女儿不孝，我怀孕了，可是，我还没看清楚那个男孩是谁。这个星期我犯了太多的错误，现在又成了一个不规矩的坏女孩，我知道我的错误太严重了，我以死赎罪。玉茹绝笔”欧阳居然写了遗书，想要去死！

到了中午，欧阳把遗书塞进上衣口袋，一个人去了学校教学楼的顶层。

这个时候舒涵刚和冷冰吃完饭回来，看见教学楼顶层正要脚伸出窗外的欧阳，吓了一跳。

“冷冰，有人要自杀，你快去找老师！”舒涵很快就作出了救人的决定。

“喂！楼上的同学，不要做傻事啊！”舒涵朝着楼上喊起来了。

欧阳似乎没有听见，还想把腿往外伸。

在这同时，教室里的李炅和褚帅听见了舒涵的叫喊。他们冲到走廊，打开窗户，看见舒涵在楼下站着。

“怎么了？”李炅问舒涵。

“你们两个快去救人！在楼顶！”舒涵看见李炅，大声叫他去救人，“楼上的同学，你要冷静啊！千万不能做傻事啊，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

欧阳开始犹豫了，这样一个“坏女孩”怎么会对我这么好？不对，她一定有阴谋！她还是想跳，这个时候，李炅和褚帅冲了上来，抱住了她，把她救了下来。

舒涵一看两个男生成功了，也冲进了教学楼。

“你是欧阳吗？”楼顶的走廊上，舒涵问欧阳，“怎么了，欧阳，出什么事了，能告诉我吗？”

欧阳不说话，还用一副仇恨的眼神看着舒涵。

“李炅，褚帅，谢谢你们，你们能先回避一下吗？我单独和她说说话。”

“好吧，舒涵，刚才真危险啊！但愿没事，”李炅推着褚帅离开了，“行了，别看了，让舒涵处理吧！”

舒涵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只是和欧阳坐在一起。

“你是个坏女孩，为什么要关心我？”倒是欧阳先说话了，“你看你有个学生该有的样子吗？衣服这么不规整，头发这么长，还那么不矜持！”

“这个，对不起，以后一定改正。”舒涵愣了一下。

“还有，你为什么救我？我已经不是个好孩子了，我活着只是父母的负担！”

“可是，你也不能就这么放弃自己啊，就是学坏了，也可以改正的啊！”

“我怀孕了。”

“这样啊，是你男朋友不小心吗？”

“我没有男朋友！我今天碰了一个男生的手！然后，该今天来的没有来。”

听到这里，舒涵差点崩溃：我的天哪，碰个手都能怀孕，那些天天腻在一起的情侣们不得子女成群了？

“不是，欧阳，碰手是不会怀孕的，怀孕其实是个‘技术活’……”舒涵的话被打断了。

“那怎么那个没来啊？”

“这个……你是不是平时压力太大了，然后就造成了延迟吧？”

“我不相信你！妈妈说过，男生的手不能碰，碰了就怀孕！”

舒涵一听一个十六岁的准成年人说出这样的话，“噗哧”一声笑了：“天哪，你是真不知道生育是怎么一回事吧？”

“你怎么想这些事啊，多脏啊！”欧阳一脸厌恶的表情。

“好吧好吧，我不说了，别担心，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个时候，冷冰带着一位女老师过来了。

“没事吧？”冷冰问舒涵。

“还好，老师好！”舒涵见到老师，继续说，“她只是遇到了之前没有遇到的一点麻烦。”

“没事就好，这样吧，同学，咱们去我办公室说吧。对了，你们班主任是谁？”

“是江老师，江石莲。”冷冰对老师说。

“好的，下午再给你们老师说吧，她现在情绪还不是太稳定。”这位老师扶起欧阳，“一起过来吧。”

在老师的办公室。

“原来是这样啊！”老师听了舒涵这么一说，也笑了，“其实拉手不真不会让你怀孕的，欧阳同学。”

“可是……可是……”欧阳却支支吾吾的，“我妈妈是这样说的。”

“我想，你妈妈可能是怕你和男生交往吧？”老师继续说，“说起来，男女学生交往没什么坏处的，以后毕竟要结婚啊，如果你不了解男生，以后对你没有好处的。”

欧阳一句话不说。

“没关系，欧阳同学，这两位同学也好，我也好，可以帮助你的。”老师笑了。

“给老师添麻烦了！”舒涵对老师说。

“哈哈，没关系，舒涵同学。”

“我们先回去了，不打扰老师了。”冷冰对老师说。

“不麻烦，那你们先回去吧！”老师送她们离开。

在回学校的路上。

“舒涵，你真的没有骗我，可是，你……”欧阳还是没有转过神来。

“我的外表啊？其实吧，你也可以的。只是，你好像一直觉得我这样的女孩有点不规矩吧？”

“嗯，爸爸说，这样是臭美。”

“可是，美就是美啊，为什么要加个‘臭’啊？”舒涵反问欧阳。

“我不知道，父亲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他不让我做的事，我就不做。”

“你有自己想做的事吗？”冷冰也很好奇。

“就是父亲让我做的事啊，我钢琴十级还没过呢！以后还要读研究生，读博士呢！”

“不是，是你自己想做的事，和你的父母没有关系的。”舒涵一听她这样说，差点没笑出来。

“这个，父母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啊。”欧阳一直是这样说的，同时，她也一直这样认为。

“好吧，你赢了。”舒涵一脸无奈。

“可是，好奇怪啊，难道你不是实现你父母的愿望吗？”欧阳还是转不过这个弯来。

“是这样的，其实父母的愿望是他们的愿望，可是未来的路还是走自己的啊。”舒涵发现和她沟通真的好难。

“你们别说这个了，我都晕了，”冷冰在一边插嘴了，“什么愿望不愿望啊，真的很讨厌别人吵架。”

“好了好了，不吵了。”舒涵只好终止了这种类似于“鸡同鸭讲”的对话。

下午，老师懒的上课，对同学们说：“今天周末了，也不继续讲课了，大家上自习吧。”

虽然还是不能回家，但是自习却绝对是件好事，至少有机会干点私活了。很多同学都在匆匆忙忙地赶作业，为的只是能回家后多歇一会。当然也有上补习班的，不想把作业积累到家里再完成，也在写作业。但是总的来说，班里的气氛还是比较轻松的，毕竟是周末嘛！

坐在办公室里的“僵尸脸”的脸看起来似乎也不像平时上课一样板的那样铁青，至少看起来不那么吓人了。可是看起来，她的表情似乎带着一点焦急。

那个老师告诉了她中午发生的事情，她从心里感到一丝不舒服，毕竟没班里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听话，像她那样能用得如此顺手。如果今天中午悲剧真的发生了，“手下爱将”可能就真的没有了。

“我得找她谈谈。”“僵尸脸”还是觉得很后怕，她起身走出办公室。

她在八班门口，对班里做了个手势，让旁边的同学看见了，叫出了欧阳。

在老师的办公室，欧阳坐在老师身边，一句话不说。

“今天的事……”“僵尸脸”说话吞吞吐吐，其实她也不好意思说。

可是，停了半天，她还是张口了：“不要让大家失望，都知道你是个好学生。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

欧阳只是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没事就好，你回去吧，这件事我会对你父母保密的。”“僵尸脸”也不忍心让她回家再受委屈。

就在一个星期之前，也就是开学那天，在告知欧阳的父亲上晚自习的事以后，他们沟通过，可是欧阳的父亲似乎没有做出什么让步，他说学习和弹琴要两手抓。而“僵尸脸”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她觉得学生应该辛苦一点，要不然，根本没有机会上大学。可是，这个女孩活得太累了，她也想帮助欧阳一把。

学校虽然有琴房，可是，从来没用过，锁都生锈了，里面的东西一直是摆设，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僵尸脸”想，能不能找到管理琴房的老师，跟他们商量一下，让他们指导一下欧阳。可是今天是不行了，很多老师都没来。要不周一去问一下？

“方老师，知道管学校琴房的老师吗？”“僵尸脸”还是问了“四方头”一下。

“唉，早都没人管了，听说钥匙都没了，那个地方也就是应付上级领导检查，不过领导们也没去过那个地方。”“四方头”也是一脸无奈，“是你们班的欧阳要用吧？”

“虽然您经常教导我，学生就不能轻松了。可是看她那么辛苦，我有点不忍心了，本来作业就很多，她回家还要练琴。折腾得她差点想跳楼。”

“唉哟，这孩子心理也太脆弱了吧，不过就是累点就不想活了？”

“不是，是……”“僵尸脸”也说不出口，“怎么说啊，就是，那个有问题。”

“哪个啊？”“四方头”听懵了。

“唉……”“僵尸脸”直接凑到“四方头”耳朵旁边。

“啊！嗨，因为这事啊，不希罕。”“四方头”接着说，“我带过这么多学生，出这种事的多了，也没见过有哪个像她那么怕的。”

“那怎么办？”

“没事，现在的孩子啊，就是沉不住气，一点小事就不得了啦。在家当小皇帝小公主惯了，没事，吃点亏就好了。”

上了一下午自习，终于等到了放学的时间，忙活了一个星期，终于等到了周末，可以回去看电视，玩游戏了。

“把今天的情况汇报一下。”回家路上，欧阳的父亲又让她汇报情况了。

“今天什么事也没有，上午上课老师讲了很多东西，都记住了；下午上自习，作业已经写的差不多了，可以检查，今天回去就可以练琴。”欧阳今天的汇报的态度给她父亲的感觉是，积极了很多。

“行了，说这么多，回去抓紧练习去！”欧阳的父亲还是很严厉。

“是的，父亲！”

欧阳看着车窗外的街景，突然感觉好舒服。这时的她想起了舒涵，原来舒涵真的不是个坏女孩，反而真的像天使一样。

是这样吗？难道真的有人错了？首先不能是父母，父母不会错的；舒涵也没错，其实她是个好女孩，要不是她，我今天可能就会真的死掉了；老师也不可能是错的，不能怀疑老师，这样一来，只有一种可能是我错了，我不该对人有偏见吧。

对，不该有偏见，我要向舒涵学习！她这样想。

晚上，父亲从她的琴声中听出了一丝灵动的感觉，这种感觉虽然不像 CD 原声，却让欧阳桑听得如痴如醉，板了一个星期的脸似乎也放松了下来。

今天孩子表现不错，挺积极的，怎么回事啊这是？平时孩子虽然很听话，可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积极，不错，知道努力了。看着欧阳父亲的表情，欧阳的母亲也感到很高兴。

“好了，今天练到这吧！”父亲让欧阳停下来了，“睡觉去吧！”

李炅在 Linux 系统下上网，这个时候，褚帅给他发来了 QQ：“欧阳今天是怎么了，怎么会想要跳楼啊？”

“唉，别提了，今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问过舒涵。她说，欧阳以为自己怀孕了。”

“我擦，谁出这事我都信，她打死我也不信！整天被父母车接车送，哪有这个机会啊！”

“舒涵跟我说，她是那个没准时来。”

“哈？这个……”褚帅无语了，“不过，今天我觉得你有点奇怪。”

“怎么了？”

“感觉你打字的速度不是太快呢？”

“好吧，这也让你看出来了，换了个系统，输入法不太一样，当然速度有点小慢了。”

“你又用那个系统了？不是软件太少不好用嘛！”

“唉，你又孤陋寡闻了，我稍微统计了一下，大约好几万个软件呢！而且在这下面我也不担心病毒了，也没有那么多弹窗了，世界突然清静了不少。”

“好吧，没迅雷吧，没 QQ 吧，没搜狗吧，没暴风吧，没快播吧？”

“有 wget<sup>45</sup>，有 webQQ，有 ibus<sup>46</sup>，不用暴风，鄙视快播！”

“唉，就是有代替的程序，还是不够著名啊！”

“回头写个程序毙了你，哼！”

“好吧，我错了还不行嘛！”

“真乖，舒涵说的没错，这东西果然是好用。”

“……”

“啊，终于用六个点回答我了，哦也！”

欧阳睡觉了，她又在做梦。

她面前是舒涵，正像她考级失败那天晚上做的梦一样。

“舒涵，对不起，我一直以为你是那种很坏的女孩。今天的事，我想我真的错怪你了，我能变美丽吗？可是我的父亲说那是臭美，说他的女儿不能和别的女孩那样肤浅。我想问，是我的父亲错了吗？”她开始问舒涵。

“女孩子嘛，我想应该内外兼修才是啊，外表也是很重要的。纤瘦、锥子脸、肤白、长浓睫毛加美瞳，这几乎是年轻时尚女孩们唯一的美丽范本。但我想，自信、个性、对自己的理解、对人生沉静的态度，这些才是美丽气场的真谛。试想一下倘若没有气场，只不过是给厚厚的遮瑕膏提供了一个人形模具罢了。<sup>47</sup>”

“我听不懂，我想，我的父亲应该是没错的啊，他怕我变成坏女孩呢？”

---

45 linux 下的一个下载工具，虽然是字符界面，但功能强大。

46 linux 下的一个输入法

47 改转自演员李小萌的微博：<http://weibo.com/1317718945/xsfHJyvV8>

“今天你觉得我怎么样？我可是没有化妆的呢！”

“要说真实的感受吗？”

“嗯，没关系的。”

“我还是觉得不太习惯一个女生像你这个样子。”

“哈哈，这个真不是问题，有一天你也会像我一样，而且我相信你会比我更好。”

“可是，我怕……”欧阳欲言又止，“我是有点担心，我的父亲。”

“放心吧，现在他可能有点保守，可是他会理解你的。而且，你总要长大啊，总会有独立的一天啊。”

“是这样吗？我曾经看到过我的未来，我的样子。对了，还有一个问题。”

“嗯？哈哈，说吧。”

“父母的愿望，和自己的愿望，是一回事吗？”

“这个，我觉得不是。今天你说你的愿望就是你父母的愿望。其实，对你来说，你可能想的是，你要去实现你父母的愿望，但这也只是你自己长久以来的想法。对我来说呢，就是成为一个优雅成熟的女性，要上的了厅堂，下的了厨房，写的了代码，查的出异常。”

“这是你父母对你的要求吗？”

“怎么说呢？其实父母很支持我这样做的，这应该就像你父母会支持你弹琴一样吧。”

“可是，我考级失败了，父亲为这还很生气。”

“啊，是吗？我想，他也是太失望了吧，不过我觉得他不该这样。我的父母就不会这样。”

“那……是他错了吗？”欧阳还是觉得，做父母的永远是对的。

“这个嘛，我觉得他是好心，可是行动却不对。”

“可是，父母怎么会错呢？”欧阳有点着急。

“这也不能说你父亲错了吧？”

“我越来越晕了，到底他们是对是错？”

“算是……对了把。”舒涵被这个问题问住了，总不能说人家的父母是错的吧。

“那么，我哪里错了？如果父母没错，老师没错，你没错，那么是我错了吗？”

“你也没错。这些事并没有谁对谁错了，只是，我们对一些事情还是不太清楚。”

“好吧，舒涵，其实我还是听不懂。”

“这个没关系，相信你会懂的。”

“那，我们还要在这里站着吗？我今天回家的时候看见我们的城市好美呢，真的，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那我们要去逛一逛这个城市吗？”

“嗯，我好想去啊，从小就是练琴，上各种兴趣班，上学，我从来没有机会自己出来看看这个城市呢。父亲说我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会迷路的，而且，外面有坏人。不过有你陪着，我想，我还是去看一看吧。”

“好的，走吧！”

第二天，欧阳醒来了，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昨晚的梦让她感到很愉快，虽然醒来后忘记了自己曾在梦中去过的地方。

欧阳还是要准时的练琴，但是今天的感受却和往常有了一些区别，她感觉钢琴在她手里变得那么容易，以往那种很困难的感觉消失了。

“难道这是舒涵在帮助我吗？”她感到一些惊奇。

欧阳的父亲继续昨天的高兴，亏了天天这么练习了，要是再不过十级就真的太不像话啦！

冷冰在家里，帮着她妈打扫卫生，母亲的心态和刚离婚时候相比，平和了很多，至少开学以后也很少唠叨这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了。这个时候，她感到了家里是那么平静，没有了争吵，没有了哭声，这个家似乎也真的像个家的样子了。

“妈，你看电视吧，我写作业去了。”冷冰对她妈说。

李灵又叫老李出去走了，这个城市的秋天是一年中空气最好的时候，也是天最蓝的时候，报纸上说，因为秋天的气流有点特别，所以这个城市只会在这个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天气。

“老爸，我想说件事。”

“什么事？”

“昨天我们班欧阳同学想跳楼，被我和褚帅救下来了。”

“唉哟，这孩子，”老李吓了一跳，“不过，为什么？”

“舒涵跟我说，她是因为例假没来，觉得自己怀孕了。咳！其实就是早上不小心碰了一个路过的男生的手而已。”

“看来她的父母还真是害怕把她‘带坏’，不过都这么大了，怎么也该让孩子知道这些事了，老人还说你们这个年龄就都该有孩子了，现在倒好，还不如以前呢。哈哈！”

“不过你也知道，我不是以前说过嘛，她家管她可严了，她也挺听话，要不然老师怎么那么重用她？”

“我以前给你开家长会的时候，也听说过呢。高一上半学期期末的时候，欧阳的父亲还在台上讲过他的经验呢，不过的确把我吓了一跳。”

“老爸，你就说说嘛，她父亲怎么个严厉了？”

“唉，我是真不想说，想想就心疼人家那孩子，不过唯一的好处是，我正在构思的一部小说中的一对父母的角色有了原型。”

“咳！又扯到你的小说去了。”

“对啊，其实我一直都想写一部以你们这些学生为主题的小说呢，只不过前几年一直没有一个好的人物设定，不过现在有了嘛！”

“好了，老爸，不过我是想听一下你是想怎么写你的小说呢？”

“就写一个和你一样喜欢钻研电脑的男孩和他的朋友的故事嘛，我是想通过写这个故事来记录你的成长过程呢，同时嘛，也想说说对现在教育的一点看法。”

“老爸，你就写吧，我倒是觉得那个‘隐身人’你可以写进去，这是个标准的‘反对派’。”

“不过你得给我讲讲他的一些事呢，我就知道那次你让我解那个密码的事。”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惹上他的，当时放学的时候，我收到一封邮件，他说我的黑客水平太次了，他要和我挑战，对了，当时的前几天，我在学校搞了点恶作剧，入侵了学校的微机教室。除了我一直写的博客之外……等等，我把这件事也写到博客上了，但是我想不可能是不认识的人来挑战我吧，我就怀疑是不是身边的人干的，可是，问了一圈，好像都不是，即使是最懂电脑的舒涵，也没有做案的动机。”

“我觉得吧，这个人应该不是你疏忽了的某个人吧。”

“我不知道，这个家伙有一阵子没有出现了，不过他给我发的邮件我倒还留着呢！”

“我能看吗？”

“可以啊。”

“好吧，这些邮件我拿去研究研究。”

褚帅被他父亲拉去参加小区里的文艺活动了。

“唉呀，老爸，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写什么作业啊，不就剩下一篇作文了嘛！晚上再说，先看你爸再说！”

“你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啊？”

“什么叫‘又唱’啊？”

“好吧好吧，我去就是了。”褚帅怕父亲又长篇大论的“忆苦思甜教育”，妥协了事。虽然不情愿，但是褚帅还是跟着父亲去了……



毕竟以前的双休日改成了“单休日”，还是不如以前玩得那样痛快了。

周日一过，大家就又开始了“两头没太阳”的日子。

“早！舒涵！”刚进校门，欧阳就遇上了和李炅一起来上学的舒涵。

“HI！早，周末过的还愉快吗？”舒涵满脸的微笑。

“嗯，我练了一天的钢琴，可是，你好厉害啊？”

“怎么了？”

“以前练琴好像一直没那么痛快，可是你的出现似乎让这一切改变了。”

“啊，我还有这种能力？”舒涵看了看李炅，继续对欧阳说。

“你是……天使吗？”欧阳看她和男生在一起，还是有点感到不太舒服。

“你觉得呢？走吧！”舒涵仍然是一脸的微笑。

进了教室，这个时候，褚帅也到了，一进门就说：“李炅啊，我这个周末全让我老爸毁了，全让我老爸毁了有木有？”

“怎么个毁了？”

“他又去唱歌了，他唱的歌我不喜欢先不说，他那走调也够我受的啊！”

“唉，原来走调还遗传啊。”李炅一想起褚帅唱歌，只好皮笑肉不笑了。

“我唱歌不走调啊不走调！”一听李炅说这话，褚帅就不愿意了，“我刀，何去何从……”又是走调版的《刀剑如梦》。

“停，停，停……”李炅一听他开嗓，赶紧叫住他收声。

“我笑，划破长空……”褚帅仍然不停。

这个时候，欧阳坐在一边看着他们，今天她又一次被“冲击”了。

“舒涵如果是个好女孩，为什么会和李炅这个男生走在一起？可是，他们却是学校第一位置的死对头啊！可是好像他们在一起，怎么也没见成绩往下掉，哪里错了？”她又一次想不通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自言自语，“我能不能再去问问舒涵啊？”

升旗，早自习之后，上课了。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是‘古今第一长诗’。它与南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乐府双璧’……”八班第一节课是语文，“四方头”仍然用她擅长的“填鸭法”给大家讲解新课，“它描写了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在当时，大家都知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欧阳又走神了，她想到了父亲对她说过，现在的人都靠不住，以后不能随便就恋爱了，得让父母把关以后才可以，仅靠爱情根本不可以的！

“爱情？它是什么样子？可是为什么我弹的一些钢琴曲有赞美爱情的呢？还有，李炅和舒涵是不是在恋爱，可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个时候，欧阳问的“为什么”比以前多了不少，“我想不通，为什么我看到的和父亲告诉我的不一样呢？”

整个一个上午，欧阳一直在想这些问题，她需要一个人给她解答。

终于到了中午放学的时候。

欧阳迫不及待的找到了舒涵：“舒涵舒涵，我有几个问题。”

“怎么了？”

“你和李炅是在那个吗？”

“哪个？”

“就是老师不让我们做的，男生和女生。”

“啊，恋爱啊，我们才不是呢，只不过是我們都有相同的爱好而已。”舒涵说的非常轻松，这种轻松让欧阳感到更加的疑惑了。

“唉呀！不是见个男的和女的在一起就是恋爱！”冷冰插嘴了。

“真的是这样吗？可是我父亲……”欧阳越说声音越小，她还是不想认为是父亲错了。

“是这样啊，我想，他也是害怕吧？”舒涵仍然很有耐心。

“舒涵，你真好！”

就这样，欧阳开始天天去找舒涵，两个人的关系当然也越来越好了，可是当她们说的起劲的时候，冷冰却说不上话了。

“这个欧阳真是的，整天霸着涵涵不放，问这问哪的，她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冷冰开始感到一种失落，这是自从她认识舒涵之后就没有过的失落。

更让她无奈的是，一连好几天，欧阳都会在中午出现，问这问哪的，舒涵也一直跟她说说话，自己却根本插不上嘴。

最让她感到郁闷的是，有的时候，课间时间，欧阳也会叫舒涵出去。

又到了周六中午，齐谦出去上网吧了。冷冰想和舒涵聊天，这时欧阳又过来找舒涵了。冷冰在一边看着她们聊得起劲，感觉自己真的被凉了。

“涵涵是我的，不能总让她一个人占着！”她在一边自言自语。

“涵涵……”她想叫舒涵。

“怎么了？”舒涵回头看了看她。

“我想说说话。”

“等一下哈，马上就说完了。”

“哦。”

没想到的是，欧阳还真能问，冷冰受不了了。

“啪！”

她砸了一下桌子，出去了。

“对不起欧阳，你先等一下。”舒涵注意到了冷冰的动作，追了出去。

在走廊里。

“你跟欧阳一块玩去吧！来找我干吗？”冷冰一脸的愤怒。

“对不起，她实在是问的太多了，而且，她也不给我跟你说话的机会。”舒涵一脸歉意，而且一脸的焦急。

“什么叫不给机会啊，是不是跟我玩烦了？”冷冰很生气。

“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舒涵也有些着急了。

“我不听！”冷冰大声喊出来，“我不相信你，你走开！”

舒涵愣在那里，而这一切，也让欧阳看到了。

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逃课从网吧回到学校的齐谦想跟冷冰一起走，欧阳却根本不理她。

“怎么了冷冰？”齐谦感到莫名其妙。

冷冰还是不理她。

齐谦感到不太对劲，继续问她怎么了。

冷冰冷冷的回答了一句：“以后不要再陪我回家了。”

“为什么？”齐谦感到非常意外。

“别问了好么？你现在就走开！我不想再见到你，我恨你！”冷冰愤怒了！

齐谦被吓了一跳，就停在那里，看着冷冰走开。

“她一定是遇到问题了，我得跟着。”齐谦想了想，决定偷偷跟着冷冰。

就这样跟了一路，到了冷冰家所在的小区门外。

再说冷冰，当她走到自己家小区门外的时候，突然被人抱住，拉上了一辆车。

在后面一只跟着的齐谦，看到这种情况，骂了一声“我靠”，抓紧追上去，可是还是慢了一步，那辆车扬长而去。

“我得报警！”齐谦往四周看了看，发现了一个公用电话。

“老板，我要报警！”齐谦一进门就说。

“闹什么啊，出去！”老板一听他要报警，以为是胡闹。

“刚才外面有个女孩被人拉走了！”齐谦着急了。

“出去！我们不想惹麻烦！”老板仍然拒绝，“这种事警察才不信你呢！”

看来，报警是不成了。

再说冷冰这边的情况，她被拉上了车才发现，开车的是她的父亲，而拉她上车的，正是父亲公司的人。

“你想干什么？”冷冰对父亲充满了敌意。

“没什么，就是老长时间不见你，想你了。”父亲一边开车，一边对她说。

“放我下去，让我回家！”冷冰根本不想见她父亲，“你为什么找人绑我！”

“如果不这样的话，我想我也见不到你了。”

“停车！让我下去！”冷冰依然坚持要下车。

父亲没理她，只是把车开得更快了。

下车无望的欧阳，想要打开车门，却发现，车门被锁住了。

她突然起身，一把抓住方向盘，要干扰父亲开车。

本来车速就很快，再让冷冰这样一折腾，擦到了旁边经过的一辆车。

这下，冷冰的父亲不得不停车了。

趁这个时候，欧阳下车跑开了。父亲和公司的人被叫住处理事故，也只好眼睁睁的放她走了。

冷冰回到家，母亲发现了孩子的异常，问她，她什么也不说。

但是，冷冰的母亲还是察觉到了什么，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再说欧阳，本该是一首欢快的曲子，却让她弹的有了一丝悲伤的感觉，父亲对此大为不满。

“怎么回事，弹的什么啊这是，重来！”欧阳的父亲真是很不爽，听了一周悦耳的琴声，今天居然这么难听，这是在干什么啊！

欧阳没办法，只好重来了，可是琴声还是不对劲。

“停停停停停，”父亲很生气，“怎么了？弹了一个星期的琴，弹得不错今天放松要求了，你看看你，十级没过还想讨价还价？没门！重来！”

欧阳没有办法，只好强打精神，从头再来。

父亲仍然在一边数落她，直到很晚。

这个周末似乎很灰暗，天气也的确不好，一直阴天，而且阴得很压抑。

冷冰一夜没睡，周六下午发生的事情让她不敢睡觉，因为那实在太可怕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同时也是自己最恨的人，居然会想绑架自己！

母亲在一旁，只是哭泣。

也许，现在只有家中最安全了吧，但愿他不会来。

其实冷冰的父亲也不敢来，毕竟他也没脸进这个小区的门，被街坊邻居指着脊梁骨骂娘的感觉也不好受啊！

可是明天还是要上学的啊，怎么办？不想上学了，真的不想上学了，学校里没有人真正关注我，我就是被这个世界抛弃了，我不要上学了。

欧阳呢，由于昨晚没有好好练琴，早上起来就被父亲好一阵数落。这还不算完，父亲翻看了她之前写的作业，虽然老师批改过了，而且错误都被改正了，可是父亲还是找到了别的问题。

“这里，这个字怎么写的那么难看？还有，这里怎么给划了？还有这里，这么低级的错误都犯，你是怎么了？”

父亲有如鸡蛋里挑骨头，沙子里捡石头的态度，在一般人看来确实太“过混<sup>48</sup>”了，可是她父亲不这样认为，对自己的女儿就应该高要求，要不然在这个社会怎么能混出头来成为精英啊？还有，学习就应该严谨，就是不能出错，一个小数点就能让航天飞机掉下来，你说不严谨的危害能有多大？我的女儿不能和别人家的女儿一样，我要把女儿培养成最好的女儿！

“这些作业重新来过，给我重新写好了。还有，写完以后赶快练琴！”又是命令式的语气。

本来欧阳还为昨天的事感到难过呢，父亲这样一来，她感到胸口一阵绞痛。父亲说过，不能哭。而且，父令如山，必须执行！

没有办法，她只好把以前的作业再重写一遍。至于自己的难过，父亲是不会在乎的，因为父亲要她做的事情就是她必须要做的事情，父亲的愿望就是她的愿望。

胸口不疼了，因为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舒涵跟自己的父母聊了一夜，关于这个周六发生的事情。

“舒涵，不用为这感到焦虑。这个情况吧，冷冰她毕竟是一个内心很是脆弱，又不敢相信别人的人，而且她家的情况也确实太伤她了。至于欧阳，她也想找一个能倾诉的对象，我想，她的父母也不太可能会跟她交心吧。”老韩当然是从她的专业视角出发来分析这些问题。

“嗯，只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实话说，欧阳虽然学习很好，但是这几天的接触，我感觉她好像对这个世界基本没有什么认识，除了书本上的那些，而且我也不想说是她的父母是错的，虽然她的父母有些做法是太那个了。”

“嗯，是的，”老郭也插嘴了，“舒涵是挺照顾他人感受的哈，老韩。”

“喂，老郭，别打岔！”舒涵继续说，“现在这个情况的确不太好办，我倒是有个想法，如果能是三个人在一起聊就好了。不过我得先Hold住她俩，但愿她俩也能成好朋友。”

“嗯，对的，欧阳那样做，冷冰肯定会不高兴的，毕竟这个关系应该是开放的。”老韩点了点头。

“我想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但愿能成功。”舒涵握了一下拳头。

到了周一。

舒涵坐在教室里，一直等待冷冰来上学。

“舒涵，”齐谦一到学校，就直接对舒涵说，“出大事了！”

“怎么了？”

“周六我陪冷冰回家的时候，她被人绑架了！”

“什么！你报警没？”舒涵眼睛瞪得很大，“她被绑架了？”

“是的！放学的时候，她不让我跟着了，我就想她一定是遇到什么事了，然后我就一直在后面跟着，结果快到她家小区门口的时候，就有一辆车里出来一个人把她绑走了，我想报警呢，可是公用电话那里老板根本不让我用。”

“这可怎么办，要不今晚放学我们去她家看看？”

“好像也只能这样了吧，不过老师那边怎么办？”

“还是说一下吧，要不然冷冰这样也不个事吧。没事，我去跟老师说，知道你不愿和老师打交道。”舒涵只好这样安慰齐谦了。

“好吧，看来也只有这样了。”齐谦也只好表示同意。

这一天，两人都有些心神不宁，而隔壁班的欧阳，也是这样。

仅仅只是一个星期，又回到了“解放前”，甚至比“解放前”更糟糕。

她也没有心思听课了，只是坐在那里发呆。

我怎么会让她不高兴了呢？是不是我真的不让别人喜欢呢？记得小的时候，总是被老师

---

48 其实是“过分”。

指派为班干部，然后同学一有什么事，我就会打小报告，然后同学就会受到老师批评，一直以来，好像我一直都没有和同学玩到一起。在家的時候就是练习钢琴，也没有出去玩过，就算是在学校，也没有人来找我玩。舒涵，我做错什么了么？

她想去找舒涵，可是想想，还是算了吧，实在是没有勇气了。

到了下午，舒涵找到李炅。

“李炅。今晚我去找冷冰，你就先回家行吗？”

“我想我还是去吧，我想但愿我能帮上一些忙。”

“嗯，也好吧，不过我担心人去的太多会给她造成太大的压力。”

“那这样行不行？我在外面等一下，你去跟她说话好了。晚上回家，咱们好有个照应。”

“那就这样好了。”

晚上，下了晚自习，舒涵，齐谦，李炅三个人就去了冷冰家

[冷冰不上学了，齐谦要采取行动了，找到了冷冰的家。]

8. 现在完成时 [高二假期]

9. 将来时 [高三]

10. 将来完成时 [高考后—结局]